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6.8.29
2016年第35期
www.lifeweek.com.cn

徒步喜马拉雅雷龙之地
温和的远方：
不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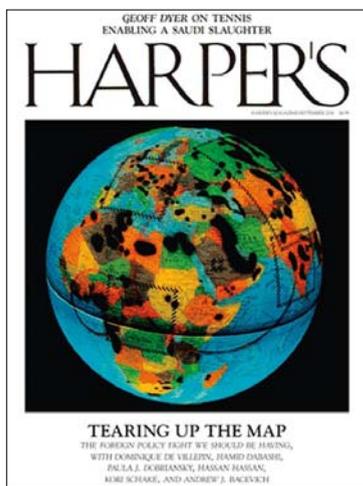
901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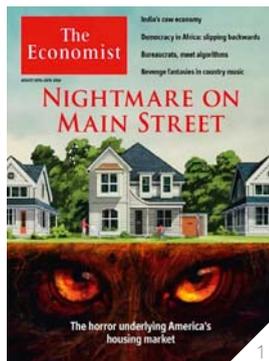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哈波斯》2016.9

撕毁旧地图

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参与的战争从未停止。对于下一任总统而言，重心更应该转移到国内秩序和政策的改进中。事实上，在移民、贸易等核心问题的处理上，国内外政策之间并无明显分野。那么，当前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下一任美国总统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军事干预仍是一个合适的回应吗？本期《哈波斯》的圆桌对话将一一解答。



1 / 《经济学人》2016.8.20

美国楼市危机

美国房地产市场市值 26 万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类别，甚至高于美国股市。因为房贷担保的收费太低，美国纳税人每年给房贷者提供的隐形补贴高达 1500 亿美元，大约占美国 GDP 的 1%。如果房价泡沫破裂会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要想根除这一隐患，国有的抵押贷款体系必须改革，也必须保证它不会被当作刺激经济的政治工具。

3 / 《旁观者》2016.8.20

糟糕的时代？

有民调显示，仅有 5% 的英国人觉得世界在越变越好。这个时代真的很糟糕吗？肆虐的恐怖主义和难平息的战乱与危机令人焦灼，可多项数据也表明，人类在消除贫困、保障饮用水安全、保护环境，乃至维护地区安全等多方面都一直在进步。网络信息时代的坏消息传播更引人注目，人也有怀旧倾向，也许这都加剧了悲观情绪的蔓延。

2 / 《新闻周刊》2016.8.26

希拉里的姐妹团

希拉里身边有一群好姐妹，她们是可与她聊生活与事业的密友，也是她竞选之路的合作伙伴和战友。她们眼中的希拉里不仅有政治素养，还充满爱与善意，她们为希拉里筹募竞选资金，帮她拉拢更多的女性选民，希望希拉里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她们中的多数人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也多是各自事业领域的“女性第一人”。

4 / 《新科学家》2016.8.20

生命的起源

在地球 45 亿年的历史中，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可追溯到“卢卡”，共享同样的环境，并且只出现一次。近期的科学实验对此提出挑战，指向重现生命最早的样态。这表明生命的起源可能并不单一，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行进与再生。这里的研究对象是早在动植物出现之前的某些生命体，如果研究有所突破，可能颠覆很多有关生命起源的旧有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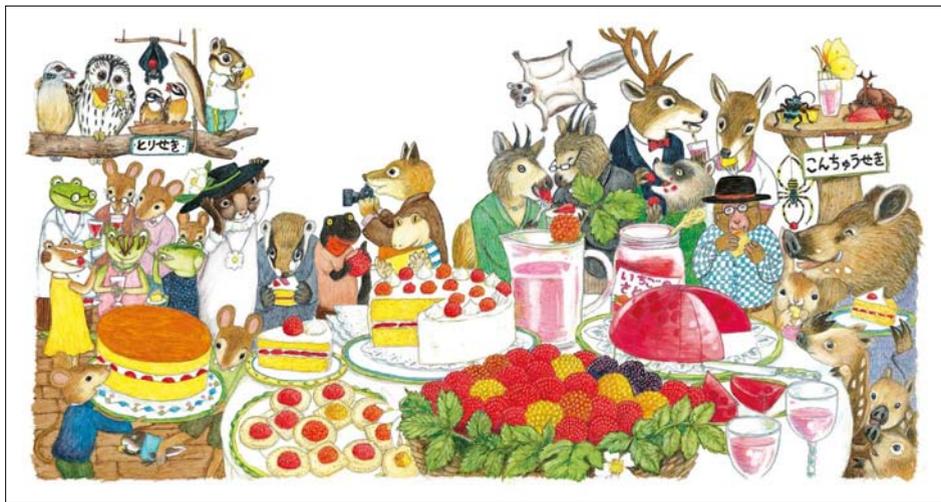
P30

封面故事

徒步喜马拉雅雷龙之地

温和的远方：不丹

- 40 在不丹的密林中
- 58 不丹的信仰、自然和乡土
- 66 廷布，年轻的首都
- 84 永恒的渡鸦王冠
- 92 “幸福”之下，真实的不丹



P134 旅游与地理：跟着绘本去旅行

专题报道

淘汰与迭代：消费新时代	96
消费结构开始升级	100
吃出来的是不是好的 GDP？	104

社会

时事：修宪、国王与继承：泰国之变	110
------------------	-----

文化

话题：《美国哥特》及哥特文化	126
戏剧：马修·伯恩：用音乐和舞蹈讲了个悬疑故事	128
图像：赫马弗洛狄特：美的理想和自足	132
旅游与地理：跟着绘本去旅行	134
设计：叠加在建筑空间的幻术	142
时尚：“颜控”工程师詹姆斯·戴森	146
思想：历史上的六种哲学家	156
书评：英国在伦敦	158
书与人：朱诺·迪亚斯：那些面具掉落的一刻	160

专栏

谢九：脱实入虚愈演愈烈	106
苗千：质子到底有多大	150
袁越：世界上真的有健康的胖子吗？	152
张斌：东京 2020：科技与安全	154
宋晓军：土耳其的“变脸”幅度才是关键	155
朱伟：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4）	164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本期封面摄影：蔡小川）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2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6年第35期，总第901期，2016年8月29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艺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珺 Zhao Wenjun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歌诗达
3 · 中房
5 · 中信银行
7 · 头条传媒
39 · 太平鸟 (男装)
57 · WWF
119 · 周刊征订
121 · 周刊 20 年
122~123 · 甘肃省旅游局
124~125 · 野生救援
153 · 周刊松果广告
163 · 三联新知广告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力度形象
封底 · 太平鸟 (女装)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傅雷的傲与烈

天才的早逝总是令人扼腕长叹，何况傅雷是不堪受辱非正常死亡。作为一个自愿选择回国效力的知识分子，不拿国家工资却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对国家和民族抱有深沉的爱，却无法在自己的国家里清高有尊严地生活——我自知，对这样的命运仅仅说句“令人慨叹”都太过轻薄。读《傅雷家书》，每每会读到泪眼模糊，文字背后那个感性的父亲形象总让我感受颇多。201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此刻再读傅雷故事，不由得思考良多。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利，不该发生毁掉英才的恶劣行为，何况因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文化精英并非个例，这样一个长名单总在啃噬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痛彻心扉。哪怕用最基本的道义做量尺，我们都欠缺太多。今天，国家的进步要有全方位的体现。

北京 宋晓阳

乡村孩子与奥运会

奥运会开幕后，我在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小调查，问家长们，孩子喜欢看哪项比赛，大多数家长都说孩子根本就不看体育节目，只有四五个家长提到孩子看了奥运会节目，但兴致不是很高，“看不懂”。有些家长还提到自己也不看体育节目。

要说这样的结果我不该感到意外。多年来一直教小学语文课，我曾经让学生写过“我最喜欢的体育活动”之类的作文，可孩子们写得真是“惨不忍睹”，不少学生从头到尾都没说清自己“最喜欢”的体育项目的具体名称，竟然就以“体育活动”之类词语表示，有的学生显然是无从下笔，想起什么写什么，写“赛跑”的最多，就是因为他们的体育课除了“赛跑”也就没别的了，更有说喜欢体育课是因为最自由，可以随便玩一节课的。有个别学生虽然也写了具体的体育项目，但不懂得相关项目活动规则，天马行空，简直要写成“少林足球”。

别说奥运会，体育其实离这些乡村孩子也很遥远。我去过一些乡村学校，也经常跟乡村同行聊天，了解到的情况实在令人失望。各班的课程表上每周顶多只有两节体育课，有些学校的高年级每周有一节体育课就不错了，临到考试前，体育课全都变成练习课、作业课、模拟考试课。平时可怜的几节体育课如果没有被哪个老师随便“借用”，也常常因为没有专业的体育老师而“放羊”。有的学校有个操场却没有体育设施也没有活动器材，就是一块平地而已，有的学校倒是有篮球架，但是很“幸运”，它从来没被篮球砸过。近些年财政拨款给很多乡村小学发放了一些体育器材，比如有乒乓球台，有的进了学校就直接被塞到器材室再也不见

天日了。至于单杠、双杠、鞍马什么的，大概有的孩子听都没听说过呢。

体育、奥运会、足球等等这一切，对乡村孩子而言陌生到可能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即使有老师能给孩子们上几节体育课，要么缺乏专业知识，要么对体育的认识模糊，基本不会讲多少体育常识和规则。现在很多乡村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提到体育，就想到“玩”，随便玩就是体育课。学校没组织过运动会，很多乡镇也从来没组织过运动会，校际体育竞赛之类，想都没人想过。其实县城里运动会也是稀罕物，体育馆建成七八年了，好像只在里面举办过一次体育比赛，20多万人的城市如此冷清！

在乡村，因体育活动的缺乏也就无从培养体育精神、奥运精神，那些金牌、体育明星对乡村孩子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金牌拿得再多，比赛无论如何精彩，看得眼花缭乱，都无法引起众多乡村孩子的共鸣。有时我忍不住感慨，广大乡村地区包括在“体育大国”之内吗？

前些天看到一则报道，说乡村小胖墩越来越多，这固然与饮食有很大关系，乡村孩子的健康令人担忧。如果乡村学校以及广大乡村地区的体育活动能比较好地展开，小胖墩问题也许不会爆炸性地出现。

河南 马长军

父母的疑问

近日，父母亲来我家小住，说起乡村奇闻逸事，有种种困惑不解处，希望我能给予解答。

一则与合村并居有关。今年一开春，乡里说要把镇政府周围几个村合并搬迁到镇上。为了腾地方，把镇政府南头的沿街店铺一律拆掉盖楼房。新房还没开工，拆迁旧村的工作

已经启动。乡政府的人、拆迁队的人、村干部、光着膀子拿着铁锹的中年汉子在眼前晃来晃去，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老人小孩儿受惊的哭声、中年妇女扯着嗓子的骂声，各种人各种声音让拆迁现场一度失控。父亲说，这种混乱让他想起“文革”时揪斗的场景。村里人问乡干部这是弄啥？干部答曰这是改革的大潮。村里人反问那改革的大潮咋不改你家拆你家的房子？乡干部哑口无言。老房子最终还是被拆掉了，乡亲们挥泪告别故园投亲靠友，有的气不过，干脆卷起铺盖住进了乡政府。父母亲不解，为啥新房还没盖好就这么着急拆掉老房子？

二则与城乡环卫一体化有关。去年，乡里开始在我们村打扫卫生，村头的柴火垛、随意栽种的小菜园都在整治之列。经过清理，街头巷尾确实干净许多。为了保持整洁，先是在村中间用水泥修了一个垃圾池。过了几天，发现垃圾池太小，装不下太多垃圾，又把垃圾池拆掉，在胡同口安放了墨绿色的垃圾桶。每天，有垃圾车来清理垃圾，小车“嘟嘟”一趟来了，“嘟嘟”一趟走了，垃圾清理得很及时。两三个月后，村里人发现，垃圾车好几天也不来一趟，垃圾桶都快被垃圾埋起来了。一打听才知道，乡政府把运垃圾的活儿承包给私人，乡里不按时付钱，所以垃圾车时常罢工。父母亲不解，城乡环

卫一体化明明是好事儿，为啥弄弄就弄瞎了？

三则与去产能有关。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焦化厂因为污染严重被市里“抛弃”。就这个被踢出市区的项目摇身一变，被县政府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到工业园里来。随着焦化厂开工投产，滚滚黑烟日夜排放，刺鼻难闻的气味儿充斥周围方圆五六里地，熏得人头疼恶心。周围的庄稼变成黑色的，棉花是黑色的，玉米是黑色的，大豆是黑色的，花生是黑色的。更可怕的是，周围村民得癌症的消息不时传来，孕妇们接二连三地小产，恐怖的情绪日益蔓延。村民们不断地找乡政府和县政府，上面派人来调查检测，结论是“检测结果合格达标”。父母亲不解，味儿那么大，那些检查的人闻不出来吗？

父母亲虽久居乡间，但喜欢看新闻，知晓国家大事小情。不管合村并居、城乡环卫一体化还是去产能，政策都是好政策，可为啥到最后吃苦吃亏的是俺们老实巴交的农民？面对老人家的疑问，我无法回答。

济南 卢先生

莫让材料代替扶贫

“这周又加班，上面要来检查……”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扶贫干部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些扶贫干部原本是深入贫困地区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但现在却出

现了怪象，因为各种检查繁多，扶贫干部们大多时间都只能在办公室里整理和编造各种材料，以保证来自上面的各项检查能够顺利通关，不出大乱子，于是也就无暇顾及跑项目、做调研和组织实施等真正扶贫的相关工作。

说实话，在我的观察里，现在的扶贫队伍中，上下弥漫着一股邪气，扶贫干部们的心头都充斥着太多的怒气和怨气，因为扶贫工作变成了典型的闭门造车和迎来送往。有的主管部门，三天两头下发恐吓性文件，一会儿要求下面做这做那，一会儿要下面迎接这家检查单位，送走那家检查单位……每个来检查的要求又不一样，完不成迎检材料动辄就通报批评、效能告诫、追究责任。有人形象地说：上头发起工作文件像下雪片似的，布置工作就跟波浪似的，要起材料就跟催命似的，下去检查

就像老爷似的，工作完全乱了套。扶贫干部们每天除了签到，能干的就是收材料、录系统、写信息、报材料等，能真正拿去搞扶贫工作的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

笔者认为，应该严防并消除这种材料代替扶贫的尴尬局面。检查本身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必然要通过亲临一线的实地考察才能获得这些信息，通过基层视察和督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指导解决。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一项工作，但如果检查方和迎检方都太过于重视“纸质佐证材料”，那么，检查就失去了意义。笔者认为，扶贫工作检查应该跳出材料笼子，多走多看多访，少拉一些检查材料清单，真正把扶贫干部从材料和报表等杂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专心搞好扶贫工作，这才是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行为所在。

读者 穆欢

公示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核发情况自查工作并重申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2009》299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2014年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关于期刊申领新闻记者证的有关通知》、《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记者证的通知》要求，我单位《三联生活周刊》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16年8月22～29日。举报电话为（010）84681039。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杨璐

英国 | 防范艾滋病

8月15日，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卡尔顿山，Pleasance剧团的演员骑着健身球参加活动。这是Pleasance剧团和威弗利保健中心（Waverley Care）合作举办的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并为艾滋病人筹款。







英国 | 音乐节

(右图) 8月21日, 英国切尔姆斯福德, 美国歌手碧碧·雷克萨 (Bebe Rexha) 在维珍音乐节 (V Festival) 上演唱。



加拿大 | 松鼠入镜

(左页上图) 一对情侣在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拍摄订婚照时, 一只松鼠意外闯入镜头, 成为婚照的一大亮点。这只松鼠用双爪捧着自己的食物, 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十分可爱。

印度尼西亚 | 独立日纪念

(左页下图) 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正式宣布独立。2016年8月17日是印尼第71个独立纪念日。当天在雅加达举行了阅兵, 在印尼全国各地也开展了“爬杆”、枕头大战、水上升旗、百人冲浪等各种新奇的纪念活动。图为在印尼泗水举行的枕头大战活动。

叙利亚 | 难民回家

(右图) 据《每日邮报》报道，最近盘踞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空袭下元气大伤，不得已从叙利亚阿勒颇省北部重镇曼比季 (Manbij) 溃逃。图为 8 月 14 日，“伊斯兰国”撤出后当地儿童乘坐卡车回家。曼比季是“伊斯兰国”调动兵力、运送武器及给养进出叙利亚的重要据点，今年 5 月底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对曼比季发起进攻。

印度 | 珠宝盛宴

(下图) 8 月 19 日，“Glamour 2016 珠宝展”在孟买撒哈拉星辰酒店 (Hotel Sahara Star) 举行。Glamour 珠宝展是印度最负盛名的展览之一，会上展示的珠宝均代表时下珠宝流行趋势。图为一名女士在展览上试戴项链。







栏目插图 | 范薇

四大异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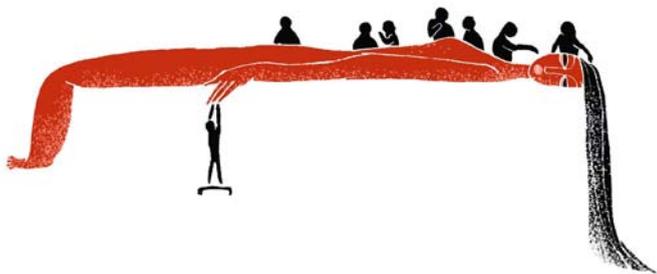
各城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后，媒体总结出了四大异常现象：上半年GDP增长为负数的城市竟有21个，数量之多属于罕见；福建省一向低调，近期的发展态势却令沿海各省黯然失色；煤炭城市一片萧条，安徽阜阳却一枝独秀；GDP增速最快的城市达20%，而最糟糕的甘肃嘉峪关市增速却为-31%。资源型或资源粗加工城市陷入泥潭，受到国家“一带一路”支持的厦门、海口和福州等城市起飞。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逐步取代投资拉动，深圳和杭州等城市保持高速增长。

美国“刚需”

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NAR）数据显示，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全美售价不超过25万美元的存量房减少了12%以上。路透则发现，过去4年售价最低的房源供应量减少了34%。入门级房屋之所以短缺，主要因劳动力、土地和建筑许可的成本提高，建筑公司将重心放在利润更高的高端住房上。据统计，2000至2014年，负债的普通美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平均时薪持续下滑，而凯斯-席勒全国房价指数通胀调节后同期上涨逾25%。

新兴市场反弹

截至8月16日，南非兰特今年对美元升值14.8%，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升至一年多来最高水平，摩根大通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2016年来已上涨5.8%。发展中经济体受益于由美国引领的全球增长，正经历着荷兰合作银行描述的“金发女孩般的情景”。加息威胁并不迫在眉睫，低利率且外需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得到提振。当发达市场的收益率降至创纪录低点也促进了对风险资产的需求，新兴市场于是复活。





人民币的六大承诺

深港通方案正式出台，最大的亮点是取消了额度限制，几乎完全敞开的中港投资渠道意味着中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也意味着央行推进人民币加入 SDR 所做的六个方面的承诺又落地了一个。其他承诺包括个人投资者 QDII2 试点计划、修订外汇监管，取消事前审批、便利 QFII 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便利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允许海外机构在国内市场上发行衍生品之外的金融产品等。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纳入 SDR 篮子，六大承诺很可能兑现。

房价小周期

上个 10 年，买房看大周期；未来 10 年，买房看小周期。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房价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未来难有大涨。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存在明显的小周期现象，一个完整的价格变化周期长度约为 3 年，主要由加速上涨、减速上涨、加速下跌和减速下跌几个部分组成。每个阶段持续约 0.5 ~ 1 年。据此推算，本轮房价周期已达顶部，接下来将进入 0.5 ~ 1 年的减速上涨期；2016 年四季度至 2017 年一季度，部分城市房价即将停止上涨，转而进入回调期。

杠杆 ETF

杠杆 ETF，又称做多 ETF，是通过运用股指期货、互换合约等杠杆投资工具，实现每日追踪目标指数收益的正向一定倍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美国在 2006 年批准了首只杠杆 ETF，但发展并不如亚洲迅猛。两年前才放行的中国台北，杠杆 ETF 占 ETF 资产的 31%，占交易量的 76%；在韩国首尔，杠杆 ETF 占整个 ETF 市场的 14%，占成交量的一半。亚洲散户仍是市场中的重要力量，近四分之一的韩国股票仍直接由个人持有；在中国香港，散户交易占全部交易量的五分之一，纽约仅为 2%。



闽系猛于央企

8 月 17 日，上海出让的三块土地均被闽系开发商抢到。其中，融信竟得静安区地块，成交价格 110.10 亿元，楼板价 10.0315 万元 / 平方米，溢价率 139%。包括阳光城、泰禾等“闽系”频繁高价拿地，十一大闽系房企 2016 年拿地已经投入 1406.9 亿元，来自福建的地产企业，正在统治中国的土地市场。闽系的崛起或得益于福建经济良好势头，本届政府最大的三个经济战略——自贸区、“中国制造 2025”和“一带一路”——都重点支持福建。



天热请注意

如何帮助孩子做好迎接未知世界的准备？澳大利亚的斑胸草雀为众多父母树立了一个榜样。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指出，当外界气温超过 26 摄氏度时，斑胸草雀会在鸟蛋孵化后期用一种特殊的鸣叫声对蛋壳中保持在 37 摄氏度恒温下的雏鸟发出警告。收到此种警告的雏鸟生长得较为缓慢，出壳后的体型也较小。这可以帮助它们在炎热的天气里更容易降低体温，增加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如果在这一关键期将鸟蛋置于人工孵化箱中孵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雏鸟日后的存活率会显著降低。

好消息

一生一世一双人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分析了 2932 对出生于 1870 到 1900 年间的丹麦双胞胎的健康档案后发现，拥有同胞手足的人死亡率显著低于一般人群，而这种保护作用对于中年男性最为明显。无法因个人选择而改变的血缘亲情可以提供稳定的社交联系，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虽万人吾往矣

不和谐一定带来痛苦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研究小组在《心理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当与一群意见不同的人相处时，不刻意强求随大流的人焦虑程度要比勉强从众的人低得多，更少因觉得处于时刻受威胁状态而彷徨无助，心血管反应也更为平稳。

坏消息

平权路漫漫

虽然北欧国家连年位居世界上男女性别差距最小国家榜首，但瑞典延雪平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在家族企业选择接班人的过程中，拥有同样能力的女儿仍是被忽略的对象。以挪威为例，尽管女性占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 60% 以上，但在公司的掌门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女性。

谁都不容易

被“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这一观念所伤害的并不只有女性。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当丈夫需要独自支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时，他们的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都会明显恶化。与之相对应，女性对家中经济贡献越大，身心状况却会越积极健康。



绘画是有生命的艺术，当呼唤它时，它便会停下来供你欣赏。无论肖像画还是风景画，都静止不动，留住生命。照片则不然，它不但不留住生命，反而扼杀它，然后再把尸体摆好姿势。动与静不会给画家造成障碍，他需要的，恰恰是眼泪与欢笑、风吹与寂静的结合。

——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拉宁，《我记忆中的光怪陆离片段》

星期四的早晨，全世界都播放或登载了奥姆兰的形象，叙利亚人纷纷分享这张照片的仿作，它们既呼吁帮助，亦悲观地嘲讽这种一再重复的请求是多么无用。其中一张图片拿奥姆兰坐着的、看起来像办公用椅的椅子做文章，在他面前放了一张桌子，仿佛向世人表示代表着他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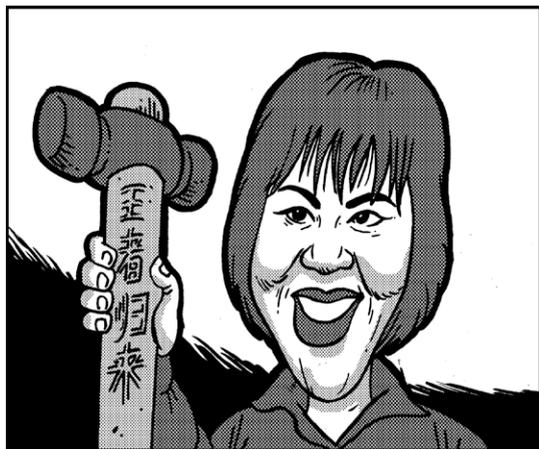
——《纽约时报》说，忘了哭泣的叙利亚受伤男孩奥姆兰是“绝望的象征”。

在印度教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里，“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高种姓阶层并不以从事体力活动为荣，静态的瑜伽比动态的跑步等更具婆罗门精神，而低种姓阶层又缺乏财力和资源。

——印度学者马炯达解释印度获得的奥运会奖牌为何那么少

一些全职乐评人一辈子都在致力于编纂音乐播放列表，希望它们能够走红。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一举超越了他们，而他的播放列表是在听取资深助理的简报，以及与朋友们打高尔夫球的间隙中做出的。

——《纽约时报》说，奥巴马爱听冲浪摇滚、灵魂乐、布鲁斯和嘻哈乐



（插图 山羊胡）



一本书就是一份立方形的、感情强烈的、热气腾腾的良心——仅此而已。

——帕斯捷尔纳克，《第五元素》

+/-

数字

99
%

在温室气体以及使太平洋升温的厄尔尼诺现象作用下，7月成为自19世纪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月份。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2016年超过2015和2014年成为最炎热年份的概率为99%。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气温不太可能超过2016年，因为厄尔尼诺的作用正在减弱。

3.5
亿

在里约奥运会上，英国队登上金牌榜第二名，实现了10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前往里约竞技的英国运动员在此届奥运会备战期间收到了3.5亿英镑训练费用，而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英国运动员当时收到了约3.14亿英镑。

5
个人

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认为，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每个人可以拥有的朋友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友谊分多个层次，其中最高的一层只有一两个人，比如配偶或最要好的朋友。第二层最多可以容纳4人。研究显示，朋友之间认知对等的概率在34%到53%之间。



勇敢的男人

文 / 喵小鱼

图 / 谢驭飞



2014年6月，我们大学毕业。结束异地恋的第一个秋天，秋雨下得慌慌张张，满街都是行色匆匆的毕业生。L君上网查询招聘会的消息，页面最显眼的地方赫然贴着半个月前人才交流会发生踩踏事件的新闻。那条队伍又长又灰，即使脚下垫着人，也没有人愿意往后站。

L君是读会计专业的。会计证考试改革后，考个破证有多难，只有连续补考4次的他才晓得。会计证到手的那个晚上，他简直活在天堂里。不过快乐逗留得很短暂，他很快就忧愁起来——拿个小证只能当个小卒，没有人脉和工作经验，很难进入核心岗位。他曾有过一个好机会，到鹤山一间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当财务助理。工期在即，他却退缩了：“刚毕业就要进工厂，我受不了！”没去。

一间来路不明的会计师事务所主动给他打电话，说在人才网上看到他的简历，问他想不想来当实习生。事务所给实习生的补贴很少，上班还要自己带钱买饭盒。L君苦笑：“我在家里待得太久了，想出去走走。”那几天，他穿街过巷，来来回回送财务单子，我完全搞不清他的行踪。3天后，他折回来，一肚子苦水：“事务所里会做账的人太多了，关系网四通八达，机会根本轮不到我，更何况也没有谁愿意教我呀！”

使L君着陆的，是电信广场的一份销售工作。大清早，我开着摩托车把他送到汽车总站，自己再兜个大弯去上班。我始终没有在告别的时候抱怨过什么，L君也只会说：“小妮子，我最爱你了。”

年末，L君主动联系我。这件事说来平淡，

他只是想请我帮忙写份销售报告。他问我：“现在月薪多少？”我说：“1800元。”他又问：“打算什么时候换工作？”我说：“我爱我现在的工作，为什么要换？”他说：“薪水这么低，以后我跟你该怎样生活？”我哭笑不得。

L君有个爱套近乎的师弟，次年6月毕业。他问L君：“这个社会是不是很现实、很残酷？”L君点头。他又问：“师兄，你为什么会选择转行？”L君说：“当这个专业不能为你赚到钱的时候，你就会质疑它，然后放弃它。”师弟听得腾云驾雾，唧唧呀呀说要以师兄为榜样，为钱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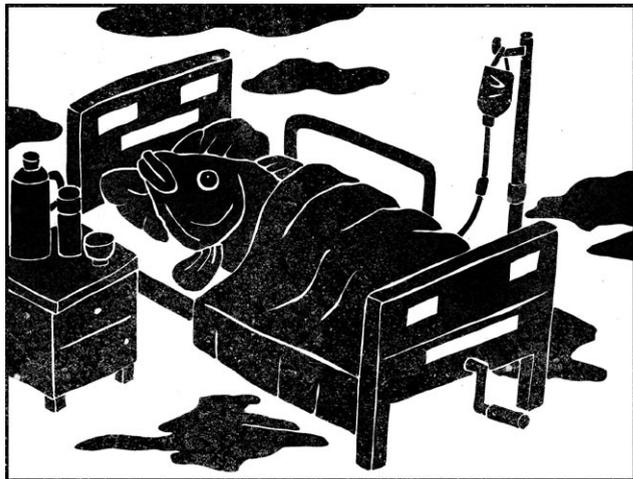
街上的景色仿佛是永恒的，又一批毕业生顶着伞，应付拖沓的秋雨，为工作四处奔波。繁忙的工作麻木了一部分人对生活的感受，麻木的背后又是机械式的不思进取。秋雨过后，美丽的秋色又复苏了。最后的告别是大学饭堂里的一碗面，我们吃完就分手了。L君说：“虽然我会很难过，但现在的我什么都没有，你迟早会厌弃我的。”我说：“或许吧。”L君说：“这个社会还是很现实很功利的，不是吗？”我笑了。

贫富、高低、梦想与现实，诸如此类，许多人都骂过，混得越差就骂得越凶。骂了之后，社会还是原样，“现实”“残酷”“功利”却成为我们头上的帽子，那股愤恨的味道，怎么摘都摘不掉。多少个年月过去了，L君还是在骂：“我这么大男人，处理感情居然还不如一个小女人。”他可能已经忘了，正因为那无边无际的愤恨，毁掉了我们从容多年的感情。我总以为，我那么勇敢，爱上的肯定也是一位勇敢的男人。☑

马王堆

文 / 黄二

图 / 谢驭飞



从前马王堆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城郊偏远的地名，博物馆里的那些精美的帛画、漆器和巨大的棺槨都是后来的记忆。

那是我刚进大学的第一个夏天。那时的夏天应该是没有现在热的，记忆中蝉声更亮荒草更长。父亲知道我回来，非常高兴，毕竟有人陪着他钓鱼了。暑假的头一个周末，不顾母亲的反对，我们俩就骑车出去了。父亲一路跟我炫耀，这次带你去马王堆，别看那地方不起眼，上回老范还钓了条半斤多的鲫鱼咧。

过火车站不多久，往北一拐就是马王堆乡。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虫鸣蛙叫一派典型的夏收景致。顺着夹道柳叶低垂的乡间公路，直直就没入了一溜长长的院墙，大门顶上赫然几个大字：“马王堆疗养院。”

顺着院墙有一道排水沟，父亲要我下车推着，沿着排水沟边的小道往深处去，到一个瓜棚下停住，说就是这里了。我有些发愣，莫非他老人家炫耀半天的好地方，就是这不到两尺宽的排水沟？父亲见我这样子，赶紧说别看不起这小水沟，里面鱼不少，你看坐在瓜棚下，太阳还晒不着，多好！

窝在瓜棚里，鱼竿都伸不出，我只好把渔线解开拽在手里。父亲还煞有介事地打了好几个酒米窝子，要我守着别动，会有鱼的。那天守到太阳快落山，我身上的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就钓了一条寸长的小游鱼，父亲另外又钓了一条，总共两条鱼。我有些悻悻然，父亲却兴致勃勃，说快点回去，你妈又要啰嗦了。看着他骑行在前面的背影，左右摇晃，一阵风似的；父亲那时候身体真好。

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两年，我都快大学毕业了。因为父亲的关系，报社、电视台好几家单位都要我，后来父亲重病，这些单位就都不要我了。以后那几年都是围绕着父亲治病的事情在转，从长沙到上海，又从上海回到长沙。最后竟然折腾到了马王堆疗养院。这里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1992年的冬天感觉是要下雪的样子，天空沉沉的黑云捂着，要落未落。Y同学那时候刚社教回来，就陪着我一起去看我父亲。父亲那时候有些浮肿了，穿件鼓鼓囊囊的蓝色羽绒衣，一辈子很瘦的父亲，脸上前所未有的胖，努力地笑着，看着我们俩。那是Y同学头一回见。感觉那时候的父亲已经完全知了天命，什么话也不愿多说，身上仿佛敛着一层淡淡的佛光。

出了疗养院大门，天更暗了。我特地停下来，看看围墙边的排水沟，那里已经被薄薄的冰凌盖住，熟悉的瓜棚只剩几根老藤和几片在寒风中蜷缩起来的枯叶。自行车后座上Y同学死死拽住我，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纷纷扬扬的雪开始落下来，路两边的田地为之一白。

大雪落尽，天气稍暖的时候，父亲就走了。我从马王堆疗养院的病床上把他抱下来，感觉很软很轻也很温暖。坐在车上我还在想，好在这是他钓鱼常喜欢来的地方。如今的长沙城已经扩得很大，原来的乡间早不见了踪影，马王堆疗养院已不知藏在哪个纷纷扰扰的角落，更不要说那条不足两尺宽的排水沟了。只有偶尔梦中能寻到，热气腾腾的夏天，蝉声蛙鸣瓜棚，还有那手执鱼竿忙乱的身影连同那灵魂都消融到那整整一夏里。■

忘乡

文 / 小L
图 / 谢驭飞



在黄昏时分的布鲁克林俄罗斯移民社区，刚刚在康尼岛海滩享受了一整天阳光的我们，坐在一家新疆移民开的清真餐馆里。“一定得点大盘鸡！”“手抓饭！”“面片儿汤！”点完等上菜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我们都没讲话，等着他的下文。“你知道中国游客在国外声誉不太好的，我觉得店家有时候对我态度很好，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有可能是日本人。”

我看着他，发型精心设计过了，穿着质地良好的白色纯棉衬衫和蓝色休闲短裤，如果不是长了一张典型江浙一带帅哥的脸，光看穿着的话，确实有可能被误认作日本人。

这些像他一样穿梭于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最新的潮流资讯，一离开原生地，就迅速汇入大江大海，常常有意无意地隔断了自己与原乡的联系。

也有人从国内来到国外，新的区隔建立，旧的区隔模糊，因而有机会甩掉国内那严苛的地域区分（以及那区分所带来的潜在歧视）。像我问新认识的朋友“你是哪儿人”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是从上海来的”。于是我就知道，他或她一定是在北京或上海读了大学，又或者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或多或少的地域歧视中，他或她学会了做一个城市的新人，却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少了一点

理直气壮，所以不会号称自己从此就是“北京人”或“上海人”了。

而在与内地历史经验不同的香港，人们问的是：“你乡下系边度（在哪里）？”因为香港居民大部分都祖籍广东，又大部分并非来自广州，自然一视同仁全是“乡下”了。于是我就会答：“我乡下系北京。”话一出口就觉得怪怪的。

我们习惯了用不同大小的量尺来丈量人与人的关系，在北京的时候，用海淀、西城、朝阳；在香港的时候，则变成北京、上海、深圳；等到了美国，有人还在用大陆、香港、台湾划清界限的时候，才发现别人看到的不同最多也就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区别。甚至有一天我搭出租车，非裔朋友惊讶地问：“你们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不说同样的语言吗？”都不知道是他问得比较惊讶，还是我听得比较惊讶。

于是我们把自己融入这越来越大、越来越广的区域中，一方面怀念着自己的不同，一方面又不得不屈服在这融合的大潮里了。我在辅导中文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在印度出生、英国成长、读中国香港的国际学校，现在和爸妈还有一只猫住在曼哈顿看得到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里。明明是每年圣诞都要回印度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节的，我问她出生地的时候，她却瞪大了眼睛，用标准的纽约口音告诉我：“不知道。”

画家的葬礼

文 / 叶白枚

图 / 谢驭飞



人们在埋葬一位画家。L先生撑着把伞，神情肃穆，把花放在墓碑旁。这是他人生中第36次参加葬礼，却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阴雨霏霏，吹起阵阵凉意，让人不禁裹紧身上的衣服，打着喷嚏，诅咒这该死的鬼天气。

L先生突然有点后悔没买红玫瑰，而是买了适合葬礼的白菊。葬礼的主人公是他的大学室友，记得他曾眉飞色舞地说过，他追逐着烈日，向死而生。所以，他一毕业，放弃寻找工作，一头扎进颜料的世界。那种人，怕是极度讨厌墨守成规的白菊吧。来的人很少，据说他还没结婚，L先生看向墓碑，撇了撇嘴，年纪轻轻死了，真可惜。

L先生旁边的秃顶胖大叔一脸不耐烦，在神父祈祷完画十字后，冲到亲友前，拿出几张死者生前写下的欠条。亲友看过后，悲痛欲绝，哭喊着死者的名字，秃顶胖大叔点着烟，大声叱骂。L先生淡然地站在旁边。犹记得，死者生前问过他，人的心脏有多少度？真好笑，这个问题，当时的他，狠狠地嘲笑了他一番。画家的想法总是充满着奇思妙想，荒诞不经，令人生畏。

参加完葬礼，L先生回到家里，快速地洗了个凉水澡，重新穿戴好西装，准备上班。L先生是一名著名的建筑师，年轻有为，帅气多金，“高富帅”大抵说的就是这种人。见了100多人，签了100多次名，L先生终于完成了工作。伸一个懒腰，喝口咖啡，打开手机里的通讯录，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女伴，发条短信，邀请她共进晚餐。

不出意料，女伴欣然同意。

女伴显然特意打扮了一番，踩着高跟鞋，摇曳生姿。喝了几杯葡萄酒的女伴脸颊微红，暧昧地看着L先生。L先生不慌不忙，礼貌地扶着女伴上车，送她回家，转身离开，对女伴暗示的动作视而不见。回到自己家里，打开灯，偌大的家仿佛是一个牢笼似的，困着里面的人，围着脆弱的人。L先生打开冰箱，拿出酒来，一杯接着一杯喝着，模模糊糊中，L先生想起学校的足球场，还有乡下教堂后的麦田。现在是不是也有人像当年的他一样，在那里玩着捉迷藏。

第二天，L先生依然忙碌，中午和同事在小餐馆吃着手制汉堡，就着蘑菇浓汤咽下去，味道算不上很好。大家讨论着股票、赛马和保险，对某一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大声喊着，好像这样就显得自己是多么正确。L先生气势汹汹摔门而出，显然他对这种情况气坏了。格勒诺布尔的冬天不怎么冷，但是依然冻得人直哆嗦。L先生眼睛一转，朝着某处走去，把自己身上的零钱放进卖唱艺人的盒子里，快速离开。“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不是吗？”L先生如是说道。☑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安全气囊婴儿车

这款 Carcoon 婴儿车专为保护儿童免受意外伤害而设计。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椅子两侧的保护壳如同“安全气囊”般自动弹出，把婴儿封闭在一个巨大的“茧”中等待救援。主动空气供给技术保证了婴儿在“茧”中的正常呼吸。

镀金复古自行车

这款名为“Cellini Uomo”的自行车，车把表面镀了一层 24K 黄金，其余的地方和座椅都覆盖了金色的人造蛇皮装饰。自行车两侧的脚踏板都使用阳极氧化金工艺制造，轴承采用钛合金材质。制动杆则采用传统摇杆式，通过控制前轮制动。



行走的充电宝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能够依靠鞋子来收集能源、提供电量的新技术，这使人们步行产生的能量可以被即刻储存和高效利用。其使用的逆电润湿 (Reverse Electrowetting) 技术，原理是导电性液体与纳米薄膜涂层表面相互作用，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竹丝镶嵌屏风

“上下”推出的四曲叠扇屏风以黑胡桃木制成。“上下”二字变成长短线，将单屏分隔成大小框格，内部嵌入的三种不同厚度、密度和纹理的竹丝镶嵌花板，在光线的折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

智能戒指

由 The Touch 团队研发的 HB Ring 内部配有 100 多个零部件，能够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 APP 相连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轻触戒指就能感受爱人的心跳。



自然美感的桌子

波兰设计工作室 Wamhouse 新推出了一款颇具美感的桌子，其灵感来源于大自然的天然结构，比如纵横密布的蜘蛛网或藤条编织的鸟笼。

超轻概念腕表

万宝龙专为羽毛球世界冠军林丹量身打造的 Pythagore 超轻概念腕表，采用了 ITR²®Kevlar®/ 碳材质和黑色 DLC 涂层钛金属使腕表重量仅为 14.88 克。手动上链 MB M62.48 机芯，可提供 50 小时动力储存。





自由的吊灯

Moooi 品牌的 Heracleum 装饰性吊灯,设计上受到“独活”(Heracleum)草本植物的启发,带白色 LED 灯头可以围绕着黑色金属茎杆自由地旋转。



凝视的圆球

谷歌 Nexus 手机之前推出用户可以自行定制图案的 Live Case 手机套,如今与著名艺术家杰夫·昆斯合作了限量版“凝视的圆球”系列,附带昆斯的视频作品“天鹅湖”。

蓝色基调

沛纳海新款 Luminor 1950 三日动力储存自动腕表,搭载 P.9001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湛蓝色表盘装饰缎面太阳放射饰纹,如同阳光映照下海面波光粼粼的景象。



模块钢管椅

Cappellini 的 Telo 座椅具有野外露营椅的原型，不锈钢管的支撑结构按照模块化的概念组合，可以加入桌面或托盘。



带手柄的边桌

弗朗切斯科·罗塔为 Lapalma 设计的 Jey 边桌，圆柱形大理石或混凝土底座搭配圆形、正方形、六边形等不同形状的层压板桌面，手柄状的弯曲管便于搬动桌子。

水彩帆布包

香奈儿 Colorama 水彩帆布包在菱格帆布表面印制多彩的图案，黄麻与银色金属交织成背带链条，前盖的银色 Logo 中融入了旋转锁。



嫣然心韵

德国华洛芙珠宝“嫣然心韵”项链，金丝编花链中心镶嵌一颗心形切割的 46 克拉祖母绿，这颗色彩饱满的宝石产自哥伦比亚莫索矿区。



徒步喜马拉雅雷龙之地

温和的远方：不丹

位于帕罗山谷悬崖上的虎穴寺
是不丹最神圣的佛教寺庙



在被想象的远方里，不丹是一种温和的存在。

朴素的美感

喜马拉雅山区因为绝高的地理位置，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也是距离工业文明最远的地方之一。在这片山脉中的小国们，一向被视为现代世界之外的异域。以我的个人印象，传统山区与现代文明对接时，总免不了受伤的命运。依靠宗教、王室等精神因素来维系的人类共同体结构，会被以资本驱动的经济纽带所代替，两种主导力量更替拉扯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会表现出失去秩序感的躁动，有些地方则就此成为沉寂的死地。我见过的喜马拉雅山中城市，大体可以分为嘈杂的城市、凄凉的城市，或者嘈杂和凄凉共存一

体的城市。那里的古迹，要么已经失去了现实功能，只是给游客呈现异域风情的古董展品，要么虽然还竭力延续着自己古老的使命，但已陈旧不堪，让人感觉到与现代城市的距离。传统和现代，近在咫尺地鲜明对立着。

对立和撕裂中当然也有美感。比如加德满都的嘈杂，自有其浓厚的烟火气和生命力，而巴德岗城外残存神庙的凄凉，云际低回夕阳西下时，也自有其意蕴深长的诗意。但这些美感都是碎片化的，一个被现代文明拉扯破碎的世界的阴影更浓重地笼罩着城市，处处可见凌厉的伤口：污水横流的街道，机动车尾气和灰土搅起漫天烟尘，如废墟一般的贫民窟，神态萎靡的原住民……总的来说，是不整洁的，饱含激烈冲突或者绝望情绪的。从现代世界初来乍到的游客，前两天难免感觉失望和不适。如果无法完成心理调试，建立起新的情感联系或者审美标准，多半就会有一次失



左图：廷布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在晨会上做祷告

右图：辣椒是不丹最喜欢的食材

败的旅行。

虽然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1999年才开放有线电视信号，还是世界上最晚开放互联网的国家，即便是和并不处于工业文明前端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不丹在技术上也几乎落后了20年，但它却并不给外来者“分裂的异域”那种隔阂感。从加德满都登上不丹的飞机，就感觉从无序的色彩汪洋和嘈杂的灰尘中脱身出来。机舱内颜色清爽分明，黑色小皮椅线条简洁，衬着白色机舱和疏疏落落的乘客。餐盒里放着一瓶明黄的芒果汁，几根乳白色芝士条，透明小袋里是几枚棕色坚果，食物的摆放有种带静气的美感。下飞机等待入关的地方像个两层楼高的小天井，传统图案的几道花饰破开整面白墙，光线从屋顶自上而下充满了整个空间。明亮但不艳丽，有着我们熟悉的现代审美元素：干净，简洁，温暖。

这样的美，我还在富比卡山谷的民房中看到了。那是一个通往不丹中部的一个碗状冰川峡谷，黑颈鹤们每年来峡谷内铺满绿草的湿地越冬，湿地边就是附近村民们种土豆的土地，人类和鸟类的领地毗邻却互不侵扰——至少村民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清晨穿过山

谷边的树林散步时，看到一栋栋乡间民舍的院子里繁花似锦。其中一家尤其茂盛，硕大的芍药像小树苗似的组成一堵花墙。房屋的墙根下和窗台边，层层叠叠摆满了花盆。女主人德玛穿着旗拉，捏着织了一半毛线腰带的织针，站在院子里闻早晨的花香。里屋第三层，她的妈妈正在一尘不染的神龛前祈祷。一层客厅的木地板上，铺着小毛毯，放着奶茶和早餐。她的姐姐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电视里穿着传统长袍的主持人，做出严肃专业的姿态和嘉宾就某个事件侃侃而谈。厨房的燃气灶上，黄铜茶壶里的早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新打制还未上漆的原木橱柜，衬着淡蓝色地砖，散发着隐约的木香。

1961年，印度军官LT GEN进入不丹执行军务时——这也是自1907年不丹首任国王加冕以来，印度第一次派兵进入不丹，对不丹的印象是朴素(simplicity)：“有的人将不丹描述为贫穷，但我认为不如说朴素更合适。贫穷指的是缺乏必需品，而朴素，是摒弃了不必要的物品。”这间富比卡山谷中的普通民居，让我想起了这段话。播放着访谈节目的电视，颜色淡雅的瓷砖，装着自来水管的白色洗手台，

这些代表现代基本生活方式的物品，与不丹的传统审美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具备年代感的朴素洁静之美，给人一种身在世俗世界却又时光倒流的感觉。

从乡村到城市，从民居到宗堡，现代生活的细节正一点点渗透进不丹人的日常中，但还保持着相对统一的沉静和美感。帕罗、廷布是不丹城市化走在最前端的城市，按常理应该是传统和现代冲突最剧烈的地方，但空气里仍有一种秩序感：没有摩天楼，房舍高矮大致相同，外形花饰也几乎一样。即便是电视塔，也没有高过山顶丛林的佛像或者寺庙。建于几百年前的政教合一的宗堡，如今仍然是僧侣生活和政府机关办公的地方。汽车既不鸣笛，也没有争抢。在车流量最大的中心路口——世界上唯一还用人工指挥的交通枢纽，交警做广播体操那样慢悠悠摆动着双手，动作像沉静的水流一样连贯但缓慢。城市中不见乞丐，也少有衣衫褴褛的人。即便是菜市场的肉铺，也规规矩矩在一格格装着玻璃门窗的房间里，水泥台砌成的肉台上，鱼头和鱼身子整整齐齐排在一起，长条的猪肉薄片有条不紊地挂在肉钩上。

城市中也不乏一些外形粗陋的现代建筑，不那么体面的杂租角落，但它们并不引人注目。远处云烟缭绕、植被茂密的青山，以及行走在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不丹人，足以弥补城市外观上的漏洞。廷布街头的不丹女人大多身穿宽袖窄身的“旗拉”，男人不少则穿着过膝长袍“帼”，服装的布料都是织造的，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身着如此粉红深蓝暗紫亮绿等不同颜色服装的不丹人，在疏朗的街道上，几乎足不出声静悄悄地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心。

自我保护与自我塑造

旗拉和帼，是不丹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浪潮下，为自己保留下来的一个共同体标识。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写道：“服装处于整个西化进程中的核心位置。很久以前，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工业革命’那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就发端于纺织品制造，它是早期技术革新浪潮引发大规模生产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如果没有对廉价服装需求无限增长的消费社会的发展，‘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英国发端，更不会蔓延至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在纺织工业技术与消费社会的相互促进下，服装工业的发展既是一次全球化的服饰革新，也是一种文化掠夺。

1909年，法国犹太裔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曾着手制作一本有关世界各地人民穿着的彩色照片簿，以记载20世纪初人类在地球表面居住以及开发的情况。20世纪初还是个国如其衣的年代，7.2万张照片，包括来自50多个国家的各式民族服装：爱尔兰地区身着羊毛服饰的农民，阿拉伯披挂长袍的酋长，达荷美一丝不挂的武士，印度戴花环的王公……但一个多世纪后，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服装已经消失了，牛仔裤、T恤、夹克衫等西式平价服饰一统天下。

不丹是少有的保留下民族服装，并让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还有生命力的国家。首都廷布曾立法规定，如果不穿传统服饰进入这座城市，将面临罚款甚至被捕的危险。现在虽然没有这么严格，但所有公务人员在公共场合或是执行公务时，仍然必须穿民族服装。这一规定，不仅让不丹城市中的平常街道因为身着旗拉和帼的人们，显出独特的美感和韵味，也拯救了不丹的纺织工业。这个产业关系着散布在高山草场上的牦牛牧民们的生存，还关系着这个国家的纺织工艺和审美文化。

不丹有一系列针对消费社会的禁令：它是全球第一个全面禁烟的国家，也一度对入境的旅游人数进行限制，并设定每天200美元的最低消费额度，以免游客大量涌入不丹。即便国外登山队愿意付出极高的费用，甚至使用一些政治外交手段，不丹政府仍然不允许他们攀登境内最高的雪山。为了不成为消费社会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不丹拒绝砍伐森林，也拒绝发展采矿业。上层的意愿同样传递到民间。澳大利亚记者邦蒂·埃维耶森（Bunty Avieson）曾为不丹媒体《Bhutan Observer》做过顾问，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Bhutan Observer》的主编曾经拒绝刊登印度汽车等消费品广告，因为觉得会给那些买不起汽车的村民制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这不是件好事。而少量的广告客户，愿意花钱在媒体上表达的不是“我的产品有多好多便宜，快来买吧”，而是“我们有多么热爱我们的国王”。不丹因此被认为是个封闭保守，难以用现代经济规则与之沟通的国家。但如果追溯到上世纪初王国初建时，会发现不丹很早就有选择地向外求索，探寻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路上，西方世界的影子一直在其中闪现。

“现在的不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前些年它饱受国内纷争之苦，城市遭到重创，人口不断减少。现在，和平的岁月终于到来了。在你们的保护之下，一个稳定的世袭政府已经建立起来。”这是1921年9月5日，不丹第一位国王乌颜·旺楚克写给英国驻印



1



2



3

1. 不丹邮局
2. 邮票上的四世国王形象
3. 第五任国王和王后成为邮票上的标志性人物

度总督的信，希望“在不丹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进程之中”，英国治下的印度能和不丹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政治和贸易联系，并且帮不丹培训国家需要的现代化人才。

“首先要克服的障碍就是国民的愚昧无知。”国王在信中写道，“在7年前，不丹的寺庙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读书写字。1914年，我把45个男孩送去噶伦堡上学，他们中有33个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还有4个将参加18个月后的大学入学考试。现在的问

题是，怎样让这些小伙子在不丹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有大批空缺职位等着他们。”

“我们急需医学知识来治疗频繁夺去人们生命的流行病，解除人们的病痛，帮助降低死亡率，因此，我希望至少两个孩子接受培训，成为医生。”

“能有两个孩子进入兽医大学最好不过，过去那些年中，大片国土上的牛因为瘟疫几近灭绝。”

“为了在更大的国民范围之中开创普通教育的系统，还有一些孩子应该接受科学和教学方法的深入培

训，有6名小伙子之后可能会被任命掌管一所培训学校，培训不丹的小学教师，并管理各个地区中心的学校。”

“国民经济的核心是农业（还包括畜牧业和乳品业），我们的全部人口几乎都从事这些行业。我相信，如果采用了那些我听说应用于其他很多国家的现代化手段，农作物和牲畜的状况都将大大改善。如果能有3个孩子得到农业和乳品业（包括制酪）方面的科学、实用的课程训练，他们能引进先进的方法，建立示范农场，教给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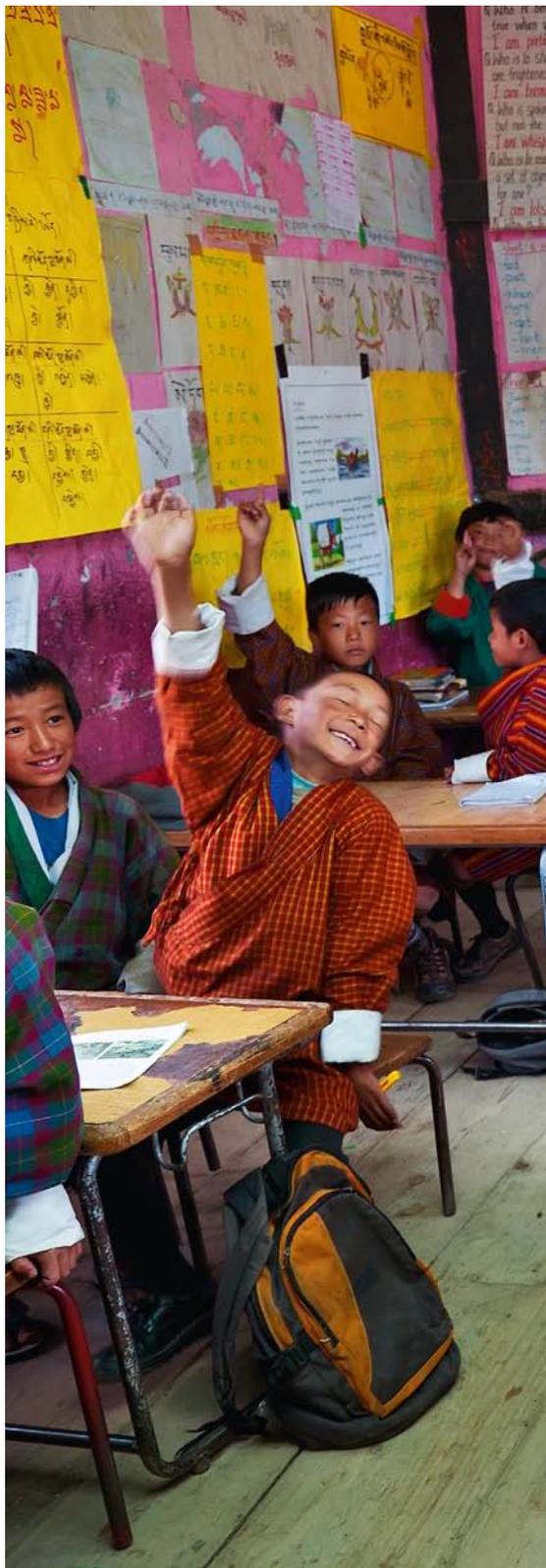
这封信像一个生活在山中的醇厚长者，为家族的未来向山外强大的邻居求助，诚恳谦卑，却颇有见识，表现出对西方现代知识的了解和信任。老国王乌颜·旺楚克在信中对不丹未来人才和产业的规划，被认为是“撒下了不丹现代化的种子”。在过去100多年，这个国家没有剧烈的动荡，旺楚克王室已经稳定地传承到第五代，现代化之路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思路下发展着。

邮票是不丹现代化之路上值得一提的另一个故事。1951年，美国人伯特·克尔·托德去不丹参加牛津校友格桑却登的婚礼，结识了格桑却登的丈夫——不丹王子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后来王子加冕成国王后，想要对世界宣传不丹，托德做了一些调查，认为在那个集邮风行的时代，邮票有助于提高不丹的国际知名度。1962年，托德开始帮助不丹设计邮票，既展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也将它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1967年，不丹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款3D邮票，这一年不丹靠卖邮票赚了5万美元，接下来两年的收入翻倍增长，大部分买主都在国外。1969年3月，不丹成为国际邮政联盟的成员，这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不丹因此顺理成章拥有了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的一个席位。

与对外隔离不同，邮票以及后来基于不丹佛教理念提出的GNH（国民幸福指数），都是不丹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塑造的方式——既符合外部世界的某些需求，又立足于不丹的传统。因为这种自我塑造中与现代世界的联系，当现代世界的种种进入这里时，也像细流融入大河，不至于激起巨大的浪花。不丹从2008年实行民主选举，但这个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分歧，没有“左派”或者“右派”，没有“保守主义”或者“激进主义”，甚至连宗教分歧都没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国民占据绝大多数。竞选也不搞金钱战术，选举委员会甚至禁止活动会议上提供啤酒、奶酪和米饭。每天晚上唯一的国有电视台会播放电视辩论，两个党派候选人主张的政策差异很小，相互间表现得彬彬有礼。与其说选民是为政策或者意识形态投票，倒不如说是为参选人本身投票。现代世界的“政治舶来品”，在这里也被染上了不丹气质：清淡、干净、温和。

过渡阶段

迄今为止，这个国家的自我塑造是成功的。它符合全球化大世界对“小而美”事物的期待，符合一个物质膨胀的消费社会对纯粹精神的渴求。世界记住了不丹——它得到了很多赞誉，也得到了很多帮助。当发达国家想要表达“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望时，常常会把不



不丹中部布姆塘一所村庄学校的孩子们在课堂上



丹当作聊表心意的对象。

“不丹人已经习惯外部世界向他们‘扔钱’了。日本付钱给他们买保持市容整洁需要的垃圾车，澳大利亚送来消防员培训和优种绵羊，丹麦在这里投资了保安业，瑞士帮助发展土豆种植，奥地利拿出几百万用作鼓励良好的社会治理……还有个阶段，欧洲国家的联合财团捐赠了一些昂贵的机器帮不丹人发展伐木业，希望当地人因此获得更多的收入。若干年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国家又捐赠一大笔钱，用来关闭伐木业，以挽救森林并补偿失业的工人们。”澳大利亚记者邦蒂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这些帮助究竟是不丹真正需要的，还是外部世界对这块“香格里拉之地”的各自想象，我们无法做出评判，但过多的帮助和过多地倚靠帮助，确实给不丹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帮助，但这些外部帮助常常又破坏了人们的意志，因为人最后变得非常依赖，没有勤奋工作的想法了。美国人因为勤奋所以强大，中国人更是勤奋，所以我很感激来自外部世界的帮助，但这些帮助同时有一个奇怪的效应，让人无法独立。”宗萨钦哲仁波切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样讲自己对不丹社会的担忧。

邦蒂在不丹媒体《Bhutan Observer》做顾问时发现：“有大量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待在家里，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而不愿意自食其力。如果他的亲戚恰好有点什么产业，他们就顺便在那里打点毫无职业前途的零工。”“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习独立。对成功来说，独立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没有被鼓励或者被施加压力从家里走出去承担责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不丹人能在佛教教义中找到一条既维系家庭纽带，又发展独立和自我价值的中间之道就好了。”

“帮助”不仅软化个体的意志，甚至也影响着国家的独立性。不丹和印度的关系就是在“帮助”之上建立起来的。从20世纪初开始，不丹第一任国王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求助信得到了正面的回应，此后印度一直在不丹的经济成长里起着重要作用。印度军官LT GEN的书中曾记录：“不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费用预算是1.6亿卢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是2亿卢比，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总支出为3.55亿卢比，相当于前两次五年计划的支出总额。其中3.3亿都来自印度——3亿赠送，3000万作为贷款，不丹自己只拿得出2500万卢比。”这种状况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大变化。水电是不丹第一大产业，到2020年，又有10座10万千瓦大型水电站投入使用，将成为不丹未来重要的财政

收入来源。但让经济学家烦恼的是，这些水电的修建必须在印度的支持下才能进行，目前仅有三座水电站开工，时间拖得越长，修建水电站的成本就升得越高。过去印度为水电站给予接近全额的补助，但现在他们更多以发放贷款的方式。而且印度是不丹水电的唯一购买者，“债主”和“买家”的双重身份，将会影响电力交易时的正常定价。但不丹为保护森林和环境，拒绝发展工业的一个后果是，它不得不长期依赖这个强大的邻居。国内大部分建设工程由印度的10万劳工完成。大部分商品，包括食物，经由印度进入不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撰文称：“不丹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实际上是在德里制定的。它对自己的未来的话语权是有限的。”

将几乎所有产业交给外国的另一个危险是，国内就业岗位不足，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自立和上升空间。不丹每平方公里只有18个人，大量的土地被森林占据或是被闲置。这让整个国家在宁静温和的美感中，又带着一种清冷之气，它或许是社会活力不足的一种暗示。年轻人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未来，确实是不丹要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丹人能够拥有自信，不丢掉它的传统特性，同时又能搞好教育，不断进步，那么不丹是可以发展强大的。”宗萨钦哲仁波切这么对我们解释一个“小”国的生存之道：在被工业革命变成扁平的世界里，“小”既是对一个国家的保护——因为市场有限，不是资本进攻的重点，所以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但“小”也是最大的软肋——它太脆弱，与现代世界可交流的点非常有限，稍不注意，就可能面临倾覆的危险。不丹如何在邮票、GNH、香格里拉的梦幻之外，找到新的同时具备安全性的与现代世界接轨的点，或许是这个国家在平和外表下正艰难摸索的问题。

离开不丹的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帕罗城外的酒店花园里，打量着周围的风光。院子里繁花似锦，围绕着一小块篮球场。几株苹果树结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每天餐桌上的水果就是从这里摘下的。一大堆柴火堆在酒店的土黄色矮墙边，墙外面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延伸到青山下，田地中间立着几幅白色经幡，遥遥呼应着山上的宗堡。没有一种元素压倒另一种元素，没有一种色彩压制着其他色彩，这让人内心觉得安稳。不丹是否需要更强劲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动力，这种平静下是否隐藏着危险的暗流，我无从判断，只是确定地知道，在2016年7月这个夏天，我感受到的还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尚未完全撕裂、有着温和世俗之美的不丹。☑（感谢实习记者周缘对报道的帮助）




 PEACEBIRD
 太平鸟


 20th

PEACEBIRD
WOMEN

PEACEBIRD
MEN

LEDIN

MATERIAL GIRL

AMAZING PEACE

Mini Peace

在不丹的密林中

——雷龙小径徒步记

主笔 / 陈晓



不丹富毕卡山谷犹如世外桃源般迷人，很适合短途徒步



(藏小川攝)

我记下的大多是山中的夜晚，因为白天的景物总被雨雾遮盖着，以至于回忆起来，几乎都是细而密的雨，淅淅沥沥滴水的森林，一路穷追不舍的雾气……但我并非没有感受到这座山林的美。相反，走在那么阴郁泥泞的山路上，心里难免生起的沮丧并不是因为它不美，而是知道它隐藏着多么深的美。

森林和传说

深深浅浅的绿叠加交融着，像波涛一样，起伏在山间，不甚齐整但具备幽深厚重的隐秘感。从浓荫掩映的山路上探出头，能看到山脚下的帕罗河谷，低矮的彩绘民房像积木一样，星罗棋布于河道两边，城镇在鲜绿的草甸上闪耀着干净漂亮的世俗光彩。河谷远处又是披盖着厚实绿毯的重重青山，雨雾缭绕，如流云游荡山间。

这是2016年7月，我在不丹雷龙小径中徒步的第一天。雷龙小径是一条连接帕罗山谷和廷布山谷的小路。不丹有无数山谷。喜马拉雅山脉像繁殖茂盛的植物根系，从北部延伸进狭长的国度内，在中部生长出一系列说不上雄浑但极为繁密的山脉，将从东到西的国土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山谷。很多山谷即便相邻，从山中翻越也需要几天的路程。雷龙小径位于人烟最稠密的西部，连接的是不丹两个毗邻的中心城市——西部最大的商贸城市帕罗和首都廷布。沿山体外缘的“高速公路”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可如果从山中穿越，脚力好的当地人要走两天，游客则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所有的旅游指南里都提到，雷龙小径是不丹最热门的徒步路线。在我的徒步经验里，一条路线能荣膺“热门”，一定有它的独特之处。或者是朝圣者的圣地，或者在海拔和地理位置上有相当的抵达难度，能给予行走者极大的成就感，或者因为路途漫长，景色丰富多变。雷龙小径是一条只有6天的路程，最高海拔也只有4200多米。它既不是朝圣的古道，也不标记什么重要的历史，一个有点趣味的传说是——旧时犯错



的不丹战士要接受严酷惩罚，其中一种是在一天内走完这条路线。除此之外，这条路如果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无穷无尽的树。

不丹位于亚欧温带的古北区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马来亚低地交界处，两种地质气候共同作用于这块狭长山地，让不丹天然有更丰富的物种。英国探险家 R. N. 是最早注意到不丹茂密森林的一位西方人，他在书中回忆 1885 年进入不丹时看到的景象：“大量的松树和枫树，装点着低地、山坡，甚至山谷也被树填满了。各种野兽在树木的阴影下自由漫步，不用害怕被人类伤害。因为这里的人们反对杀戮，捕猎也不行。”

20 年后，另一位英国旅行家查尔斯·贝尔也做了相似的描述。他在 1904 年给孟加拉政府布政司的报告中写道：“在 7000 英尺以上的地方，仍然有大量的密林存在，其中以杜鹃、玉兰和橡木为盛。这片土

地上保留着丰富的树种，大部分都适合做木材、燃料，制作垫子和其他诸多用途。”

2016 年，当我乘坐不丹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另一个山地国家尼泊尔的上空进入不丹时，我的感受和前人没有太多区别——树木仍然是这个国家最让人震撼的风景，是这个国家最理所当然的主人。飞机进入不丹领空后，无边无际的森林突然从机翼下方扑面而来，偶有宗堡彩绘的檐角在林中一闪而过，让森林显得更加庄严。那样壮观浩瀚的气势，从地面直抵几万英尺的高空，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仿佛也能听到无声但巨大的丛林之歌。

不丹的森林按海拔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南部是浅山区，有茂密的长青阔叶林和肥沃的农田。北部则是高山牧场和冰川雪峰。海拔 1500 米到 3500 米之间为中部温带，首都廷布和大部分重要市镇、宗堡和寺庙都坐落在这片区域。雷龙小径就位于中部林木最为葱



(蔡小川摄)

左图：距离不丹首都廷布30多公里，海拔3140米的多楚拉山口在雨季处于云雾之中

右图：前往廷布市郊丹戈寺途中的风景

郁的部分，沿路有大量松柏科树木，林中覆满硕大的松果，淌着像蜜糖一样蜡黄黏稠的油脂。再往上走，是体态笔直、深入云天的冷杉，以及阔叶类橡木。到海拔2000多米以上，是木兰、紫杉、桦木的地盘。更高一点，山终于从树海中探出头来，露出顶上青翠的草甸。草甸上除了高山繁花，还有一丛丛灌木点缀其上：马栗，胡桃，一丛丛无花的杜鹃……

我们的徒步从帕罗开始。从城市出发只10分钟的车程，就一头扎进了林木的汪洋中。第一天路程只有10公里，但海拔爬升超过1000米，全程几乎都是陡峭的长坡。7月正是雨季，阴暗的冷雨笼罩着密林，走到精疲力竭，停在山路中间喘着粗气休息时，听到远远传来细微的人声，一转头，一位红衣僧人已经走到面前。穿红色的短打僧袍，红色鞋子，红色短袜，挎一个土黄色布包，没有打伞，锃亮的光头被细雨润湿，反射着林中微光。

来不丹前，看过一些关于不丹的民间传说，森林被认为是各种各样超乎寻常的美丽、神奇，有力量事物的隐蔽所，比如像山神一样巨大的蓝熊，足以“在

暗夜森林中明亮燃烧”的老虎，恐怖神秘的喜马拉雅雪人，还有御风而行的僧人……日行千里的僧人，是密宗修行者的传说，行走原本是密宗要练习的一项技能。修行者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中，也只在深山中施展神行术。一位不丹作者记载了至少有三个在世的人具备这样的功能，其中最年轻的也已70多岁。这位作者在1995年陪同其中一位从帕罗城里返回在山中的静修之所，亲眼见到他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地上非同寻常的行走能力：“他看起来很瘦弱，但走起山路来毫不费力，在上升的路段也从气喘吁吁。走着走着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但他一会儿又出现在一个山中神龛前，嚼着槟榔等我们。他穿着廉价的塑料鞋，不穿袜子，身上挎一个布包，包里装着他长距离行走只需要带的一包茶、一小袋糖和一点干奶酪，总是一边走一边有力地嚼着槟榔。”

来之前看到这些故事，只把它当成一个尚未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小山国的精神图腾，不可自证，也不足为信。可在雨林深邃的浓绿和静谧中，看到这位红衣僧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并倏忽而逝在山脊的云烟后，



（蔡小川摄）

不丹富毕卡山谷中的湿地是黑颈鹤越冬的栖息地

不由得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些传说——密林中确实有超出工业文明认知的世界的可能性。那些蓝色的巨熊、雪人和御风而行的僧人，应该是这样的环境中自然的存在。

得来不易的森林

这片森林被认为是不丹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留给国民的礼物。自他开始将保护森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直至后来成为不丹推崇的“国民幸福指数”的四大支柱之一。但能保留下占国土面积72%的森林，并不是禁止砍伐那么简单。不丹人在探求现代化之路时，如何自我保护和向外求助，如何在封闭和开放之间艰难选择，森林的故事值得一提。

早在20世纪初，乌颜·旺楚克加冕不久，英国政府曾提出帮助修通从印度进入不丹南部的公路，遭到了国王的拒绝——这个国家一直小心地用隔离政策

保护着自己。但国王提出了另外的请求：希望任命一名有经验的护林官，来保护与印度南部交界的杜瓦尔平原之上的森林。这是不丹对外界少有的邀请。一位名叫杰克伯的护林官被印度政府派来执行这个任务。3年后，杰克伯完成了一份对不丹森林状况和保护建议的报告，并将这份报告交给不丹王室。很快，王室的回复是：“报告有指导意义，但很难被完全采纳。不丹没有常规的环境保护机制，也没有建立这一机制的资金。”

7年之后，也就是1921年9月，不丹国王乌颜·旺楚克再次对外求助。他给英国官员写去了一封信，信中罗列了20点，包括发展农业、改善医疗与教育，请求英国政府据此帮助不丹走上现代化之路。信中的第9点是关于森林的：“不丹有着广阔无边的森林，而这一资源在未来能为不丹提供一笔丰富的收入，也会有益于印度。如今这些森林并未产出任何财富，而那些临近印度平原的部分因疏于管理和保护不善被大

量毁坏。我希望有四队不丹的护林员能在一所现代护林学校中得到训练。”

这是不丹现代化之路的开局。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料显示，1926至1927年间，有3名不丹男孩被送去印度台拉登(Dehra Dun)的护林学校学习护林课程，完成学业后在大吉岭护林队实习了几个月，然后返回不丹执业。

但当不丹对外寻求帮助时，它也不得不面对外部的索取。1923年，英格兰人查·E·西蒙德请求砍伐杜瓦尔平原高处的不丹森林，英国陆军准将C.G.布鲁斯等人都表示支持，但国王乌颜·旺楚克驳回了这一请求。两年后，在不丹南部边境发生了多起森林火灾，这些火灾对印度森林保护区造成了巨大损失。孟加拉政府官员向英国官员写信建议设立防火警戒线，要求不丹清理边界地表的灌木。虽然这些灌木几乎不产生任何收入，但乌颜·旺楚克仍然拒绝砍掉它们。

到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席卷全球，很多地理位置不利的边疆，都热情地交出资源，希望换得一张登上现代经济列车的车票。不丹一样面临着世界工业对森林资源的索求。在20世纪初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浆供不应求，对木材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伐木业的兴旺是不丹第一次有机会摆脱自我设定的隔离政策。”不丹作家次仁·扎西(Tshering Tashi)在《未被讲述的不丹故事》中写道，“在挪威和纽芬兰，树木被大量砍伐以作纸浆。这些高寒区域，一棵树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成材。尽管不丹的树木生长速度是那些地方的两倍，我们还是决定不开发伐木业。我们的人民当时依然以中世纪的方式生存，日子艰难。”

“在我们第一位国王和英国政府的通信中，他很明确地表示出对我国森林盈利潜力的了解。但是，他做出了保护环境而不是一味为国家发展提速的决定。正如很多环保主义者预料的那样，世界其他地方许多动植物正在灭绝，但是我们每年都在森林中发现新的种群。就在今年，我们又发现了两种新的蕨类植物和一种樱草属植物，还首次观察到了一种成年水鹿的亚种，少见的虎猫，和一只霍格森蛙嘴夜鹰。此外，有许多村民与放牛人报告看到了野牦牛、西藏蓝熊、山羊和野人。这些被认为已灭绝的动植物的再次发现，真是难得的吉兆。”

不丹式徒步

在不丹密林中徒步是我在喜马拉雅山区的第二

站，去年走过尼泊尔的安纳普尔纳山区。同为喜马拉雅地区的小山国，尼泊尔的徒步产业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从精神上反抗工业文明开始，以形式上被工业文明同化结束。在安纳普尔纳的行走是高效低廉的，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行走超市。山区按照现代世界的徒步标准，被切割成明码标价、层次丰富的产品线，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平价的、可支付的。行走在这里唾手可得。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街边随处可见售卖仿制户外装备的门店，以及提供徒步服务的旅行社。那里最庞大的旅游业从业人员就是徒步路上的背夫，他们每天的报酬还不到100元人民币。只要山里天气许可，徒步者无须付出多少金钱和劳力就可以走入山中，而且看起来——是独立和自由的。

对不丹人来说，山地行走原本是他们的日常。不丹王室就有在山地行走的传统，甚至专门有一条“皇家历史徒步路线”，始自不丹第二任国王统治时期，整个王室家庭每年都会收拾行囊，带上300名背夫和100匹驮畜，在中部的布姆唐夏宫和西部宗塔(Kuenga Rabten)温暖的冬宫间进行两次迁移。这个群山环绕的国家，直到1949年才开始发展现代交通，请印度政府帮忙修建了三条公路：西部公路——连接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山脚城镇庞措林与首都廷布，东部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Darranga通往塔西冈，还有一条中部公路——从印度北方邦的Hatisar到通萨。但这仅仅是不丹为了国家生存，在群山屏障中破开的三条与境外连接的通道。横穿不丹境内的首条公路1961年才开始勘测阶段。现在的王太后多杰·旺姆·旺楚克记得，20世纪中期，当她还是普那卡山中村子里的一个小女孩时，她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甚至连平板车、马车和自行车也没有见过。因为，“任何用轮子跑的工具，都不适合我们崎岖的山地，出门旅行，所有的不丹人都靠马、骡子或者他们自己的双脚”。1963年，多杰·旺姆·旺楚克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从普那卡到达首都廷布时，还得靠骑马和步行穿过山林，走了整整3天。

但从一个游客的角度看，不丹的群山却没那么容易进入。去不丹前，尼泊尔的中介公司就告诫我，要带齐所有的户外装备，不丹没有什么户外装备店，即便能找到也很贵。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制造业，绝大多数日用品都依靠进口。相对尼泊尔山区层次丰富的产品线，不丹只有20多条正式的徒步路线，在拥有丰富山地资源和传统文化的东部地区，仍然有很多断点尚待打通，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将这些区域开放给外来游客。已有的路线全程大多在杳无人烟的

山中，没有客栈，没有村庄。游客得依照中世纪的徒步方式，带上一个补充给养和提供住宿的团队，每天在山中安营扎寨——这会大大降低行走的速度。

即使一个人徒步，也必须配备一个导游、一个厨师、一个处理杂务的助手、一个马夫，还有6匹马，路上6天的食物、煤气罐、各式帐篷、睡袋都捆在它们身上。每天在营地要搭起厨房帐、用餐帐、睡觉帐，还有最特别的厕所帐，里面像不丹人的传统民居那样，在刨出的土坑上放一张中空的高凳子。1961年，印度军官Lt Gen第一次来不丹执行军务时，除了对庞大的行走团队颇有微词，认为它违反了“装备越轻才能走得越远”的现代行军原则，还对这个如厕装置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把它形容为“危险的木马”，“需要相当的技巧和注意力，如果使用不当，效果就是灾难性的”。总之，不丹式的徒步，是把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整个捆绑在马背上，带入深山中。这样一个团队每天的费用是295美元，昂贵的价格将徒步运动中最庞大、最有活力的年轻阶层挡在国门之外。

“能不能不要这么多人？我自己带干粮，只需要一个向导，最多再加个背露营装备的背夫。”我按自己对徒步的想象，找尼泊尔中介公司削减预算。

“不可能，一个人都不能少。这个国家很保守的，它定的规矩不能改。”中介操着略有些诙谐的中文。

“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徒步者结伴走？一路上都是无人区，我觉得不太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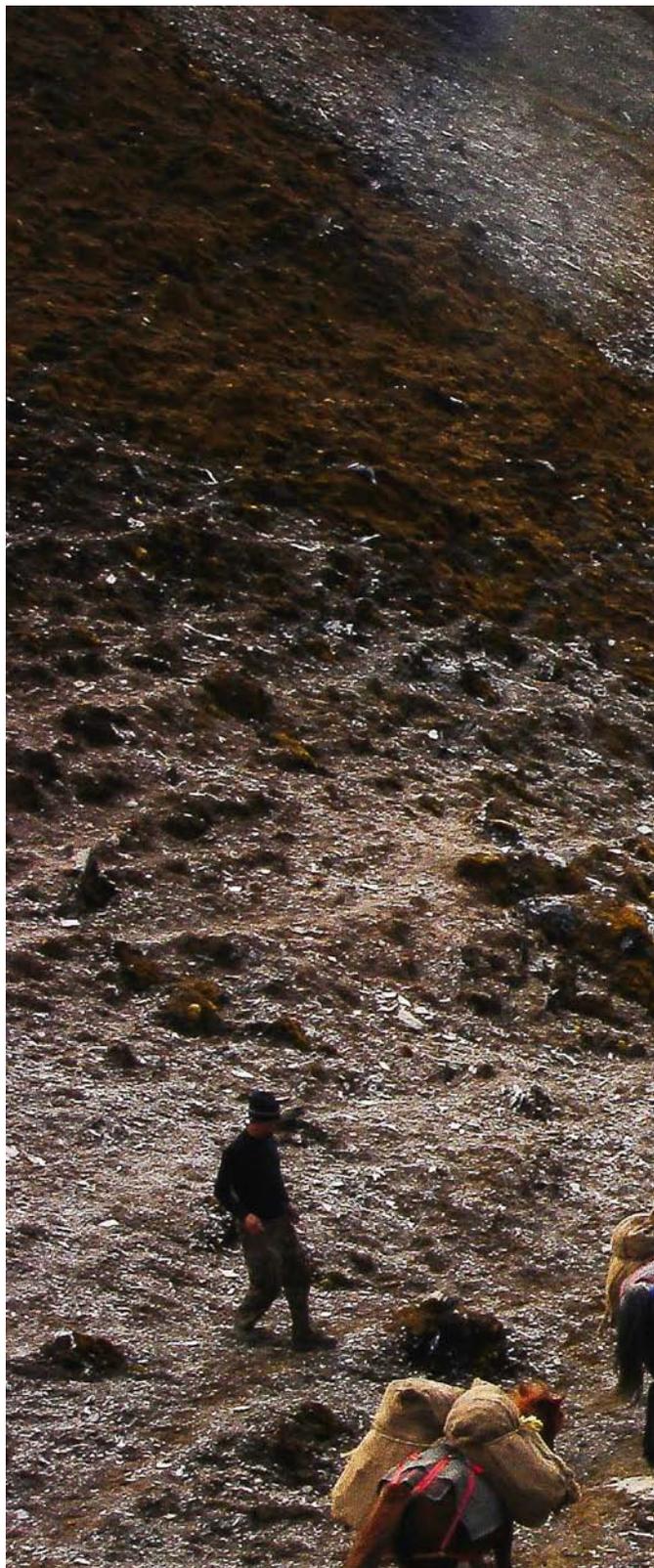
“不可能，这个国家很封闭的。如果在尼泊尔，这不是问题，每天都有很多人进山，但在不丹，徒步的人本来就很少，尤其是雨季。”

在这些毫无商榷的“不可能”下，2016年7月，我的不丹式徒步开始了。第一天到达营地后，天很快黑下来，夜色和雨雾填满山谷。站在湿漉漉的草甸上，身前身后一片混沌，没有人声，甚至听不到虫鸣，唯有山顶吉利宗堡的一点灯光跳出崖角，被雨雾晕染成一团微黄，能让人在密林深处感受到些许尚在人类世界的温暖。

这是我在雷龙小径山中徒步6天，看到的唯一一盏灯光。

篝火和食物

火苗忽隐忽现，湿木像在大口吐出体内的水汽，烟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所有人围过来盯着柴堆，正以为没戏的时候，火焰从树木的缝隙中跃出头，木料燃烧的噼啪声也传出来。这时候就不用再担心了，即便是在细雨弥漫的草地中央，即便山间的雾气越来越重，暂时什么也不用做，只消静观火苗越来越大。我们披上雨衣，从帐篷里搬来椅子，朝刚刚降生的火堆伸出手去，5万年前的人应该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朝



不丹大部分山区还没有发展现代交通，骡马是重要交通工具



荒野中的火堆伸出手去的吧。

这是徒步的第二天。我们的营地在一个牧民的牦牛放牧地，这里像山间一级巨大的台阶，身后环围着半面高耸的山崖，前面山脊陡峭如深渊。傍晚时，雨雾和暮色自山谷升起，模糊了山、树、花、草，营地像浮在大海中的孤岛，四顾无物，唯有云烟。营地海拔3890米，比出发时上升了1500米。按地理学家的测算，在不丹密林所处的东喜马拉雅山区，海拔每上升近100米，气温就下降0.6摄氏度。但让我们这么热切地围坐在篝火旁的，并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始终不消散，像件湿答答衣裳黏在人身上的雨雾。

七八月是喜马拉雅山区的雨季，被认为是最不适合进山的季节。雨季会引发泥石流。就在我们的徒步开始时，中尼边境的吉隆口岸发生了大规模山体滑坡，山口关闭，大批车辆和徒步游客被阻断去路。雨季还要小心的是蚂蟥。这种喜马拉雅山区特有的“吸血鬼”，隐藏在雨季的森林中，从树上簌簌掉落到徒步者身上，粘在人皮肤上就不松口。去之前专门请教了不少应对蚂蟥的方法，比如把盐撒在鞋子和衣服的入口处，用打火机炙烧，还在加德满都踏着满街横流的脏水，寻找卖酒精的药店——据说酒精也能对付蚂蟥。

可真的进山之后，才知道找错了对手。不丹的山林分为三个区域，蚂蟥在南部低地的森林中比较多见，泥石流更多在没有植被的北面高处，或者发生在被道路掏空的山体侧面。我们徒步的雷龙小径，在海拔1000多米到4000米的中部，是最温和无害的区域，没有蛇，没有蚂蟥，山中的丰厚植被足以遏制泥石流。但这个区域的降雨是平地的3倍，它的麻烦就是雨。

常常是转身的一瞬间，雨就下起来了，下得极其安静，既不伴随闪电雷鸣，也没有强烈的起伏转换，就像宿命一样，冷冷地，不带任何情绪地从天而降。山路被雨水沷成泥浆，溪流泛滥成小河，岩石变成了水道。雨水密密地沿着雨衣的边缘，浸透了裤子，再盛满鞋子。营地里有另外的麻烦。平坦的草甸上大多积满雨水，睡觉帐篷有时只能扎在斜坡上，睡着睡着就往下滑，一晚上总要醒来往上爬几次。每天扎帐篷时，马夫所罗门和小助手旺达都要像鼯鼠一样，沿着帐篷的边缘撬出一圈排水沟。我也习惯睡觉前戴上头灯，视察一下帐篷边的“水利工程”是否完好，再缩回睡袋中，听着雨水整夜敲打帐篷的噗噗声，和马匹咀嚼夜草的汩汩声一样，细细碎碎，无休无止。

露宿在这样的山野里，除了篝火，食物就是最好的安慰了。《孤独星球》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不丹徒步的厨师，称他们非常善于将西式菜肴和亚洲的烹饪方

式结合在一起，煮出美味的食物。通常行走结束后，徒步者的体重不降反增。我在徒步过程中确实吃到了来不丹后最地道的食物，那是山下涉外餐厅提供的、中庸的游客餐所不能比拟的。

奇米(Chime)是我们团的厨师。一般的徒步团队中，导游是“首领”，决定徒步的节奏、氛围。但在这个团里，奇米才是灵魂人物。他身材高大，略有些虚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乎正走在一条自己不甚满意，但又不得已要走下去的路上，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懒散劲儿。但到了营地，盘腿坐在厨房帐的天然气灶前，他就像变了一个人，表现出让人尊重的专业气质。他的工具有一个平底炒锅、一个烧水的锅和一个高压锅，但奇米总能像变魔术一样，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食物。有一次端着炒锅摇来摇去，炸出一盘爆米花，还有一次用高压锅焖出了一张辣椒奶酪比萨。即便是一杯普通的热水，他也会挤进几滴青柠柠檬汁，让它不同寻常。

不丹人特别喜欢吃辣椒，在廷布和帕罗的周末市场上，可以看到绿色、红色，甚至还有黑色的辣椒，小山一样堆在地上。辣椒和奶酪是不丹食物的两大支柱，几乎每道菜里都少不了它们。在雨雾弥漫的阴冷山中，辣椒更是慰藉人的食物。奇米每天除了用它炖牛肉、炒蕨菜、熬土豆外，还会用辣椒做一道额外的下饭菜。印象最深的一道叫EAZA，也被称为不丹的辣味沙拉。将鲜的青红辣椒、奶酪、姜、洋葱、番茄、香菜、大蒜一一铡碎，拌上盐和一点香料，做法很简单，但调料的分寸很重要。奇米做的EAZA咸淡适中，有一股极清新的酸辣味。还有一道让人印象深刻的辣椒凉菜是拌茄子。将茄子埋进篝火的灰烬中，焐软之后取出来，拍去表面的柴灰，撕成细条，与青红鲜椒、姜、大蒜、番茄、洋葱等颗粒一股脑拌在一起。所有的材料都大把放，只是不加糖。在山地食物中，糖这样绵软的调料，除了喝茶会用，其他时候并不受欢迎。彻头彻尾鲜辣又带点奶香的蔬菜，配上颇具颗粒感的干爽红米饭，能让人一碗接一碗吃得停不下嘴。

这些地道的不丹食物，使得雨季的徒步也不那么沮丧。厨房帐成为营地中最诱人的地方。每当暮色四合时，大家就从灰色混沌的雨雾中，退回到散发着辣椒和奶酪香味的帐篷里，挂起马灯，围坐在一起。不丹队友们用宗卡语低声交谈着。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但置身于氤氲的食物香气与和气低语的人声中，喝上一碗用鸡骨头加土豆，或者小红豆伴咖喱、洋葱熬出的稠糊糊的浓汤，当热乎乎的黄油和食物润滑进肠胃，慰藉着潮湿低落的精神时，突然有一点理解这

种曾经觉得太过拖沓累赘的“不丹式徒步”了。不丹人就是这样在雨季生活的。

关于“幸福”的问题

刚开始的两天，我在暗自评估这趟荒野徒步的陌生同伴时，马夫所罗门被我列为“不好接近的人”。他年过四十，骨骼粗大，面色黑沉，皱纹又深又硬，第一眼就给人不和气的感觉，尤其两眼大小不一，笑起来更显诡异。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他都面无表情地赶着马匹，沾满泥浆的黑色工装裤塞在迷彩塑料筒靴里，在泥泞山路上走得又稳又快。马夫承担着团队里最重的体力活儿。每到营地后，所罗门就沉默且快速地卸下装备，搭好帐篷，摆放家当，做完这一切后，就躺进他的小帐篷里。不丹山中的平地很少，安置好游客的帐篷、厨房、餐帐外，通常就没剩什么地方了。所罗门睡觉的地方占地最少，说是帐篷，实际是一堆塑料布胡乱堆起的一个不到膝盖高的小窝棚。

我以为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不懂英语，所以只能做一个寡言冷漠的人。这在不丹干体力活儿的人中并不少见，知识一度是不丹的稀缺品，为僧侣阶层所垄断。直到1951年，第一所现代教育的学校才在帕罗附近的哈山谷成立，有近50名学生被选进这所学校。但现代教育的普及非常缓慢，1961年印度军官Lt Gen来到不丹，发现教育和书籍还是如圣品一般，深藏在寺院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不丹的图书馆并不是设计给普罗大众的，而是寺院附属的一部分。每一页书都反刻在镶金的木版上，一本普通长度的著作的木版，都会占用几栋大房子的房间。”即便现在不丹已经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个教育通道中上升并获益。我们团队里，37岁的奇米和28岁的旺达都没上过什么学。我想，年纪最大的所罗门可能更没机会读书。

第三天晚上的宿营地在一个湖边，临湖开阔一点的草甸上积水太多，我们的营地只能扎在湖尽头一块地势略高的窝地里。窝地边是个断崖，湖水在那里形成小小的叠瀑。吃过晚饭，夜色和雨雾又像阴霾一般迫近，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营地像一个逼仄的角落，随时可能被湖水、雨雾，还有浓重的阴绿侵占。伴着水流的哗哗声，感觉湖在一寸寸往岸边蔓延，水波微微荡漾着，像怪兽的舌头轻轻吞吐在营地边缘。

照例生起篝火，大家围住火堆一边烤湿透的衣服鞋子，一边聊起这个湖的传说，谁都说不清来历，这



不丹的山地食物。辣椒和奶酪是重要调料

时所罗门说话了。“这个湖嘛，原来并没有水，是一片平地。后来有位神女的牦牛从山上偷跑到这里……”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会说英语，说得还不错。所罗门说自己在帕罗机场工作过几年，后来因为家里岳母生病需要照顾，才返乡务农。他打小就生活在这片森林里，跟着父亲在山路上走了无数个来回，对山中的湖泊草木都非常熟悉。

“那这些山和你小时候走的山，有什么不同吗？”我问。“山没什么不同，但在山里的日子可大不一样。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山里时，冬天很冷，没有鞋子衣服，还要干很重的活儿。我的童年，简直是悲惨世界。”所罗门一边摇头，一边重复着“miserable, miserable”。

“那你现在觉得幸福吗？”在以“幸福”著称的

国度，这似乎是旅行者对这个国家永恒的疑问。

“我觉得幸福。”所罗门站起身，绕过火堆走到我面前说，“现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事情。医疗是免费的，教育也是免费的。我有4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在上高中，如果她够努力和聪明，能通过升学考试，国家还会供她读到大学，那样她就可以进入政府部门。这在不丹是最好的工作。”

“至于我，我每天在田里干活，我的地里有苹果、蔬菜，还要放牛和养马。有徒步的季节，我就赶着马来跑活儿。这些马都是我的，它们只听我的话。比起种地，在帕罗机场的工作当然更轻松，但我不后悔回来，因为家里需要我。我做很多事情，可以养活全家人，而且国家不收我的税。我觉得幸福，因为一切靠自己的能力，自由而且公平。”

罗曼·罗兰在《幸福之路》中，将通往幸福的路径拆解成兴致、情爱、家庭、工作、闲情……可见，幸福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概念，或者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而关乎实实在在的生活。当所罗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奇米斜倚在火堆边一根湿漉漉的圆木上，一言不发。火光闪烁在他脸上，让他显出一种复杂的、沉思的表情。

奇米来自东部山村，被认为是这个团队中的聪明人，无论大小事情，大家都等他来拿主意。不丹从2008年开始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修了一条贯穿廷布城的主干道，随之吸引来了道路两边的土地投机客和地产修建热潮，也吸引来了大批乡村的胆大者和聪明人，奇米就是其中之一。但靠道路和地产拉动，却缺乏实业相辅助的城市化是短暂无力的，就连“感觉幸福”的所罗门也说，自己唯一的烦恼就是，孩子读书不困难，但找工作困难，“因为不丹的产业发展太慢”。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不丹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至于那些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就更难在城市中找到上升通道。奇米说自己不喜欢城市，山林里的生活才更健康、更快乐，但他这样的聪明人又抗拒不了城市的诱惑。大多数时候，他都得待在首都廷布，靠开车养活一家人。不丹以牺牲产业发展速度的方式，尽力维护着国家的环境和传统文化，也压制着社会容量和个体的上升空间。我从奇米的沉默里感觉到一种茫然和不满。

德玛也在火堆边沉默着。她是团队中的导游，一样在东部山村长大，一样是2008年从家乡来到廷布。最早的职业理想是当律师。律师在不丹社会中并不是个主流行业，德玛对律师的印象是从印度电视剧中得来的，她觉得这是一个“收入高，很有魅力”的行业。

但进大学修法律要考三种历史：不丹历史、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最后一种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德玛现在说起来还皱眉头。生长在一个多年关闭国门以自我保护的国家里，德玛跟世界隔着遥远的距离，她甚至不清楚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她没能通过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家里也没有钱让她去印度留学。高中毕业后，德玛来廷布找到了一份导游的工作。旅游业是不丹的第二大产业——这是少有的在营体系之外，这些英语不错的乡村青年的就业机会。

小助手旺达也没有说话。他是奇米的侄子，跟着来路上打打下手。没有上过学，只会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但他手脚勤快，做任何事情都面带微笑。几天徒步结束后，他会跟着叔叔回到廷布。在那个城市里，他没有固定工作，也不认识多少人，每天最常做的就是待在屋子里诵经祈祷。

他们都是漂浮在城市和乡村夹缝中的人——这是我对奇米、德玛和旺达沉默的理解，或许其中不乏我的误解和想象。传统社会结构的撕裂，城市和乡村的冲突，即便在谨慎控制工业发展的不丹也不可避免，这让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让“幸福”的概念对个体来说也更复杂。夜已深了，遮天蔽日的雨雾却消散不少，显出湖面和山影，幽蓝的天上一颗星闪着光。火堆边的每个人，各自委身于自己时间的河流，陷入各自的沉默之中。

野兽之地

又是一片浓雾的傍晚。营地照例被浓雾包围着，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只听到雾中时断时续传出窸窣窸窣的声音。我有些担心地盯着那片灰白色的混沌地带，半晌，所罗门从浓雾中走了出来，一只手拿着砍山刀，腋下夹着一捆树枝。我松了口气。

这是徒步的第四天，走到了雷龙小径海拔最高的地方，营地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这要从DAWA说起。DAWA是一只黄白相间的流浪狗，在徒步的第二天，我们离开吉利宗堡最后的人烟，穿过一片平坦的开满高山花朵的草甸时，它跟上了我们。奇米装作恶狠狠的样子，冲它喊叫、跺脚，挥舞雨伞驱赶，它每次哆嗦着闪躲一下，但并不真正逃跑。这样来回几次，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徒步团队中的一员。

徒步的路上一直在看一本不丹的小小说《DAWA》，讲的是一只叫DAWA的狗，从帕罗穿越山谷，跑到首都廷布去寻找远大前程。在狗的王国里有三种首领，分管领土、预警和嚎叫。DAWA凭借自己练就的悠长凄



上图：雪豹
下图：不丹国
普羚牛





通往帕罗山中塔畴岗寺庙的铁制吊桥



厉、充满感染力的嚎叫本领，成为每晚带着群狗嚎叫的领袖。但争斗、恶疾等厄运随之而来。DAWA 最终离开了繁华的都城廷布，回到遥远山中的静修之地。在逃离城市中的权力漩涡之后，它才真正逃离了被权力杀戮的命运，找到了一只狗的幸福。

《DAWA》在不丹很有名，德玛记得自己的高中语文课本上就有这个故事。

我也叫这只跟着我们的狗 DAWA。据说在帕罗山谷和廷布山谷之间，经常有流浪狗来回穿梭，以它们的脚程，不到一天就能走完山地全程。但它们宁愿跟在磨磨蹭蹭的人类身边，这样可以分享营地每天的食物。我不知道它们中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残酷的狗的王国，但在不丹确实看到不少肢体残缺的狗，拖着三条腿的身体在街头觅食。DAWA 显然也经过一些磨难，它的前腿上有一条很深的半月形伤痕，右耳缺了半截，对周遭极为警惕。一路上它跟随我们的行走节奏，但总和我们保持着距离。除了用餐时间，总是待在离营地十来米远的地方。虽然是为了食物而来，但它从不乞食。最奇特的是，它从来没有发出过一点声音，甚至在路上看它追击一只林中小鸟，也像一支无声迅疾的离弦之箭，准确地穿过密林中狭小曲折的空间，连折断草木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这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让它温顺的外表又显得有些诡异。

可就在第四天傍晚，DAWA 突然叫起来，叫声反弹在岩壁上，又落进深谷里，满山满谷都是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在它的对面，是一大丛杜鹃，花期已过的灌木丛黑乎乎沉默着，再后面是蓦地沉下去的山崖。傍晚的雾气从谷地爬上来，吞没了山崖里的树林、植被，一点点往营地包围过来。DAWA 的叫声没完没了，所罗门若有所思地四下打量一番，抄起砍山刀，走入 DAWA 吠叫方向的浓雾中。

“DAWA 一定是听到自己的回声，以为有同类也在这里，所以叫个不停吧。”看到所罗门安然无事地从浓雾中砍回柴火，我带着“真相大白”的宽慰感问他。进山前总是幻想有些什么可以撞击我的意识的重大际遇，可真到了这四野无人、唯余云烟的地方，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奇遇也不要发生，安然过完这一夜就好。

“不是。”所罗门一点没懂我的心思，“是有野兽。我刚去那边看见了一只狼，一只小狼。”

“小狼？！小狼不会单独行动的！意味着它的父母也在附近？那这里可能会有狼群？”我按着自己对动物世界似是而非的了解，再嫁接上人类世界的行为常识，推导出一个让自己惊恐不已的结果。

“嗯，有可能。”所罗门眯缝眼躲闪着火苗的浓烟，把新的柴火架上火堆，一边不紧不慢地回应我。

DAWA 突然调转身子，冲向营地的另一边，叫声一声紧着一声。几分钟后，它突然跃身跳入灌木丛中，消失在雨雾里。

山谷里的声音像突然掉进了湿乎乎的草甸上，营地蓦地静下来。“真的有狼群！DAWA 感觉到了狼群的存在，知道营地有危险，所以逃走了。”对动物世界零星的意识全都冲进我的脑海：“狼群是相当聪明，也相当暴力的族群！”“它们会团队配合捕猎！”“狼群甚至敢挑战狮虎！”……

“怎么办？我们现在能离开这里吗？”我有些惊惶地问所罗门。

“不用怕，它们不会来营地，就算来了，奇米会有办法的，他很聪明。”所罗门依然有条不紊地照料着火堆，用平底锅盖扇起旺盛的火苗，再用砍刀将木头断成几节。他用刀用得很好，能准确地找到切割树木的角度，干脆利落地劈出一堆柴火。“我们有这个呢，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廷布的。”他扬了扬手里的砍刀，“狼群不用怕，就算是熊也不用怕，只有老虎才可怕。如果这里发现有老虎，那我们就要马上收拾东西跑咯。”

在BBC纪录片《老虎失落之地》里，一群西方科学家来喜马拉雅寻找老虎，想在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建立老虎生态走廊，最后发现不丹是连接走廊最核心的一环。这里有全球少见的健康森林，也拥有生活在海拔最高地带、数量最多的老虎。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并不感觉这和我的徒步有什么关系。在雨里走了这么几天，除了树就是树，不要说野兽，甚至连小动物都难得看见。DAWA 的叫声唤起一个被山中茂密植被掩盖的意识——这片森林是世界上少有的老虎、黑豹、棕熊共存的地方。在一个海拔4300米仍有植被的森林中行走，也意味着与无数野兽为邻。这个在城市中想起来颇具诗意的场景，身处深山雨夜时却让人恐惧。

这天晚上的篝火烧得特别旺盛，所罗门他们砍下两棵树那么多的备用燃料堆在草地上。火苗像有鼓风机吹着一样，跳跃着，从柴火和柴火的空隙中，笔直有力地蹿出来，湿透的袜子、鞋垫放在火堆边一会儿都被烤焦了。可这么强烈有力的火焰，也无法穿透多少荒野的夜色和雾气，只在火堆周围形成一个微微颤动的淡红色光圈，将黑暗阻滞在火堆边约一米远的地方。

融化的冰川

大家就待在这淡红色的光圈里。我也学着奇米和所罗门的样子，背对着火堆，面前是黑暗中看不见形状，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厚实山体 and 密林，里面似乎隐藏着无数双兽瞳，一种谁都不说破的、静悄悄的不安感笼罩着营地。连一向只顾像除草机一样吃个不停的马群也凑过来，有两匹硬要挤进火堆边的光圈里。



不丹北部高地是冰川，正面临着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的危险

德玛提议让奇米跳舞。奇米拍过一部电影，在里面扮演山地舞者，但只是配角，夹在一堆人中间一闪而过，而且那部片子最终也没有上映。这件事成了熟人圈里闲谈的笑话，德玛一边笑着模仿奇米扭动身子的笨拙样子，一边撇着嘴说：“很不好的电影。”

“我在山里迷路过一次，差点死掉。”奇米清了清嗓子，似乎决定用一个惊悚点的故事，将大家从他失败的演艺生涯中拉回来。“就像这样的山。”他指着黑



乎乎的对面，“也是这么大的雾。”

奇米这段几乎丧命的经历发生在2009年，不丹北部的鲁纳纳地区。鲁纳纳是不丹最难到达的北部高地，那里是雪山和冰川的区域，坐落着几十个珍珠镜泊一般的冰川湖。不丹最有名，也最昂贵的“雪人徒步路线”就在鲁纳纳地区。这片高地对大气温度极为敏感，气候变化对这里产生的影响，就像推倒第一块

多米诺骨牌，会演变成不丹国内整体性的灾难。

20世纪60年代，反常的暖春气候就曾导致鲁纳纳冰川融化，大量雪水涌入一个名叫鲁格措的湖，湖水冲出疆域，一泻千里，一直冲到了下游很远的河道。不丹中部的父曲河因此突发洪水，正在修复普那卡宗堡的23个工人被洪水卷走。这次溃坝还造成了鲁纳纳生态的毁灭性变化，一部分富饶的高山草场变成了

高海拔沙漠，据说要至少15年才能恢复成牧场。在此期间，牦牛就得挨饿，或者冒着摔下悬崖的危险，去很陡峭的崖边吃草。

2009年，北部高地的冰川湖泊再次遇险。虽然很多国外科学家都参与研究不丹冰川融化问题，希望为高山湖泊创造排水系统来预防突发洪水，但更多现场工作仍然需要不丹人自己来做，可国内缺少能胜任这些任务的工程型人才。奇米不懂什么湖泊治理的科学知识，也被委任为一个小队长，带领4名外国志愿者和2名不丹人组成的队伍，去湖泊现场拍照。半路上其他几名小组同伴因为高原反应，无法继续前行，只剩奇米一个人往高处走。他在雨雾中失去方向，在山里走了三天三夜，直到遇到了一个放牧牦牛的老妇人才得救。“她救了我的命，给我吃的。看到她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次冰川融化导致的湖泊危机，“一共持续了3年”，奇米掰着手指头数，“2009、2010、2011年”。不丹举全国之力进行治理，第二年，从没读过书的旺达也去了现场，参与湖泊清淤疏堵。

一个以牺牲工业发展保护环境著称的国家，却面临着最具威胁性的环境问题。这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健康的森林，保护着诸多珍奇的物种，但它却无法保护自己——这是这个小山国的生存悖论。无论如何与外界保持距离，它仍然处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之下。

全球变暖是不丹最关心的国际议题。首相吉格梅·廷莱是不丹GNH（国民幸福指数）的“推广大使”，这些年在各种国际场合反复向全世界解释不丹提出GNH的前因后果——不丹人感受并承担着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全球暖化已经导致冰川以可见的惊人速率在萎缩，这可是我们河川系统的资源与天然调节器。已经有明确的预测指出，第三极地区，也就是喜马拉雅山区，所有的冰川最迟可能在30到50年内就会全部消失。这令我们大为震惊。”吉格梅·廷莱2005年在加拿大国家幸福力国际会议上演讲时说，“我们的生态矿业部自1967年以来就一直在研究冰川的活动，他们最新的报告令人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仅不丹终将化为一片荒漠，整个过程更可能带来漫长的痛苦。”

看不见的美

这就是我在不丹密林中的6天见闻。

就在徒步的第三天，前夜细雨在帐篷顶上敲打了一整晚，早上仍是漫天大雾，什么也看不见。从睡觉的地方走去厨房帐的路上，感觉像走在一艘迷失于大海的船甲板上，有点失去方向的眩晕感。早饭时，奇

米和德玛问我愿不愿意换一条更近的路，尽早结束山中的旅程。

我犹豫着没有回答。这两天的路上，着实领教了雨季的麻烦，却也看到了一些山林的细碎之美。夏季是高山花朵盛开的季节，沿路的密荫中闪烁着铁线蕨、紫色翠菊、龙胆、绿绒蒿……远远望去，它们被淹没在云烟和绿海中，但如果有耐心俯下身去，路边的每朵花都是绝对纯净、圣洁的。即便是一株普通的藏百合，花瓣基部内侧略带淡紫色，满含雨水的钟形花冠微微下垂，像晶莹剔透的雪晶般纯洁，也让人心生爱意。最多是开着黄花的委陵菜，大片大片铺满每块草甸。每天从这样的花海中蹚过，湿透的鞋面总会沾上几片黄色花瓣。和雨林云雾的阴郁相比，这些花瓣更像山林要告诉我的另一重梦境。

吃完早饭走出帐篷，雨居然停了，一点点阳光破空而出，云雾消失了大半，露出纯蓝的天空，空气中有一种明亮的凉爽之气。山谷里所有景物似乎都柔和微笑起来，高大繁茂的羊齿植物的茎，高低掩映的树林，都蒙上白绸一般的柔光，甚至地上的沉积落叶也染上斑斓赤金的光辉，散发生气来。这是6天里唯一一次透彻的阳光，可已经足够支撑我忘掉雨季森林的阴郁，忘掉浑身湿漉漉的难受和狼狈，决定继续走下去。

雷龙小径的尽头在一个平常的山口。最后一段路踩着树木根系盘成的山路阶梯走下来，像穿过一个阴暗的时间甬道，以为没有尽头，却突然就到了人间。山口连着一公路，一群流浪狗横七竖八，或坐或卧于路上，Dawa居然也在里面。它懒洋洋地蜷缩着身子，对我们热络的招呼报以冷漠的眼神，一副从未认识的模样。

我们的队伍就在这里分开了。奇米和旺达把行李帐篷、灶具送回旅行社交差，我坐车回到廷布的酒店，继续去往中部的旅程。所罗门要一个人返回山里，朝着另一个方向步行两天回家，现在正是收土豆的季节，家里需要他。我把口袋里所有的巧克力和牛肉干留给他，他咧嘴笑着跟我握手道谢，拿着在山口小卖部买的一瓶可口可乐，转身和马匹又走进森林。在他身后不远，一群年轻人也从这里走入山中。这天是星期六，进山是不丹年轻人周末的日常活动，即便在泥泞的雨季也是如此。站在平地开朗的天空下，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背影，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宛如时间甬道的密林入口，我已经开始怀念云雾缭绕的、湿漉漉的山中。☑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报道的帮助）

帮我们拯救它的微笑



自由游弋的江豚总是面带微笑。它们活泼温婉，聪明而有灵性，是长江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可是工业污染、过度捕捞，以及过多的航运与水利工程，让它们变得比大熊猫还要珍稀。

为了给江豚留下最后的家园，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建构湿地保护网络，促进江湖联通。只有保护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才能给珍稀的江豚创造最后的生存繁衍机会，让它们的微笑延续下去。地球是我家，一起保护它。了解详情，请访问 50.wwfchina.org





不丹的信仰、自然和乡土

记者 / 丘濂 摄影 / 蔡小川

尽管只是短途徒步，它仍能给你丰富的体验。不丹人对宗教的虔诚、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乡村生活的画面，就浓缩在这几小时的旅行里。

帕罗：前往虎穴寺

在不丹不计其数的寺庙中，最不能错过的是虎穴寺。这不仅由于它在不丹佛教中的意义、让人叹为观止的建造技术，还有那来去6小时的徒步旅程。这种抵达的挑战，让即使不是佛教徒的旅者也能理解“朝圣之旅”中所蕴涵的虔诚。

早晨7点钟来到山脚，整个山谷还在沉睡之中。虎穴寺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这组红白相间的庙宇顺势紧紧贴在陡峭的悬崖边缘，似乎是悬挂在800米的高空之中，在缥缈的晨雾里若隐若现。我所见到的景色与1905年访问不丹的英国人约翰·克劳德·怀特爵士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回忆中写道：“它无疑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诗情画意的一组建筑群。风景的每一个自然特色都得到利用，美丽的





左图：虎穴寺仿佛悬挂在 800 米的高空中 右图：位于河边高地上的寺庙切米拉康。图为来寺庙归还借阅经文的村民



帕罗城市中的小广场，年轻人在这里约会闲逛

古树和悬崖结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宏伟的画面。”

“想好怎么上去了吗？你可以步行、骑马或者骑着飞虎从天而降。”导游切米笑着问我们。他指的是那个有关虎穴寺成为圣地的传说：8世纪，创立了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印度上师莲花生大师来到不丹。他骑着一只飞虎降落在帕罗山谷的悬崖，并在一个岩洞里静修。岩洞的位置就是虎穴寺的所在地。佛教在2世纪传入不丹部分地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第一座佛寺

是藏王松赞干布下令建造的。但直到莲花生大师的造访，佛教才在不丹站稳根基。之后米拉日巴曾在岩洞里打坐，汤东布杰曾在此取出莲花生大师留下的“伏藏”，第一次统一不丹全境的夏宗法王也在1646年来到此处。在1692年，不丹的世俗统治者丹增·拉布杰修建了虎穴寺的主体建筑。

我们已经做好了步行上山的准备。虎穴寺孤悬于绝壁。我们将在它旁边的一座青山里穿行，到达一定



高度后向下走进谷底，再爬上它所在的山崖。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此时正是雨季。另外一位同事在“雷龙小径”的6天徒步路线上饱受连绵不断的雨水之苦。相比之下，这样的短途徒步往往能赶上不错的天气，我们的运气还不差。

山脚下是茂密的松树林，它们的根系在地面上形成了血管一样的突起。树下有些发红的蘑菇和沾满苔藓的碎石，巨大的松果散发出清新的松香。溪水在林

中流淌，带动了佛塔里的转经轮不断敲打铃铛产生叮叮的响声。在这样潮湿幽暗的环境下走了一会儿，我们开始了一段上坡。没有那些遮天蔽日的树木来遮挡，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到达了可以俯瞰帕罗山谷的高度。我还记得从加德满都飞帕罗机场时，即将降落之前眼前出现了惊艳的景色：在深深的峡谷和陡峭的山坡上空飞着飞着，壁立的群山中突然开了个口子，露出了宽阔葱茏的河谷，一条泛着银光的河水蜿蜒而过。帕罗山谷是在不丹难得的一片坦荡的谷地。全国第一个机场选择修在了帕罗，因为只有这里可以容纳下一条1800米长的跑道，它被山国的居民笑称为是全国最长的一条直路。帕罗历史上是不丹最富庶的地区，有着大片肥沃的水浇地，而它积累财富便投入到了寺庙的修建中，整个地区的寺庙有155座，虎穴寺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帕罗人有个风俗是花一周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走遍这些寺庙。从谷底的寺庙开始，慢慢往高原草甸上走。这样可以洗涤罪过，积累福德。皇太后多杰·旺姆·旺楚克在回忆录《秘境不丹》中就描写过这样一次旅行，她在一周里连续走访了14座寺庙。她最感艰难的是去一座比虎穴寺还要高出很多的本德拉寺。那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岩石山，“一步踩空就会酿成大祸”。如果7岁以下的孩子夭折，是要在那里进行天葬，与自然融为一体。到达寺庙时皇太后已经走了16个小时，她说：“我在祭坛前磕了三个长头，然后就沉沉地睡过去，连梦都没做。”

佛教信仰对今天的不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早已渗透在不丹人的生活和文化中。不丹人家家家都有佛堂，用来早晚参拜。在传统的富裕地区帕罗山谷和哈阿山谷，人们的房子普遍偏大，既包括一个外间用于举行宗教仪式，又包括内间用来供奉佛像和收藏隆重服饰、贵重物品。在学校里，孩子们例行每天清晨要向掌管智慧的文殊菩萨祈祷，还要有5分钟的冥想时间。社区中心都会有佛塔和转经轮，年轻人早晚来转上一圈然后上班，老人们则会每天将大量时间花在那里，既是祈福，也是健身。听说过两件事足以说明佛教的深入人心。一件是一位爱尔兰佛教徒所讲，他不丹帮助那些毒瘾者戒毒。他说当人犯起毒瘾来非常难受，只有在不丹，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身穿僧袍的人一定会努力站起来，尽管会一次又一次摔倒。另外一件是不丹人在做事之前对于佛教教历和喇嘛建议的依赖。就拿坐飞机来说，他们要保证出行的那天不是忌日。如果那一天又非要坐飞机不可，就会有一个



左图：切米拉康附近的纪念品商店售卖的阳具木雕

右图：皇家自然保护区协会创始人帕觉·多吉

实用主义的解决办法——象征性地提前一天开始旅行，把行李打包好，然后提着离开家待一会儿。

路途中间的一家木屋餐厅是个理想的休息点。看到它就提示旅行者已经到达海拔 2940 米的高度，可能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此时也已经到了体力的一个门槛，那些泥泞的、混着马粪的山路走起来并不轻松。观景台提供免费的浓茶和饼干，在这里也可以更近一些地观看虎穴寺。

1998 年，虎穴寺离奇地毁于一场大火，有传言是有人纵火以掩盖偷窃行为。管事的僧人丧命于火灾，不少珍贵的佛像和文物也化为灰烬，只有供奉虎穴寺保护神辛桑格杜的神殿幸免于难。烧得已经松垮的岩石为重修增加了难度，寺庙 2005 年终于恢复原貌对外开放。传说最早虎穴寺的建造是由空行母（佛教女性上师）将建筑材料运送过来，并用头发将它们在岩

壁上固定。重修团队依靠一套钢缆设备来完成运输。重修之后的开光仪式是由虎穴寺最早修建者丹增·拉布杰的转世灵童来主持。在《秘境不丹》里，皇太后精确地描写了这位转世灵童被认定的整个过程——1998 年国庆节的庆典上，一位 4 岁的男孩走过来告诉国王是他根据国王的命令修建了虎穴寺，以及另外一座丹戈寺。他还说要去丹戈寺会见罗布和乌加，那是丹增·拉布杰曾经忠实的仆人。丹增·拉布杰在 17 世纪去世之后并没有马上找到转世灵童。“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并主持新寺开光，似乎是神定的。”

继续向上走便能看见树上开始飘荡着柔软的松萝，它像老爷爷的胡须一般垂下来。导游切米纠正我们的观念：“它属于地衣的一种，是附生植物而不是寄生植物。它是从雾气中吸收水分，然后在自行的光合作用中获得营养。它所在的环境必须没有受到污染，因此它是环境好坏的指标生物。”不丹的环境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也和他们的信仰有关。不丹佛教的特色之处是它吸收了早期苯教的观念。苯教相信万物有灵，这种灵性浸透了森林、山脉、河流、湖泊、岩石、山洞等有神力的自然形态，人们应当怀有崇敬之心。树木在佛教里则有特殊的意义——佛陀一生的四件大事都在树下发生，他在蓝毗尼的出生，在菩提迦耶的悟道，在鹿野苑的第一次讲道以及在库什纳迦的涅槃。对于树木砍伐，不丹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年轻人结婚时盖房子只能最多砍伐 21 棵指定树木，还要负责补种新树。

又到达另外一处观景台，这里海拔 3140 米。从这个角度望去，虎穴寺已经近在咫尺。但其实它在一个深达 150 米的峡谷的另外一侧。从这里下降再上升的路因为都铺设了石阶要好走得多。谷地里有一处瀑布，它从 100 多米的山岩上飞流直下。飞溅起来的晶莹水珠和巨大的声响为谷底带来了生气，旁边还有窸窣窸窣的动静，原来是几只只在树间攀援的白色猿猴。

或许是火灾之后加强防备的缘故，游客在走进虎穴寺建筑群之前都要将包、手机和相机存在有驻守军人看管的一间屋子里。进门之后有一块古老的石头，据说站在划定的线前闭着眼睛走过去再将手指塞入石头上的小洞里，心中愿望就会成真。

接下来就会到达莲花生大师曾经禅修三个月的洞窟，它是虎穴寺的核心。其实内洞被一扇金碧辉煌的门封住，外面是一尊莲花生身骑猛虎时的忿怒金刚化身雕像。它每年只在中央僧团来举行祭典时才开放一次。

导游切米对着洞穴和雕像各磕了三个长头，然后

从僧人的锡壶里用左手接过圣水，一半喝掉一半抹在头顶，最后再在祭坛的盘子里放上自己的供奉。这是切米在每间寺庙里必做的几件事情。我注意到他和别人相比还有些特别——在寺庙里通常都要磕两次头，在别的寺庙通常是佛像以及对面的主持讲经的宝座。切米会将身体错开一些，不要用后背对着任何一方，“那样显得不太尊敬”。他和我们说他并不是一个对宗教特别热忱的人，比如因为工作不顺路，他不会每天去转市里的佛塔。但导游工作的好处之一是他可以经常来到这些圣地，也算是一种弥补了。

普那卡：穿行在疯癫僧人的地盘

从廷布开车去普那卡的山路上，会零散地看到一些画着阳具图案的房子。但是哪里都没有这片村子的图案种类丰富。它们有的缠绕着彩带，有的昂起头来，有的有只狡黠的眼睛，有的还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来。好像刚刚进行了一场绘画比赛，画师都在竭尽全力展示着才华。看到这片村子，便知道已经到达疯癫僧人竹巴袈列的地盘了。纪念他的寺庙切米拉康就在穿过稻田的一座小山上。

佛教历史中总会有这样放浪形骸的僧人。竹巴袈列是出生在15世纪的僧人，他在西藏和不丹大范围游历，用歌曲、幽默和出格的性行为将教义传给民众。他认为那些宗教的条条框框反而是人们理解佛陀教义的障碍。与他相关的故事在不丹广泛传播，其中之一是他创造了不丹的国兽羚牛，那是他为了展示法力将羊头放在牛身上结合的产物。另外著名的故事就是他用阳具降服了邪魔，所以房子上的图案是一种震魔辟邪的效果。

然而在廷布这样的城市里，阳具的装饰图案已经不见了，原因就是开放之后的不丹意识到这在外来人眼里是一种原始、粗俗的表现。这也是让宗萨钦哲仁波切觉得十分可惜的地方。“在不丹的很多地方，性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在其他文化里也许就缺少这样的自由和开放，有可能它会逐渐成为一个性压抑的社会。”他在一次采访中谈道。而越往乡村走，就会发现它们还以不同形式生动活泼地存在着，比如新房建好后要在四个角悬挂木质阳具，孩子们会在脖子上用丝线系着一个小小的阳具作为护身符，就连牛的脖子上除了铃铛之外也会挂上一个。

走过这片画有阳具的房子，会一头扎进一片广阔的、绿油油的水稻田。普那卡是全国产量排第二的稻

米产区，也出产不丹特有的红米。红米的米粒发红，属于糙米的一种，纤维含量高。这种富有营养价值的米90年代后开始少量出口美国，今天在不丹的日常生活的餐桌上，其实不如白米常见。不丹的稻田面积在下降。城市扩张会占用水田，虽然法律命令禁止这样做。进入廷布时的高速路附近本来很多农田，现在在很多农田上盖起了楼房做起了生意。

稻田当中有几座佛塔，还立着一些白色的经幡。不远处的射箭场上传来人们的嬉闹声。某种程度上说，旅游业正在改变乡村的生态。那些偏远地区的未必渗透，但是像我经过的这两个去往切米拉康必经的小村，人们正在纷纷把房子改装成旅游纪念品商店，售卖各种样子的阳具。一位经常去不丹的朋友告诉我，她不久前走这条路还遇到了孩子管她要钱，这让她十分惊讶。在更远村庄的佛塔，近年来发生过被窃事件。因为佛塔里都有人们供奉的天珠和玛瑙等珍贵文物。本地的偷盗者将佛塔打碎，听说中国有不错的市场。

切米拉康寺庙今天已经成了想要怀孕的妇女祈福的寺庙。年轻的僧人会拿着一根镶嵌着银边的阳具触碰你的额头。寺庙里有一本相册，是回家之后顺利产子的家庭寄来的照片，世界各地都有。

我们走出寺庙的时候，正碰上几个村民背着包裹上山。导游说，那些绸缎的包裹里裹着的是经文，它们雕刻在木板上。村民定期借阅，回家阅读再还回来。这让我想起帕罗拉定寺里的巨大经书——它非常重，镶嵌有不惜工本用金子做的浮雕，据说能举起它来的人便能洗清罪过。我所采访的卡玛·平措博士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经文的电子化，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那些深藏于深山古寺、镌刻于笨重木板上的经文。



富毕卡山谷：漫步黑颈鹤之乡

岗提寺方形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小喇嘛在那里互相玩着一种追逐游戏。见我们转了一圈好像还舍不得走，一个小喇嘛跑过来说：“你们应该11月份再来啊，到时候这里有黑颈鹤节，很热闹的，我们也会表演鹤的舞蹈。”说实话，在这里转了半天，我们是想研究岗提寺究竟有什么奇异之处——每年10月底，从青藏高原迁徙来这里越冬的黑颈鹤都会绕着岗提寺的金顶盘旋后再下降；3月初飞回繁殖之前，也要盘旋后再走。科学家解释了它们离开时的绕飞，是为了借着山空中上升的气流，可是下降之前呢？于是，黑颈鹤便成了富毕卡山谷中一种吉祥的象征，尤其受到岗提寺里僧侣们的照顾。

两天之前，在首都廷布的The Zone酒吧里，皇家自然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帕觉·多吉坐在我对面，眼睛盯着杯子里快要溢出来的啤酒沫，心却在富毕卡山谷。他回忆起1976年第一次看到成群的黑颈鹤飞翔在山谷中的那种激动。鹤的翅膀扇动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带给他一阵清凉的风。当时站在他旁边的是他同样爱好自然的堂弟、不丹的第四任国王。“以后不丹的黑颈鹤就都交给你照顾了。”国王说。

帕觉·多吉一直都没有忘记这句话。他第一次遇到挑战是在80年代。农业专家提出要扩大土豆的种植，因为土豆出口到印度市场销路很好。其中有人建议要将富毕卡山谷的湿地抽干改成良田。“我们总不能为了那20只黑颈鹤就不进步了吧！”国王说。这让帕觉·多吉焦急万分。那时正是冬天，他跑到山谷里去清点黑颈鹤的数量。山谷里已经盖上了皑皑白雪，大部分居民迁往海拔较低的旺杜波德朗过冬。走在谷地里，他要靠喝烈酒和酥油茶来驱寒。“我实际看到了80多只呢！”帕觉·多吉报告给国王，希望能够为了这个全球分布小数量又少的物种留下湿地。国王最终同意了。“我就是个宫廷小丑的角色！”帕觉·多吉笑着对我说。其实他更像是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弄人”的形象——看似疯言疯语，其实言语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于是我们来到了富毕卡山谷。按照帕觉·多吉所说，即使黑颈鹤还没有光临，也可以了解下栖息地的情况。富毕卡山谷的美在岗提寺就可以感受到，因为它正处于植被茂密的山头，可以俯瞰整个山谷无穷无尽的绿意。BBC记者迈克尔·帕林在《喜马拉雅的壮丽之旅》一书中将这里称为是“东方瑞士”，“那些木屋、

用木篱笆围成的马场，还有一堆堆的木材零星散落在山谷里，像是老照片里的瑞士景象”。

我们便从岗提寺出发，一路向谷底的湿地边缘走去，最终要到达皇家自然保护学会设立的黑颈鹤信息中心。这条路线也是不丹稀有的平地徒步路线之一。我们遇到了一些平缓的下坡。绿草就好像绒毯一样，其中点缀着紫色的报春花。这不由让我想起《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对绿子说的话：“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一天。你说棒不棒？”

在土豆种植引入之前，当地村民和每年迁徙而来的黑颈鹤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最早人们都是种小麦，担心过黑颈鹤可能会去啄那些麦粒，或者将麦苗连根拔起。但其实观察发现黑颈鹤是种杂食动物，植物的根茎、昆虫、蜗牛、小鱼、青蛙、蜥蜴、田鼠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它们只会吃收割完后散落的麦粒，而且还会吃掉庄稼里的害虫。我们路过一处村庄，碰到了正在劳作的农妇旺莫，便和她聊了起来。她说从小她父亲就和她讲，当年不丹人从西藏把盐贩运过来，就是黑颈鹤指引的方向。黑颈鹤出现在当地传唱的歌谣中，就连这里的男人在射箭赢了之后跳的舞蹈，也有一种是模拟黑颈鹤翩翩起舞的样子。

黑颈鹤的形象还出现在不丹的传统装饰壁画“六寿星图”中，它差不多存在于不丹每一所寺院和宗堡之中，私人住家也有它的不同版本。它表现的是一派田园风光——一位老人坐在一棵结满果实的树下，身旁是鹿和一对黑颈鹤，旁边有小溪穿过山岩。其中的寓意是：长寿的秘诀就在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中。在不丹，也会有人和野生动物相冲突的例子。每五年一次的“国民幸福指数”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问题：“你家因为野生动物威胁荒废的土地有多少？”“每年因为野生动物袭击失掉的家畜数量是多少？”但佛教信仰让人们基本出于自卫才会杀生，为了健身和觅食而猎杀动物的现象少之又少。

湿地中央只有一些黄牛和马匹在低头吃草。黑颈鹤到来的样子只能凭想象了。帕觉·多吉说，它们白天基本在原地觅食，黄昏来临时会在山谷中低飞盘旋，它们黑白相间的翅膀掠过田野，还有头顶红色的羽毛快速闪过，那是最美的景色。如果幸运的话，在春天飞走之前，还能看到它们上演求偶的舞蹈。

1987年，帕觉·多吉创立了皇家自然保护协会，最初的目的就是保护黑颈鹤和公共教育。帕觉·多吉说，对于自然的关注大概来自他在印度大吉岭上学时

的课外兴趣。在那所寄宿学校里，男生总有无穷无尽的精力需要释放。“有天老师问谁想参加自然历史社团，我毫不犹豫地举手。因为每周六都有外出郊游的机会。慢慢地，就学到了生态学和鸟类学的知识。”皇家自然保护协会一开始只是简单观测统计每年来到富毕卡山谷的黑颈鹤的数量变化，后来发展到各项相关研究，比如对于黑颈鹤的迁徙研究，通过安装追踪设备了解它们在迁徙过程中的损失情况；还有栖息地研究，观察人们利用土地情况对鹤群活动的影响。

虽然湿地保留下来并且禁止改为耕种，但土豆这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还是主导了山谷。土豆在雨季时生长，为了让大量降水快速流走，农民挖了一种纵向的排水沟。水在流走的同时，也带走了土中的营养物质。除了轮耕之外，农民们开始使用化肥。2003年的统计显示，山谷里500家农户的化肥用量是每年160吨。他们越发期待强有力的化肥产品能够提高产量。研究人员担心有害的化学物质会沉积在湿地里，最终让黑颈鹤成为受害者。化肥的出现让一些本不应该生长的植物也变得繁茂起来。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会在每年鹤类到来前组织拔草，因为黑颈鹤的天敌会以草丛作为掩护，对鹤群发起袭击。

“我们担心开展有机农业会使产量下降，土豆的卖相也不好。”旺莫对我们说。不丹政府在最近两年大量宣传有机农业的知识，他们宣布要在10年之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部使用有机种植的国家，以不丹有限的土地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针对国外的高端市场好像是条不错的农业发展道路。但是这个目标非常难达到。农民意识到了使用化肥会让土壤的肥力和含水能力下降，有机耕种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过产量低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何况先要保证国内消费的自足，不丹很长时间都在依赖印度进口蔬菜。并且不丹也没有建立任何有机认证体系。我们去过廷布的菜市场，据说一二层有分别：一层全部都是印度、尼泊尔进口的蔬菜；二层都是本地有机的品种。但它们上面没有任何标签，都是本地农民自己的声称。

让当地人能不在乎黑颈鹤命运的方法还是能够让它们从鹤类的保护中受益。每年的3月和11月是当地游客最多的月份，世界各地的人为看黑颈鹤而来。皇家自然保护协会在帮助当地的农家升级居住环境、卫生设施来接待游客。游客每人每天大概需要支付30美元的吃住费用。现阶段参与的家庭还有限，农业依然是这个地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丝对于未来的隐忧隐藏在山谷风光里。平坦的



翅膀受伤的小黑颈鹤 Karma 在黑颈鹤信息中心受到照顾

谷底开始刮起了凌厉的风，雨点也跟着掉下来了。幸好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终点，黑颈鹤信息中心。它是个圆形的建筑，有180度的观看视野，几只单筒望远镜正对着湿地中心。犹如坐在舞台前的观众，从这里欣赏黑颈鹤的求偶舞蹈将会是种非常美妙的体验。

信息中心外面的圈舍中，有一只名叫 Karma 的小鹤待在那里。“它被狗袭击后伤了翅膀，估计永远都飞不起来了。”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志愿者福瑞斯特·哈特曼说。他正在帮这只小鹤调理营养。缺乏蛋白质的缘故，它都1岁多了，可是还没有长出白色的毛。它在不断鸣叫着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它的伙伴从北方迁徙而来，也许它就不会觉得这样孤独了。根据皇家自然保护协会的统计，来这里过冬的黑颈鹤已经达到300多只。他们在努力推动维系着人和自然之间脆弱的平衡。█

（实习记者杨文轶、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 Sonam、Chimi、Forrest Hartman、Phub 提供的帮助）





廷布一所中学的学生在打篮球。篮球、足球和排球在不丹都很流行



(张小山摄)

从山顶俯瞰首都廷布

廷布，年轻的首都

记者 丘濂

仅仅 50 多年的时间，不丹就完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从封闭的君主制国家，成为一个开放的民主制社会。“作为一个脆弱的小国，不丹经不起失败。我们必须最初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这样说过。在传统与现代碰撞最激烈的首都廷布，如今是怎样一番景象？

流浪狗

每位在不丹工作的导游都要求身着传统服装来陪同客人。对于男性来讲，是一件用腰带紧紧捆绑后及膝的长袍“帼”，穿着时还要将衬在里面雪白的袖筒反折在外。“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口袋。”和导游索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从交衽的领口伸手进去摸出了钱包、手机，还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日程表。“相比女人，不丹男人更爱炫耀双腿。”索南的这句玩笑是说不丹男人在长袍之下都要搭配黑色长筒袜，能显出腿部的线条，而女人的裙子“旗拉”是长及脚踝的。

就在几年前，传统服装是必须穿着的，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检查和罚款，现在它是政府公务员、导游、公司职员、学校教师和学生等群体的着装规范。

然而很快就看到了索南身着休闲装的样子。第二天早上 7 点多钟，索南穿着 T 恤衫、短裤，脚下是一双人字拖，揉着还惺忪的睡眠，匆匆赶来医院和我见面。我们本来约好 9 点钟从酒店出发，可是他突然接到了我的电话——我被狗咬了。

早上我穿过酒店庭院去餐厅的路上，有三只酒店养的藏獒朝我跑过来，其中有一只假装用牙轻咬我，我猜只是一种表示亲近想要玩耍的举动，但就在这个



(蔡小川 攝)

上图：廷布的很多年轻人在业余时间会穿休闲装 下图：身着传统服装仍然是学校对学生的要求



(蔡小川 攝)

过程中，它锋利的牙齿还是将我的皮肤刺破了。

尊重我的要求，不丹医生为我注射了狂犬疫苗。她特别解释，不丹是采用皮内注射的方式，和中国用的肌肉注射并不相同。这种注射方式主要是为了节省药剂的使用量，同量的针剂能给予更多的病人。我就诊的医院是首都廷布的吉格梅·多吉·旺楚克（第三任国王）国家转诊医院，这是不丹最好的医院，基本检查和药物在不丹都是免费的，狂犬疫苗也属于免费范围。

从医院出来我有些郁郁寡欢，毕竟刚来就突然发生了这桩麻烦事，之后旅行还要惦记着打针。回到酒店看到那只闯祸家伙楚楚可怜的眼神，我的气消了一半。索南安慰我，幸好不是流浪狗咬的，家养的狗健康状况可以保证。本来索南见面前准备的问候语是，昨晚睡得好吗？有没有被满城流浪狗的叫声吵醒？

我这才注意到首都廷布流浪狗数量之庞大，店铺前、树荫下、交通环岛周围、寺庙的转经轮旁或者任何城中的空地，都是流浪狗集结的地盘。它们白天处于慵懒的状态，基本都蜷缩成一个圈儿趴着睡觉。而到了夜晚，廷布便成了狗的天下。它们成群结队在街道上游荡，也为了争夺食物和地盘打斗撕咬。游客对流浪狗多有抱怨，这愈发成为蒙在旅游业上的阴影。首先是夜晚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让人不得入睡，其次就是被狗咬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今年4月的统计，国家转诊医院已经救治犬咬伤700余人，政府为此承担的花费是50万努扎姆（相当于5万多元人民币）。难怪面对我并不严重的咬伤，医院的建议是先观察再说。

相比不丹其他市镇，首都廷布的流浪狗是最多的，统计超过5000只，每100人就拥有5只狗。廷布的现代垃圾处理体系还不成熟，流浪狗除了获得喂食外，还能从大量的城市垃圾中找到不少食物；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廷布生活的狗缺少天敌，随着城市日益扩张，曾经捕食狗类的豹子全都退到更远的山林之中。

大多数国家对流浪狗的处理办法是“限期收容，逾期安乐”，否则它们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而在不丹人的佛教信仰里，狗是最接近人的生物——在不断的转世投胎里，今世为狗，下一世就有机会做人。因此，杀生绝无可能。从2009年开始，不丹政府联合国际人道协会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为流浪狗绝育和注射疫苗的项目。这样大规模绝育的方法在其他国家很少实践，因为漏掉一只，就意味着有可能又会出现一窝小狗。2015年6月新闻公布的数字是已经有2.4万只流浪狗接受了手术，它们的左耳都有三角形的缺

口作标记。当地狗的寿命平均在12年左右，“要再过五六年的时间，这批经过绝育的狗出现自然死亡，流浪狗的数量才会下降”。

晚上回到酒店房间，我发现床头多了一本书，叫作《达瓦，一只不丹的流浪狗》，本地作家所写。“虽然旅行指南能告诉你一切，但我们认为往往是关于本地的故事、神话、诗歌和寓言最能让你了解目的地的文化和传统。”一条丝带将这张纸条系在上面。我突然觉得，咬人事件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得以让我从一条狗的视角打量这个城市。

“达瓦”本来是一条毫不起眼的流浪狗，因为会发出独特的嚎叫，成为廷布狗群中的首领。它出生在不丹西部的城市帕罗，怀着看世界的愿望来到了首都。“原来那些闪烁的光不是星星而是车灯啊！”它很快学会了怎样在车流中横穿马路。廷布生活安逸，“这是流浪狗梦想生活的城市。宗教仪式每天都有，当看到那些白色的帐篷支起来，就意味着今天的食物有着落了”。不久达瓦染上了兽疥癣。它决定远走他乡，去寻找那个曾让病人通过冥想从麻风病中康复的洞穴。在全书的结尾，进入暮年的达瓦没有回归狗群，而是选择居住在廷布山顶寺庙昌岗卡拉康的空地上。“从那里能俯瞰整个廷布。它每天都能望着这座城市，就如同爷爷端详着孙一辈的成长，置身事外又保持关注。”

山谷中的首都

昌岗卡拉康是城中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当地人习惯在家中添丁后来到这里为孩子祈请一个吉祥的名字，它一度也是观看廷布风光的最佳地点。而现在，这个位置被廷布大佛（Buddha Point）代替。这座从廷布任何地方都可以仰望到的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佛像让我联想起国内遍地开花的大佛工程，通常地方政府会期待一尊大佛能够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即使是旅游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果然它和中国有关系。佛像是由一家南京的雕塑生产商制作的。工厂生产出不同规格的镀金铜片，经由不丹和印度交界的边境城市庞措林，再运到廷布组装。这和不丹最常见的泥塑佛像制造工艺截然不同。在不丹国家确认的13项传统手工技艺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泥塑佛像的制造。“首先雕塑者要有端正的态度和坚定的信仰；制作的过程中，泥土要混合多种草药以及‘圣物’；制作完成后佛像还要由僧人主持开



廷布的扎西曲宗堡是全国体量最庞大的宗堡

光仪式。只有经过这些步骤，佛像才能被供奉。虽然只是简单的泥土，但却能让人在注视时得以净化。”后来我在不丹国家博物馆正好碰到一个庆祝小王子诞生的泥塑佛像展，其中的导语这样写道。不过，我的导游对这尊金色大佛赞叹有加。42米高的佛身以及莲花宝座内部还有10万尊8英寸高的贴金小佛像来做填充，另外有2.5万尊12英寸高的贴金小佛像排列于20米高的金刚宝座内的大殿墙上——这些都是他从未见过的高超技艺。

廷布的全景铺展在眼前。整座城市位于旺曲河西岸，在狭长的、郁郁葱葱的山谷中呈南北向延展。它南北只有5000米长，东西最宽处不到2000米，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

1961年，不丹首都从普那卡迁到廷布。迁都的原因可能是普那卡的土地受到了局限。在普那卡时我

看到原来旧都的房子已经湮没在森林之中，只留下最雄伟的普那卡宗堡，新城则搬迁到附近一个平坦区域。由于旺楚克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1907年在普那卡宗堡完成了加冕仪式，后来新国王加冕都在这里进行。2008年，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在普那卡宗堡从父亲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手中接受了象征权力的渡鸦之冠。2011年，他大婚仪式的首场庆典也在普那卡宗堡举行。廷布的海拔是2000多米，夏季气温凉爽。位于首都扎西曲宗堡的中央僧团，一直保持着夏季在廷布、冬季搬往普那卡的习惯。

一片有着棕红色屋檐、金色尖顶和白色墙壁的建筑就是扎西曲宗堡。宗堡最早的功能是用于战争中防御的堡垒要塞，早在12世纪，不丹境内就有许多宗堡，都是建在地形险要的战略要地。17世纪，第一次统一

不丹全境的夏宗法王创立了一种将神权和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管理体制。夏宗是整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在他之下，杰勒布是寺庙住持以及僧团的最高领导，国家行政事务则由世俗统治者第悉来负责。宗堡从此成为宗教僧团和世俗政府共同办公的场所。

夏宗法王离世后，他的身、语、意的不断转世并不能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树立权威。最终在1931年，作为夏宗法王第六世心意转世的晋美多杰活佛在深夜被人用丝巾塞住喉咙窒息而亡，标志着夏尊转世到此终结。当时的王室对此保持沉默，一个解释是晋美多杰在免除税赋的做法上逾越了权力，挑战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由此牢牢把握国家的统治。

1953年登基的第三任国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在英国和瑞士接受过教育，他意识到专制的中央集权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开始尝试分权与民主，治任末期已经初步实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体制。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继续将民主进行到底：1998年，他宣布国王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将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他启动了不丹首部宪法的起草，设想让不丹实行两党选举制，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并对君主实行65岁强制退休；2005年12月17日的国庆节，他告诉全国，即将传位给王储，不丹将于2008年举行历史上的首次全国民主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和第一位民选首相。于是在2008年，不丹和平告别了延续一个世纪的世袭君主制，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国王担任象征性的最高元首，新政府负责执政。如今中央政府的10个部门中，内政部和财务部都在扎西曲宗堡里办公，国王办公室也在这里。全国20个行政区一共有20个这样的宗堡，扎西曲宗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他宗堡平时都允许游客参观，扎西曲宗堡只在17点半政府人员下班之后才对外开放。

每个宗堡的形制都不相同。不丹人都说普那卡宗堡是最美宗堡，因为因地制宜的建筑与时节美景相映成趣：春天宗堡门口的紫色丁香花会为洁白的高墙画上淡雅的图案；此时正逢夏日雨季，奔腾的父曲河与母曲河产生的水汽将高耸在山崖上的宗堡笼罩，有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缥缈。而相比之下，扎西曲宗堡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就显得中规中矩得多。那些经过精心打磨再用来砌墙的花岗岩石块，让建筑缺少从山中长出来的粗粝之感。所有宗堡都是用石块、夯土和木材修建，寺庙中日夜不息的酥油灯让大部分宗堡都受过火患之苦，扎西曲宗也不例外。让人赞叹的是，在



廷布市中心的夜景

1966年的重修与扩建中，扎西曲宗堡依然能够完全沿用传统方式——不使用钉子，并且完全依靠主设计师心中的建筑概念，不做任何规划和草图。

首都廷布就由宗堡开始，逐渐发展出现在的规模。不丹商人雅布·乌金·多杰在他的口述著作《彩虹和云朵》中，讲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来廷布谋生的



故事。那时扎西曲宗堡前聚集着最多的生意人，都扎着帐篷，许多是贩卖印度那边进口来的火柴、香皂等生活用品。多杰也搭了个摊子，晚上做衣服白天来卖。后来政府嫌宗堡前太过杂乱，要求商人们搬走，“6年里搬了5次家”，他得到了政府分给的一块地，“地址是一排一号”。接着多杰响应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种起了苹果树，又在70年代初抓住了城市第一轮建设的契机做起了木材加工的生意。“如果和官员合作就能让买卖好做，于是我的合伙人里有了后来的财务部长和内政部长。”多杰逐渐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90年代退休之后还借着旅游业对私人进入的放开，在普那卡盖了第一家酒店。这位多杰不是别人，正是

第四任国王的岳父。1979年，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迎娶了多杰的4位女儿做妻子。多杰的舅舅是1931年被暗杀的晋美多杰活佛，那场风波之后他们一度被迫流亡西藏和印度。第三任国王用贸易特权来补偿多杰家族的损失，第四任国王与4位女儿的婚姻则可以看作旺楚克王朝家族和夏尊转世活佛家族的最终和解。

在谷地里，扎西曲宗堡、国民议会大楼、最高法院和皇宫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形成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除了这壮观的一片，廷布缺乏通常标准下的首都气象，它看上去就是个背靠传统农业社会的乡镇。城中的建筑不高，密度不大，行人不多，街道不吵，一切都在节制中进行。我们从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转机而来，摄影记者蔡小川和我说加德满都太容易出片子了，随手一拍，镜头里就闯进来五颜六色高矮不齐的房屋、身穿艳丽服装的尼泊尔女子、额头上点着红色“提卡”的小朋友，还有平板车上叫卖的各色瓜果，或者撒满金盏花瓣的神像。可是廷布清淡得好像一股气。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丹研究中心的主任卡玛·乌拉告诉我，之所以城市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是受到一份叫作《廷布建筑规划》的约束。“它规定了所有建筑不得超过6层，并且一定要融入传统元素。”即使如此，建筑传统还在消失。“过去在乡村建房，都是由一位‘大木匠’来主持，他根据各家情况设计，家家样式都不相同。现在从印度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全部都是用钢筋水泥来建设。在这种前提下，要满足政府将近40页纸的传统风貌要求，最后的结果就都是方方正正的小房子，窗框、门楣、屋檐、外墙有着传统图案纹饰来做装点。”这些房子细看很像中国经过“穿衣戴帽”改造后的现代住房。“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正在做出改善。不过至少现在还是美的，因为它们还有这座美丽的山谷作为衬托。”

从封闭到开放

恬淡的外表下是一系列激烈的、戏剧性的变化。廷布被定为首都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公路建设为它需要的资源提供了便利——从廷布到边境城市庞措林的公路1959年开始修建，1963年投入使用。王太后、第四任国王的其中一位妻子多杰·旺姆·旺楚克在回忆录《秘境不丹》一书中描述之前需要步行的恐怖：包着浓雾和暗藏着毒蛇，遍布茂密森林的蚂

蟥、蚊子、熊、豹和成群的野象随时可能对人发起攻击。路即将竣工时，印度制造的一辆威利斯吉普型客车通过拆卸的方式运到了廷布。人们第一次看到汽车启动的时候都相当好奇。“有人拿来牛饲料喂它，因为这个奇怪的东西要拉很重的东西，还要跑很远的路。”早年去庞措林坐车还需要一整天，现在路况提升，大概5小时能到。由于不丹大量从印度进口日常物资，这条路也被称作不丹的“生命线”。

印度为不丹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1961年，不丹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印度学来的操作。除了这条南北向的公路，另外一条穿过廷布、将国家东西贯通的公路也在1961年开工，全部都是在印度的资助下进行。和印度关系的确立，源于两国在1949年签订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作前提，1958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又对不丹进行了历史性的友好访问。居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不丹一直以来有一种不安全感。在殖民时代，不丹君主通过和英国人的周旋与合作，一直维持了独立的主权状态。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不丹奉行以物易物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在世界风云变幻时得以静谧安好。50年代之后，南亚局势动荡，孟加拉独立，锡金并入印度，不丹选择了与印度交好。至今印度对不丹的影响十分明显，它渗透在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廷布街头飘荡着印度的流行音乐；那些肉铺里的肉都是在印度宰杀完送来的，因为笃信佛教的不丹人不能杀生；人们开的日系车辆都是在印度合资生产的；东西向的国家公路正在拓宽，施工的工人都来自印度；每年不丹向印度出口的水电是国民收入最主要部分，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相比之下，在世界各地如洪水一般的“中国制造”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不丹，而且基本经过印度；它隐藏在廉价的服装里，价格充满诱惑的手机里，还有最近那尊山顶的大佛中。

一位不丹的外交官形容不印两国关系：“就像一个成功的女儿和她占有欲强的母亲。随着女儿长大和成熟，她希望少一些母亲的控制，但是母亲却难以让她自由发展。”不丹争取自主权的举动是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试图在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上绕开印度。它先后加入了一系列国际组织：1962年，不丹成为科伦坡计划组织成员国；1969年，不丹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不少外国人就是从材质新颖、创意独特的邮票开始认识不丹的；还有最重要的，不丹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曾经担任不丹驻联合国大使的拉图·旺楚克告诉我，不丹至今坚持不与大国建交的立



廷布一所中学放学的景象

场，与中、美、俄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为的就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从容，不受牵制。1983年，不丹在帕罗的机场投入使用，不丹皇家航空 Drukair 开始飞国际航线，并且很快就建立了和印度之外国家的航路。而对不丹影响最为深远的开放政策要算发展旅游业的决定。1974年，伴随第四任国王的加冕典礼，第一拨外国客人来到了不丹，直到1981年游客总量才7800人。而根据2014年的最新统计，当年的游客已经达到13万人。旅游业带来的国民经济收入仅次于水电出口。

不丹开展旅游的原则是“高价值，低影响”。它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所有人的行程都要由旅行社安排。每人每天必须至少支付淡季200美元、旺季250美元的费用，它包括专属于你的车和导游，住宿和三餐，以及一般景点的门票。其中一定比例上交政府，剩下的是旅行社的收入。你可以在出发之前详细告知旅行社想去的地方，但就大区片来说不太可能去计划

之外的地方，因为在路上都会有关卡检查你是否按照行程走。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到来的都是循规蹈矩的高素质游客，不会像尼泊尔那样成为嬉皮士的朝圣地，出现毒品泛滥、环境恶化之类的现象。

在廷布的安缇酒店，我见到了已经在不丹生活15年的总经理——美国人约翰·瑞德。安缇酒店是第一家进入不丹的外资企业。瑞德2001年第一次来到不丹为酒店选址做考察，而在此之前，安缇的创始人埃德里安·泽查已经为酒店能够进入不丹坚持推动了10年。安缇向来选择美丽隐秘又具有历史特色的地方来建设酒店，它的房间很少，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与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奢华低调的风格注定它是小众的，却有一群“安缇痴”(Aman Junkies)要追逐住他们在世界的每一处酒店。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2001年不丹王室突然同意了安缇的进入。“说到底，是不丹想发展高端旅游业的想法和安缇的理念不谋而合。在安缇之前，游客们得到的住宿体验并不完美。”

瑞德记得他第一次旅行时住的地方非常简单，热水和电都不稳定，条件太差的旅店就干脆直接睡在睡袋里。

2001年的旅行却给瑞德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他从不丹东部回到廷布时正是9月11日纽约遭受恐怖袭击的清晨。他往纽约打电话占线，住的地方又没有电视——不丹1999年才引入了电视和互联网，只能靠另外一个有电视的朋友看CNN来为他传递消息。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同机美国人的电话，说国王要召见所有正在不丹的美国人，他专门安排了一个祈祷仪式。于是在扎西曲宗堡，瑞德和另外11位美国人见到了国王和4位王后。“30位僧人在念经祷告，我们被引导着点燃1000盏酥油灯，那是给亡灵指路的灯光。仪式之后国王和王后与我们逐一拥抱，问候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泪流满面，感恩在异国他乡能得到如此关怀。”瑞德本来对来不丹工作还有迟疑，因为他已经在巴厘岛的安缇酒店工作3年，妻子和女儿都安居在那边。这件事情之后，全家都同意搬来不丹。

建造一间符合标准的精品酒店并非易事。瑞德专门带了工程承包商去巴厘岛的酒店学习，他们答应得很好，可是干起活来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些墙和内饰，不得不建好之后又扒掉返工。可能20个人在那里锯木头，只有一个人原来有经验，剩下的都是才放下锄头来打工的农民。”好在大家愿意共同学习，政府也一路给瑞德的需求亮绿灯。“大部分调料和食品都需要进口，办手续时对方不明白，这些不丹都有啊？我就解释我们要求的品质是怎样的。”让瑞德觉得温暖的是，不丹是个人情化的小社会，他去廷布的市场，随便就能碰上政府的部长们也在那里买菜。“有一次外交部长问我工程进展如何，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忙，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他的办公室。他真的就在那里等着我。”

安缇在不丹已经有了5家酒店。除了廷布之外，帕罗、普那卡、冈提和布姆塘都有分布。瑞德第一次来不丹，觉得这片土地隔绝而美好。“我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把国家锁上门，再把钥匙丢掉，谁也不要来破坏它。”可是不丹要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安缇也在尽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在不丹安缇酒店里没有游泳池和健身房，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人员会带你探索周边自然，因为随便走出去就有徒步或者慢跑的小径；房间里装有空调，但服务员会鼓励你尝试用林间的松果和树枝点燃壁炉；酒店还经常有传统歌舞表演，或者关于织物、佛教文化方面的讲座。在闲暇时间，酒店的员工会组织起来服务周边的村庄社区，

捡拾塑料垃圾，还帮助儿女不在家的农民收割庄稼。在这样的酒店上班，成为年轻人向往的工作。高级经理塔西·诺布来自帕罗旁边的一个村庄。他告诉我，本来毕业之后考取了公务员，这是一个在不丹人人都向往的职业，但看到了安缇招聘的消息还是想来试一试。“在这里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人交谈。没什么机会出去旅行，这份工作便成了我看世界的窗口。”诺布说。

廷布的现代生活

廷布依然没有红绿灯。每到早晚出行高峰，在城中最主要路口的一个画着彩色花纹的交通岗亭里，都会出现一位戴着白手套的交通警察。他挥舞手臂，手势丰富，好像一位机械舞的舞者，总是引来游客拍照。据说廷布早年也安装过一套交通信号灯，但人们抱怨那太不人性化了，于是又恢复了交通警察指挥。

廷布也没有一个大型商场。在交通岗亭不远处有一家叫作Druk Shopping Complex的地方。Druk在宗喀语中是Dragon（龙）的意思，不丹称自己是“The Kingdom of Thunder Dragon”（雷龙之国）。它是廷布第一家类似商场的购物中心，以我们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商品市场。廷布最常见的是一种综合杂货铺，透过点缀着花朵的窗框可以看到里面一应俱全：从经幡、佛像和香，到方便面、饮料、肉罐头，还有面具、织物小包、柠檬草精油之类的旅游纪念品。

廷布有街道名和门牌号，但没有人记得住它们。当我把一个具体地址拿给别人看的时候，对方往往一头雾水，非要电话那边的人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啊！就是在×××对面，×××旁边嘛！说出位置来都知道。”那要寄信怎么办呢？索南说，信封上要写地址和人名，最关键的是电话，因为所有信件都会到达邮局，邮局再通知个人来领。

不必被廷布“古朴”生活的一面所迷惑，以为这里是时光胶囊一样的存在，那些时髦的地方隐藏在城市的角落。夜幕降临后，你可以在Mojo Park酒吧听个现场演唱，也可以在有着爱尔兰酒馆氛围的The Zone中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各种体育赛事的转播，还可以去全城最炫酷的夜店Viva City跟随音乐晃动身体。10年前来到廷布的游记作家马丁·尤尼兹抱怨他只能在一家瑞士非政府组织开的Swiss Bakery买到口味亲切的面包，如今在一些咖啡馆就能轻松得到。其中一家Corner Bakery除了有蓬松的牛角包外，还提供illy咖啡豆制成的意式浓缩咖啡。它的旁边是一家

芭斯罗缤冰激凌店——不过并没有经过美国品牌的授权，只是店面装饰得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家主要卖进口食品的超市，楼上则是一家电影院。这里是年轻人十分喜欢约会的地方。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廷布你能得到其他城市给予的一切，只不过选择少一些罢了。”房间里的旅游手册这样写道。电影院里只有两部电影正在放映，索南向我解释，其中一部是根据不丹民间爱情故事改编而成，另外一部叫作《Karma》，那是个人名，他也不确定什么内容。在不丹一度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一统天下，但本国电影协会实行保护政策加大了进口电影的成本，现在全部排的都是本土影片。爱情故事、宗教教义和历史史诗是三种老少咸宜的常见题材。索南的朋友帕吉·戈巴克投资过一部爱情惊悚片，“主角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为此在送审时担心了半天”。

我猜《Karma》有所不同就买票进去。它讲的是个现实故事：一名叫 Karma 的主人公戒酒康复后，又去帮助别人戒掉酒瘾。每当表现人物喝酒的场面，就会有行小字出现：Alcohol kills.（酒精害人。）饮酒的习惯在不丹久已有之，以前家家都会自酿一种叫作 Arra 的烈酒，用大麦、小麦或者大米蒸馏而成。宗教庆典、家庭聚会或者进行射箭这样的体育运动时都会饮酒。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则是随着酒类进口的放开，各种瓶装啤酒和烈酒随处能买，小小的廷布竟然一共发出了 710 张酒精买卖许可证。人们饮酒更加普遍也日益低龄化。酒精成为交通肇事的主要元凶，饮酒导致的疾病比例在不断上升。政府规定了每周二是禁酒日，禁止酒类买卖，各色酒吧在这天都会打烊。酒类广告在所有媒体上都是禁止的。

尽管影片里交织了几个家庭的悲剧，偶尔也会有戒酒俱乐部的成员在林间空地唱唱跳跳的情景。台下的观众迸发出欢快的笑声，宝莱坞的歌舞桥段百尝不厌。不丹现在每年有 20 到 30 部电影出产，电影工业正在蓬勃发展。整部影片制作粗糙，冗长拖沓，却有种单纯质朴的气息，一直在说教中劝人积极向上。那位饰演 Karma 的演员真卓·多吉曾经获得过不丹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参演过的影片超过 10 部。“他在不丹出名吗？”我问索南。“不丹还没有娱乐明星的概念。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整个不丹只有廷布和庞措林有电影院，其他地方要靠放映员将影片投放在临时的幕布上，索南并不认为这样的小国电影演员能有多大的影响。

翻看旅游手册，它还提到了一项独特的廷布体

验——高原高尔夫球。“2350 米的海拔，你的球在稀薄的空气中能飞得更远！”在廷布的地图上，城中有两片大型绿地，一片是昌里米唐体育场和射箭场，另一片就是皇家高尔夫球场。它就在扎西曲宗堡边上，黄金位置。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作为一项花费不菲的运动，在不丹有多少人参与？又是什么原因，能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修建一个巨大的球场？

想不到我之后因想了解环境保护而约见的采访对象、皇家自然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帕觉·多吉和球场的建设有关。多吉来自不丹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丹的第一任首相，他本人在 80 年代当过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热衷于环保事业，如今 70 多岁



廷布市中心的女交警

（蔡小川摄）



(蒙小川攝)



2



3

1



(蔡小川摄)

1. 周末时间，年轻人聚集在廷布昌里米唐射箭场
2. 廷布安缙酒店里的一场面具舞表演
3. 廷布皇家高尔夫球场里，孩子们定期接受免费的高尔夫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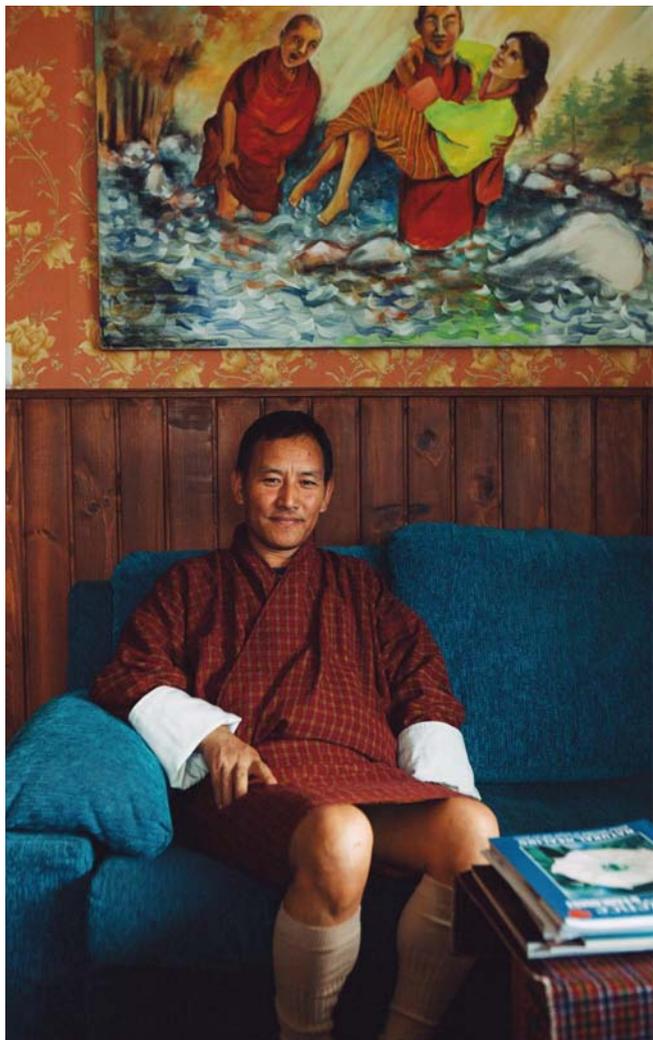


(蔡小川摄)

还兼任着国家环境委员会的顾问。多吉年轻时常常去印度的加尔各答度假，在那里他爱上了高尔夫。回到廷布时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驻在此地的印度军队准将贾甘纳坦，他负责训练不丹的军队，以及监督道路和桥梁的建设。二人联合说服了国王建设高尔夫球场，国王不久也成为高尔夫球狂热的爱好者。这座9洞高尔夫球场70年代中期就已经建成。现在在不丹境内一共有7个高尔夫球场，其中5个都在军事基地内，一个在印度驻不丹使馆里，只有廷布这个球场对公众开放。

这天下午刚刚下过一场雨，球场上只有一位穿着红色Polo衫的中年人在练习发球，他是一位来自军队的军官。有几个工人在那里用剪刀修建草坪，据他们说球场只有一部割草机但是经常坏掉，他们只能一边手动剪草，一边等待零部件从日本寄过来。“最讨厌的就是周边农民养的奶牛，到处都是它们的蹄子印儿。它们还随处撒尿，你看球道上一块块斑秃，它们尿过的地方就不长草了。”一位叫里克·利普西的美国高尔夫球专栏作家写过一本叫作《在世界屋脊上打高尔夫球》的书，讲的就是他在廷布高尔夫球场当教练的故事。书里充满具有当地风格的球赛细节：为了强调无害环境，不丹人规定球要是落得离树太近就可以自由抛球，如果球杆碰到树木，会被取消资格；每几年还会有一场“牦牛公开赛”，优胜者能够获得新鲜的牦牛肉，第一名能得到最棒的大腿肉。

球场上突然一阵嬉闹声，原来是一群孩子进来练习打球。这里每周一、三、五都有提供给18岁以下少年的免费高尔夫课程，每年还有一次大型的集训，是球场和不丹高尔夫联合会一起组织的。球场现在有100多名会员，包括王室成员、高级政府官员和军官以及商人，只有他们能够支付得起每年225美元的会费，但高尔夫球正在以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



(蔡小川摄)

Shejun Agency 和 Loden Foundation 的创始人卡玛·平措博士

不丹身份

这天早晨，廷布竟然破天荒地堵车了。原来是连接首都到庞措林的公路上由于连降大雨，出现了滑坡。人们担心印度的汽油几天之内运不过来，就纷纷跑去加油，排出的长队造成了全城的拥堵，也让首都透出不安的气氛。

不丹的知识分子一贯生活在焦虑之中。在动荡岁月，他们害怕不丹被强国所吞并；在和平年代，他们又为不丹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而忧心忡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不丹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他们恐惧不丹将会失去文化身份，被卷入外来文化的洪流。我得到了一本叫作《龙》(Druk Journal) 的学术刊物，

它由一群不丹学者和媒体人发起出版。创刊号整整一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一个不丹人？

在我看来，不丹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已经十分尽力。它并不等一切都被破坏殆尽时才想起补救，而是一开始就格外注意。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脆弱的小国，不丹经不起失败，我们必须最初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建筑和服装这些涉及外表的事物都有遵循民族传统的规定，旅游业的发展更是设定了限制。尽管廷布具有日渐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又是不丹传统的保留和传播地：在廷布有国家手工艺学院，13种传统手工艺在这里传承和发扬，无论哪项手工艺，学生都会接受少则6年多则10年的训练；国家纺织博物馆里有织造工艺和纺织精品的展示，对面的纺织学院开设免费课程并以合理价格统一收购妇女们织出来的锦缎；国家传统医药学院是包括博物馆、医院、教学楼、制药厂在内的一大片建筑，去那里看病的病人并不比西医院少；在皇家表演艺术学院，学生们在4年的时间里要掌握民间歌舞、乐器、面具舞等不同形式的歌舞艺术。彩排面具舞的学生们汗流浹背，他们对将来能在戒楚节上演出充满了期望。

“这些还远远不够。”Shejun Agency的创始人卡玛·平措博士这样对我说。Shejun Agency是一个致力于记录不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组织，它的总部在廷布，员工则分散在全国做着田野收集。“你所看到政府提倡保护的都是可以系统展现、表演出来的，但传统文化还有一大部分是生活化的、分散的、无形的。”他说，当道路和电通向农村后，很多文化都转眼消失：人们出行不再骑马，那么饲养马匹的知识、制作马具的技艺就被人遗忘了；有了煤气灶、电饭煲，从前用柴火、大锅烧饭的方法也丢掉了；全家人围着电视机看节目，大人再不会给孩子讲那些关于英雄、勇气和爱的故事了。卡玛·平措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虽然不会要求人们退回从前，但不排除人们会从他们的成果中意识到这些老东西的价值。“柴火烧饭就是香啊！讲个睡前故事难道不是一天里最温情的时刻吗？”

卡玛·平措的经历充满传奇。他20世纪70年代出生在不丹中部布姆塘的一个佛教家庭，父亲是个在家修行的喇嘛。因为从小对佛教教义感兴趣，卡玛·平措在高中时和家里说想退学出家，随后他在廷布附近的寺庙当了喇嘛。不满足国内寺院所学，他又踏上了去印度寻求佛法的道路，在那边待了11年，包括学习和执教。当他再回到廷布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全国的教育都是用英文来进行的西式教育。你要是

不会说英语，就相当于没文化，在首都一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于是他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下决心要熟练掌握英语来告诉身边的人不丹传统文化的迷人之处。牛津看中他寺院出身的背景，他顺利地被录取，然后他拿到了东方研究的博士学位。

卡玛·平措英文流利，谈吐优雅，有一种属于僧人的谦逊和温和。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英国剑桥大学先后当过研究员，最终如他当年所愿，又回到不丹从事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不丹人长久以来都在寺院接受教育，20世纪60年代政府才在印度的帮助下建立了现代学校。过去的寺院教育应该完全摒弃吗？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他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他读到不丹年轻人自杀率渐高的报道会觉得很伤感：“佛教教义告诉我们，身体是获得启示一个重要的媒介，人必须要珍爱自己的身体。佛教‘四圣谛’中第一条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所以你不能期待一个轻松的人生，应该更有耐心和坚韧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可是现代教科书中只从生物的角度解释身体的构成，缺乏解释人生这重要一课。”

“不丹的传统文化是异常丰富的。被确立为国语的宗喀语原来只在西部地区使用，推广到全国是近40年的事情。你要完整了解整个国家，需要懂20种语言。”卡玛·平措继续说，所以像皇家表演艺术学院所教授的歌舞种类还有待补充。他的团队深入到更广阔的乡间，拍摄不同族群的音乐、歌舞、口传文学，还有手工艺的制作流程。“它们在过去都是靠口传心授来传承的，老人家正在慢慢离世。”卡玛·平措认为道路和通讯的畅通不仅让不丹文化面临外部同化，它自身的多元性也被抹杀。“就像辣椒奶酪和牛奶甜茶成为全不丹人的餐桌必备。”

卡玛·平措还有另外一家叫作Loden Foundation的基金会帮助年轻人自主创业。“传统文化不一定是陈旧的、过时的，它也可以拥有生命力并给人们带来切实的经济好处。”他提到了一个女性创业者的项目是经幡制作，因为现在经幡都从印度购买，不丹有能力生产丝绸，却很少人生产经幡。“50年前我们的大米还能出口西藏，几乎只有盐是需要进口的。在传统中寻找可以进行现代化加工的元素，也能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经济的附庸。”

我在廷布看到了更多的改良传统的实践。女设计师多吉·格鲁在纺织博物馆对面的店铺里售卖她混合了传统与时尚的成衣。“这是从不丹东部著名的织造中心伦奇宗买来的，一位女性要利用农歇时间断断续

续织上一年。”她指着一块布满彩色菱形方格的布料对我说。她将布料接上红纱做了一条长长的坎肩，这样的衣服过去针对游客销售，现在不丹年轻人参加非正式聚会也会买它。在另外一家售卖不丹传统布靴的店铺里，老板正在赶做一份特殊的订单——来自廷布皇家学院的学生堪杜·旺楚克希望要一双不带靴筒、但有传统装饰花纹的“布鞋”。传统布靴只适用于节庆场合，但堪杜·旺楚克想将它穿到日常生活中。他已经有不下10双这样的“布鞋”。

“改良是必要的，但应该知道界限在哪里。”卡玛·平措给我看了一组他画的漫画，叫作“旗拉的进化史”。今天女性穿的旗拉其实是“半旗拉”，只是一条围合下半身的裙子，上面的布料因为穿着不便已经去掉。卡玛·平措的漫画里，旗拉越来越短，成为超短裙。“到最后这张图，你已经不能称之为‘旗拉’了。”

在“幸福”的指引下

国王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人物，他们的画像遍布于廷布的每一个角落。它像招贴画一样挂在建筑的外墙上，放在每间房子里最醒目的位置，存在于人们胸前的像章上。商家做广告也和王室有关：某某公司全体员工祈望小王子健康成长！这些画像有的是现任国王，有的是第四任和第五任父子两任国王，有的是第一任到第五任国王共同出现，变化的是发型与着装的时代风尚，不变的是气宇轩昂的神情与皇家气度。“第一任和第二任国王是为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奠定基础，第三任国王是‘现代化之父’，可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心中蓝图，是第四任国王开启了现代化和民主进程，现在的国王每天都很努力，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优秀。”索南这样对我形容。第四任国王的威望至今深入人心，他16岁继位，百年旺楚克王朝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他的治下。我们曾经在路上与老国王的专车擦身而过，那是一辆老款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他单独住在林中的木屋里，依旧过着俭朴的生活。”

“当老国王宣布他要退位并让不丹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时，许多人都哭了，他们恳请国王不要这样做。我把这个情景向美国朋友形容，他们都表示难以置信。”不丹前信息和通信部部长英利·多吉告诉我。他当时是国家报纸《Kuensel》的主编，跟随在国王身边巡视全国——2005年末，第四任国王出发去全国每一个区，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了两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民主？像不丹这样



(藏小川 摄)



左图：不丹前信息和通信部部长英利·多吉和他的家庭成员在一起

右图：女设计师多吉·格鲁正在为她的模特塔西·央宗调试新衣

的小国，将它交给一个人统治会很危险，如果国王不够优秀那怎么办？为什么要在一个太平盛世下引入民主？放眼全世界，基本都是在出现混乱时才想到民主，可为什么要等到有问题才去补救呢？”

不丹至今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大选。虽然选举的某些环节受到批评——比如“拥有正规大学学历才能竞选”、尼泊尔的非法移民不能投票，但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在过渡期发生任何动荡。“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国王替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就要发挥这种制度最好的功效。”不丹第一份私有报纸《Bhutan Observer》的前主编尼杜普·赞波这样对我说，“在选举期间，本来亲如一家的村庄或者社区会变得分裂，大家并不习惯这样的对立状态。我们会引导，你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用争吵。所以我们的民主和印度、孟加拉等邻国的民主不一样，我们不会上街游行、喊口号、焚烧旗帜画像。不丹的民主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框架里运行的，不同意见者互相尊重、彬彬有礼，国会议员辩论的时候，也都非常平和。而当所有政治力量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国王就是统一与和谐的象征，他会出面给出解决方案。”

第四任国王为这个国家留下的另一笔财富就是“全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的概念。1979年，他刚刚参加完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六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机场接受一位印度记者的采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他如何看待不丹的贫穷，这位年轻的君王回答：“用GNH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比GDP更有效。”这迅速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它太符合在物欲里挣扎的人们对“最后的香格里拉”的想象。

这个灵机一动说出来的词被国王自己和不丹学者们不断完善内涵。仅仅物质财富的积累不能带来幸福感，GNH将国民幸福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平衡协调：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原生态环境的保存和保护，传承和弘扬不丹独特的文化遗产，行善政和老百姓参与的回应力治理。第一任民选首相吉格梅·廷莱在世界各地演讲不丹关于幸福的理解几十场，让“幸福”成为一种国家形象。英利·多吉说，在机场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前，拿着不丹的护照出国，每次边检人员都要看着“不丹”的国家名字犯嘀咕，弄不好还要去找领导讨论一下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看到你不是不丹人，第一反应是：‘啊，你来



(蔡小川 摄)

自那个幸福的国家！”

由卡玛·乌拉主持的不丹研究中心位于廷布一个安静的山坳里。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还停留在 800 美元的國家，每年都有来自各国的研究者慕名访问，讨论如何把 GNH 理念应用在国家发展中。幸福感并非不能够测量。中心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每 5 年做一次 GNH 的全国调查。在 2015 年的最新调查中，全国 70 万人口中的 7153 人被随机选中，他们遍布城市和乡村，分散在各行各业。访问的问题绝没有“你幸福吗？”这么简单，它是一份有着 244 个条目的冗长问卷。“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你相信因果报应吗？”“传统的手工艺，编织、木工、绣花之类你掌握几种？”“你周围可以扔垃圾的地方够多吗？”……这些细致琐碎、有的看上去不太相关的提问要花费两个小时才能答完。66 位调查员为此忙碌了半年。我到来的时候，卡玛·乌拉的小组正在开会商讨怎样根据调查结果对政府的第 11 个“五年计划”做出调整，他们将会把建议呈报给首相。

根据这次 GNH 调查，在全国 20 个行政区中，最发达的廷布在幸福感方面排名第六。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拉低了这座城市的幸福感。一直以来，“出国留

学+公务员”的成长道路是人们最向往的模式。公务员工资体面、住房有补贴、每年有固定假期，而且会成为受到百姓尊敬的“Dasho”——真正的 Dasho 称号由国王授予，意思为“亲王”，但百姓会用它来称呼政府高官。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职位出现饱和，高学历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又倾向于办公室工作，限制了自己的选择。

来到廷布打工的农民也成为失业人群的一部分。“他们被首都闪亮的生活吸引，希望跻身于城市生活，可是并没有技能，最后有的人只能靠捡垃圾为生。”杜普·赞波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靠对于土地的知识在农村自信体面地工作。”杜普·赞波曾经在《Bhutan Observer》上写过一系列专栏文章，抨击政府在廷布给低收入人群建设的叫 Changjiji 的住房工程。“廷布变得陌生了。在不丹人的传统社区里，应该有佛塔、有平时进行仪式庆典的公共空间，可是 Changjiji 就是一堆三层楼的房子挤在一起；楼上的人因为水压低没有水用，楼下的人却在那里洗菜浇花，在传统社区中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从来都是大家分享的，不管好事或坏事。传统社区里住着 Dasho、喇嘛、农民、占卜师、巫医……各色人等都混在一起；那里标榜着‘低收入者’居住，却暗含了一种歧视。这样下去，城里如果发生了犯罪事件，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那个社区。与此相对，另外一片叫作 Motithang 的山坡正在成为高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区。”

当外界在想象中描绘不丹的幸福美好时，其实这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别国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不丹国内媒体对社会的阴暗面批评得不留情面。在《Bhutan Observer》这样的报纸上，失业、自杀、吸毒、卖淫、贪污腐败都是社论中常常出现的话题。发展私有媒体是第四任国王在帮国家完成民主过渡时的另一项举措。他希望人们能够热衷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参与，在社会问题一出现时就能予以重视，及早推动精英阶层做出政策改善。

“全民幸福是一种愿景。GNH 所定义的幸福感就好像是灯塔里闪耀着的光，一直指引着我们的方向。相比 5 年前，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表达出幸福的人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卡玛·乌拉这样总结。■

（实习记者杨文轶、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杨波、多吉、Trulku Rinpoche、张玫、Kunzang Thimley、王心阳、Neten Zangmo 对本文的帮助）



永恒的渡鸦王冠

文 / 宋诗婷

国王家族，自有传奇之处。

婚礼

“我不知道太多王后的信息，但是她真的很美。我相信，国王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见证了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与平民王后吉增·佩玛婚礼的商学院学生查克说。

16岁少女卓米·琼丹曾参加国王婚礼的庆祝表演，她说：“国王真的爱她，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握着她的手，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国王的做法。”

2011年10月13日，31岁的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迎娶了21岁的王后吉增·佩玛，那场传统中不失新潮做派的婚礼悄悄地改变了不丹年轻人在爱情中的相处模式。

5年前的那场王室婚礼称不上盛大，但足够庄重。婚礼在普那卡宗举行，这座不丹境内第二古老的寺院坐落在母亲河 MoChu 和父亲河 PhoChu 之间，寺庙身



左图：2008年11月，在加冕仪式上，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传位于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

右图：2011年10月13日，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与王后吉增·佩玛在婚礼上

后是葱郁的树林和苍山。17世纪初，不丹第一位神权领袖拿旺喇嘛建造了这座集政、教、法于一身的僧院。1955年之前，寺庙所在的普那卡曾是旺楚克王朝的旧都，而普那卡宗是旧都的象征，时至今日，不丹王室的国王加冕、婚礼等重要仪式依然在圣地普那卡宗举行。

婚礼当天，通往普那卡宗的村庄和公路被参加庆典的人占满了，他们着盛装沿着小路涌向普那卡，一路上传递和分享着来自王室的喜悦。仪式的举办地普那卡宗也已准备就绪，红毯、彩旗、鲜花早已备好，观礼嘉宾也陆续到达。不丹的王室成员、议会成员、王室的朋友和少量新闻媒体都在受邀之列，他们避开红毯，沿着台阶走进普那卡宗，王室成员和朋友们坐在同一侧，其他高级别官员坐在观礼席的另一侧。为了防止混乱，普那卡宗的入口被关闭，婚礼仪式不对外开放。

除了观礼嘉宾，婚礼现场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知名僧侣和仁波切，按照不丹王室的传统，婚礼会遵循佛教仪式流程，僧侣的诵经祈福是送给国

王和未来王后最虔诚的礼物。

上午8点20分，婚礼仪式正式开始。新郎——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身穿宫廷黄缘走进古老的普那卡宗，他沿着台阶走进行礼庭院，表情严肃。几分钟后，古堡外的河水边响起铃鼓声和歌声，21岁的新娘吉增·佩玛身穿淡黄色的传统外套（tego），搭配红、蓝、绿和白色相间的旗拉（Kira），一副红色耳环在头发与脖颈间若隐若现，她被穿着红袍的僧侣和载歌载舞的人群引领着，缓缓走过廊桥，进入庭院。

100多位僧侣的诵经声将婚礼仪式带入庄严肃穆的氛围。诵经仪式之后，国王将五彩后冠戴在新娘头上，旺楚克王朝正式迎来了他们的第五位王后。

在供奉灵塔的仪式之后，国王与王后走出行礼庭院，走向早已等候在普那卡宗外的人群，准备接受来自不丹人民和世界各地媒体、游客的祝福。国王和王后延续了不丹王室一贯的亲民路线，他们与观礼群众握手，感谢来自民间的问候与祝福。

王后似乎已经适应了她的新身份，在第一次的正



上图：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

下图：不丹四世国王的王后多杰·旺姆·旺楚克

式亮相中她表现得大方得体，得到民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这位媒体口中的“平民王后”出生于1990年，父亲是前扎西冈总督延里的外孙，母亲来自不丹最古老的贵族之一——布姆唐家族。尽管并非真正出身布衣，但吉增·佩玛从不愿在公众面前解释自己的出身，宁愿把自己划在平民阶层里。

与历任王后一样，吉增·佩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印度最好的学校——萨纳瓦尔的奥伦斯学院，学习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绘画。毕业后，她又在英国摄政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心理学，辅修艺术史。

东西方融合的教育背景让王后身上兼有传统和开放的做派，她热爱艺术、舞蹈和篮球，对国际关系又有独到的见解。正是类似的受教育经历让国王和王后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桩婚事曾被不丹国内外媒体描述得如童话一般。在两人共同出席的大学生迎新营的闭幕礼上，国王曾公开讲述过他与王后相恋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她时，她还是个小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那年我17岁。那是一次野餐旅行，她刚好也在。她走到我面前，叫我带她走。我问她：‘你应该跟你的好朋友去玩，为什么想和我走？’她说：‘因为我喜欢你啊。’我蹲下来看着她，说：‘你很特别呢，如果你长大之后我没有女朋友，你也没有男朋友，如果命中注定我们会再遇到，你做我的妻子，我做你的丈夫吧。’几年之后，我们真的再遇上，我问她：‘你对我的感觉还一样吗，结果发觉，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或许是都受过西方教育，与上一辈王室成员相比，国王和王后的作风颇为洋气。在婚礼上，国王曾在众人面前亲吻王后，对于因宗教信仰而作风保守的不丹国人来说，这一举动十分大胆，国内的保守派人士甚至对此颇有诟病。但热爱王室成员的不丹国民很快接受了国王的作风，年轻人更把国王与王后甜蜜的相处方式视作榜样，自由浪漫的恋爱模式被越来越多不丹年轻人所接受。

尽管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已经36岁，但对于整个王室家族来说，五年前的那场婚礼才是国王真正的成年礼，而随后小王子的降生更让不丹王室早早延续了香火。

从2008年加冕起，五世旺楚克就继承了父亲的政治理念，是一位思想开放，并积极推进国家变革的年轻国王。和所有王室成员一样，他从小就接受精英式教育。在不丹的央钦普格中学毕业后，他就被送到美国接受高中教育。在那里，还是王子的五世国王长

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少年，他爱上了 NBA、足球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高中毕业后，他先后在英国的惠顿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修读了本科和研究生。

相较于父亲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现任国王的继位经历要从容很多。2006年，四世国王宣布让位于长子，并让后者有两年的时间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执政经验。

两年之后，旺楚克五世的加冕仪式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四世国王将装饰着头骨的渡鸦王冠戴在王子凯萨尔的头上，旺楚克王朝正式迎来了第五任国王。在五世国王继位的同一年，不丹结束了百年旺楚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执政政府。

临危受命

五世国王的弟弟吉格梅王子亲眼目睹了父亲传位于兄长的历史性时刻，他感慨万分：“当父亲把王冠戴在哥哥头上时，我不知道是快乐还是悲伤。他是男人背后的男人，在我们心中，他几乎是神。”

四世国王不仅是孩子们眼中的男神，他也是不丹人民心中的英雄。目前，五世国王所实践的政治主张正是其父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这位主动退位的太上皇被誉为“不丹现代化之父”，在位期间曾不断下放权力，一手打造了今天不丹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与儿子凯萨尔相比，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成长之路要更为坎坷。他出生于1955年，是三世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和王后格桑·曲登唯一的儿子，是不容有失的王位唯一继承人，因此，格外受重视。

辛格从7岁开始受佛教和现代化教育，先是在印度读书，后来又远赴英国，接受西方教育。他不抗拒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在英国读书期间，他曾是英国王子安德鲁的同班同学，热衷于欧洲人喜欢的雪茄、篮球和高尔夫。在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一个“总穿着一套传统条纹图案生丝长袍，搭配进口中筒袜和闪亮黑色平底便鞋”的英俊王子。

因为是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辛格从很小时就开始接受父亲的治国教育，并在1972年开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席主任，也经常陪伴父亲视察不丹的偏远山区。在不丹民众眼中，王储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英俊、善良，具备把握未来国家命运的能力。

在辛格慢慢了解和融入西方世界之时，万里之外的不丹传来了噩耗——1972年7月21日，他的父亲

吉格梅·多吉·旺楚克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病逝。父亲的突然辞世逼迫辛格一夜长大。几天后，17岁的辛格接过父亲的王冠，同时也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他在仓促和悲痛中加冕，成为旺楚克王朝的第四任国王。

在不丹王室的公告中可以看出，年轻的新国王在失去父亲的挫折中汲取了力量：“不丹王国正在经受不幸，对于我来说，失去父亲让我陷入极大的悲痛。但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忠诚于我，并对我给予了极大的期望。我希望用我的灵魂和真心为我的人民负责。现在，我必须放下悲痛，努力履行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为国家的强大和进步而努力奋斗。”

当年，辛格继位时的不丹远不是今天的不丹。虽然在父亲吉格梅·多杰·旺楚克的努力下，不丹已经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废除了奴隶制度，也整顿了司法，并开始尝试民主化改革，但贫穷和落后依然是这个闭塞小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曾陪伴父亲走访不丹贫穷乡野，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有着超出年纪的准确认知。接手国家后，辛格开始在父亲的基础上重新描绘不丹的未来图景，并在他执政的34年间，创造了后来被外界所惊讶的“不丹模式”。

辛格清楚，对于不丹这样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小国来说，他曾亲身体验过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适用，而邻国印度的社会情况又与不丹大相径庭，没有切实的参考价值。不丹需要跳出现有的社会逻辑，走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想清楚这个问题，辛格的改革之路就目标清晰了。他坚持不像其他小国一样靠结盟来寻求庇护，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而友好的相处之道，以保护不丹的独立主权。

对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小国来说，自然环境或许是国民生活幸福和创造经济价值的砝码。为了让不丹优越的自然环境继续保持迷人魅力，辛格政府制定了全民植树规划，要求每人每年至少种植10棵树，直到今天，不丹依然是原始森林覆盖率排名亚洲第一的国家。

在世界政治史上，君主制国家被民主制度推翻的案例很多，但国王主动移交权力给人民的案例并不多见。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却以过人的远见和开放的胸怀尝试实现这一西方媒体眼中的“壮举”。1998年6月，经过多年的谋划，辛格解散了内阁，将政府的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并在2001年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民主制国家。

对于当时的不丹国民来说，辛格国王这一极为超前的政治改革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何为民主，在这样一个宗教国家，信仰和国王就是他们精神和现实生活的双支柱，他们不懂民主，也不需要民主。但幸好，不丹人民信任他们的国王，既然国王都说，民主是好的，他们就相信，民主不会是个坏东西。

现任国王凯萨尔的弟弟吉格梅王子曾在哥哥的加冕仪式后回忆父亲对不丹民主化的态度：“父亲曾说，如果百姓要求民主，不要给他们，因为那为时已晚。更好的做法是，在他们提出要求之前，就把民主交给他们。当天空晴朗时，暴风雨即将来临，这就是我父亲的态度，他看到了晴朗的天空，也预见到了暴风雨，因而做出了改变。”

辛格国王对不丹循序渐进的改革或许不为外界所熟知，但他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概念却走向了世界，成为衡量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也是不丹对世界的贡献。这个以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和居民生活幸福感等指标为评价标准的“指数”有悖于国际普遍认可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一套提醒全世界反观生活本质的评价体系。在“幸福指数”受到关注的同时，不丹这个与世无争的神秘小国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渐渐打响了名气。

很多观点认为，辛格国王之所以能在小小年纪坐稳国王位置，并于在位早期就积累了不错的政绩，很大程度上与他能干的母亲格桑·曲登有关。太后格桑不仅是王后，也是三世国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的表妹，拥有锡金王室血统，祖父更是一世国王乌颜·旺楚克的族兄。她与三世国王的婚姻是标准的政治联姻。格桑王后从小受西方教育，性格强势，对治理国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方法。在三世国王多吉掌权期间，格桑王后就曾在土地改革、整顿司法等问题上给予丈夫诸多帮助。因此，当少年国王辛格刚刚继位时，桑格太后的协助和指点就显得更为重要。

事实上，早期的辛格国王也绝非毫无能力的懵懂少年。尽管身处不丹小国，王室生活也被外界神化得遗世独立，但辛格国王从未放弃过了解这个世界。刚继位时，他从英国回到不丹，但不愿放弃未完成的学业，便从英国聘请了老师，专门负责教他学习。与如今高调的儿子不同，在位时的辛格一直低调，他在王宫的办公室是一间小木屋，藏在一片松树林里，屋里装饰、陈列简单，与普通的公务员没有太大差别。除了工作外，辛格国王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他常常在皇宫里组织篮球赛，对比赛过程和比分极为上心，

偶尔遇到裁判判罚错误甚至会发火埋怨。因为篮球而动怒的那一刻，也是这位年轻国王少有的天真与放肆。

家庭

辛格很少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在公众面前，唯一让外界至今好奇的就是他的四位妻子。早在1980年，不丹政府就制定了《婚姻法》，宣布施行一夫一妻制，废除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并禁止童婚。虽然法律颁布，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却颇有难度。但让全世界哗然的是，作为不丹国王，辛格本人却在法律颁布的前一年娶了四位妻子，而这四位漂亮妻子又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妹。

1988年9月，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将娶四姐妹为妻，但在此之前，他已于9年前与这四姐妹结婚，只是从未向外界发出过官方消息，而今突然宣布这一消息，也是为举办公开婚礼和册封王位继承人而不得已为之。

于是，在结婚9年后，辛格与四位王妃又在普那卡宗举办了婚礼。在王后多杰·旺姆·旺楚克的描述中，婚礼的主持人是不丹国师——最受尊敬的精神导师钦哲仁波切，已经出生的八个孩子也参加了父亲和母亲们的婚礼。跳舞、竞技、欢宴等庆祝活动举办了三天，每个不丹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多杰·旺姆·旺楚克看来，她们四姐妹与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结合具有历史性意义：“我们的婚姻也许实现了一种历史使命——把国王的家族和不丹已故的精神主宰夏尊·吉格梅·多杰结合在一起。”

正如王后所言，这桩婚事也牵扯出一段不丹王室和僧侣们不愿提及的历史，多杰·旺姆·旺楚克王后在自己所写的《秘境不丹》一书中讲述过这段历史：王后与一同嫁给国王的另外三个姐妹都出生在不丹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贵族家庭。佛教信奉今生来世，不丹从王室到平民都尊重和相信转世之说。17世纪，夏尊·阿旺南嘉统一了不丹国，被视作不丹国父。夏尊·阿旺南嘉逝世后，他的精神力量体现在三种转世中，分别代表心灵、言辞和肉体。20世纪初，夏尊的三个转世中的两个都落在了多杰·旺姆·旺楚克父亲的家族中。父亲的舅舅夏尊·吉格梅·多杰是第六世心灵转世，而哥哥吉格梅·增丹是第六世言辞转世。在不丹第二任国王吉格梅·旺楚克统治期间，夏尊·吉格梅·多杰在宗室内遭人暗杀，年仅26岁。当时，知晓夏尊



上图：2016年初，不丹王室迎来了新成员——五世国王与王后的小王子顺利降生

下图：2011年，五世国王与王后举行婚礼，不丹大庆三天，所有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



被暗杀的人都知道，这背后有一场政治的角力——部分朝臣担心转世者挑战王权，便向国王进言，清除异己。夏尊一方的势力被这样的言论激怒，也开始挑战国王权威，夏尊或许就是因此而遭到暗杀。转世者遭到暗杀，对于不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莫大的丑闻和不祥的预兆，因而这个消息被长时间隐瞒，夏尊·吉格梅·多杰的死一直是不丹老百姓心中解不开的谜。夏尊死后，王后父亲一族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从西藏、哈宗河谷、甘托克到印度的葛伦宝，整个家庭不断流浪漂泊，每个人都吃尽了苦头。直到1949年，政治环境松动，王后父亲一家才回到不丹，并在罗布岗安家。但不幸的是，父亲的哥哥六世言辞转世吉格梅·增丹在途中感染疟疾去世，那一年，王后父亲24岁，增丹30岁。

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四世国王与转世家族四姐妹的联姻更像是一场恩怨的冰释前嫌，正因为积怨已久，王后多杰·旺姆·旺楚克就更为敬佩丈夫的胆识和胸怀：“夏尊·吉格梅·多杰于1931年在塔罗惨遭暗杀之后，没有一个不丹国王过问此事。1988年，国王决定，由他来打破这个禁忌——他的孩子成了遇刺夏尊的后裔，他还要去塔罗，和它名叫塔罗加普的强大保护神讲和。此举令僧侣团体和大臣们非常惊愕，他们很担心打破禁忌的后果。”

如今看来，这场联姻没为王室带来麻烦，反而帮辛格树立了更好的公众形象。国王与王妃们的结合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多杰·旺姆·旺楚克王后父亲的愿望——让他的后人中产生国王。除此之外，因为王室的背景，以及家族的宗教背景，王后的家庭在其所经营的商业领域得到了便捷条件，王后的父亲从罗布岗的农民逐渐发展成不丹国内实力强大的建筑代理商。

至少在外人看来，辛格国王的这桩婚事幸福美满。四位王妃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姐妹间也没有明显的争执和分歧。尽管如此，四位王妃的居所还是相隔很远，以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和争端。

在四位王妃中，多杰·旺姆·旺楚克王后是最被外界所熟悉的。她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嫁给国王的四姐妹中年纪最长的。在王后的描述中，她和姐妹们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当不丹农村的房屋都把牲口圈在最下层时，他们家已经在那相同的位置上有了宽大的厨房和粮库。

在辛格国王执政期间，王后参加的慈善活动和她与各国、各界人士的交往为国王形象加分不少。而王后热情、开朗的性格与她的童年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小时候，多杰·旺姆·旺楚克和姐妹们生活在不丹乡村，从小就学会了拾柴、打水和放牧等农活。她活泼好动，有些男孩性格，她说少年时的自己“穿上哥哥及膝长的帼比穿小姑娘家的长及脚踝的束腰外袍葛楚要舒服很多”。

多杰·旺姆·旺楚克王后和姐妹都曾被送到印度接受中学教育，父母认为，英语教育对孩子们的未来尤为重要。在学校里，少女时期的王后曾热衷于戏剧表演，也喜欢看电影。她和五世国王凯萨尔一样喜爱“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偶像去世时，她甚至在国家纪念碑点燃了酥油灯，为偶像的灵魂哀悼祈福。

多杰·旺姆·旺楚克的个性让她在王室生活中游刃有余。她热衷慈善活动和社交，曾建立塔拉扬纳基金，用来帮助和改善不丹偏远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在管理基金方面，王后显示了她过人的能力，她制定计划，通过改善住房、提供奖学金、培训和提高生产能力等方式帮助人们度过困境。迄今为止，塔拉扬纳基金已经在40个偏远地区发挥作用。即便辛格国王已经退位，自己也升级成为太后，多杰·旺姆·旺楚克依然没有停止她的慈善事业。

除了关心人民，多杰·旺姆·旺楚克也是一个热爱艺术和文学的人。她不仅自己出版了自传式作品《秘境不丹》，还支持和编辑了很多与不丹本国有关的文章和书籍。尽管辛格国王曾说过，四位王妃不会从政，但从1999年开始，多杰·旺姆·旺楚克还是担任了不丹的农业部长。这份工作与她的慈善事业相辅相成，农业部的工作要走访贫困地区，许多塔拉扬纳基金的受益者都是王后在走访农业贫困地区途中偶遇的。

除了这些职务之外，精力充沛的王后还是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创始人和赞助者，也是不丹最古老的高等学府的名誉主席。在辛格国王的事业版图里，多杰·旺姆·旺楚克很好地扮演了王后的角色，她热衷慈善，平易近人，又善于结交朋友，她用柔软的社交技巧为辛格赢得了更广泛的好感。

尽管另外三位王妃远不如姐姐多杰·旺姆·旺楚克有名气，但她们也在王室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事业。三王妃泽仁·央东·旺楚克是五世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的生母，儿子继位后，她也于2009年成立了基金会，以帮助和鼓励未成年少女和妇女，帮助她们接受教育和实现经济独立。另两位王妃也在维系民众关系和对外交往上不同程度地帮助了辛格国王。



英国王子威廉偕夫人凯特王妃出访不丹

不丹王室的后裔向来重视精英教育，王室成员多在美国和欧洲读过书。辛格国王共有 10 个孩子，几乎每位王子和公主都接受西方教育，又都先后回到不丹，为王室和国家尽力。辛格的大女儿索楠·多仓·旺楚克是五世国王凯萨尔之外最被外界所熟悉的五代王室成员。她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回到不丹，在皇家高等法院工作，现在已经是“不丹国家法律学会”的主席。

“我们的国家总是有很多人走出国门去追求更好的教育，但最后都会回来为不丹效力，这是一件让人奇怪却又令人骄傲的事。”辛格国王曾这样评价不丹的精英阶层，可见，在这件事上，王室成员身先士卒了。

退位之后，前国王辛格终于有机会挣回因过早继位而遗失的少年时光，拥有了平静而安逸的晚年生活。2015 年底，结婚 5 年的凯萨尔国王和王后迎来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小王子。今年初，为庆祝自己

36 岁的生日，不丹王室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批新照片，刚出生不久的小王子躺在父母怀中，老国王辛格和夫人围在身边，小王子享受着来自整个王室家族的宠爱。

今年 4 月，英国王子威廉携凯特王妃出访不丹，不丹国王和王后接见了这对著名的英国王室成员。在为期两天的访问里，威廉王子和王妃参观了不丹的宗教圣殿，体验了当地传统的文化和娱乐项目。国外媒体曾把现任不丹国王和王妃视为东方的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对于年轻的国王凯萨尔和王后佩玛来说，这对来自古老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王子和王妃，让他们看到了不丹王室成员未来的模样，而这触手可及的未来正是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描绘一生的图景。☑

（参考资料：《秘境不丹》，《The Dragon Finds Its Voice》，《25 Years King》。实习生肖楚舟、郑亚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幸福”之下，真实的不丹

记者 丘濂 摄影 蔡小川

“不丹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样，很困难，需要小心翼翼。不丹的精英有责任，探讨实际问题，揭示那些并不美好的一面。”

在加德满都雪谦寺的一间大殿里，我等待着宗萨钦哲仁波切的出现。不时有法器发出“叮叮”的声响，他正在里屋主持一场宗教仪式。这里也是安放宗萨钦哲仁波切的上师顶果钦哲仁波切舍利塔的地方。

几周之前，当我接到要去不丹的任务时，我想到的是否能和宗萨钦哲仁波切进行一次采访。退回10年前，当不丹尚未被贴上“幸福”“纯净”“神圣”等标签时，我看了那部他做导演的电影《旅行者与魔法师》。岩壁上巨大的壁画、吊在空中的木刻阳具、色彩艳丽的织锦长袍、一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药汤……那些奇异的光影碎片存在我的脑海，形成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我还记住了那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一心想去美国的年轻公务员，哪怕去摘苹果也没有关系。那是那部梦境一场电影里，触及现实的地方。

1961年，宗萨钦哲仁波切出生在不丹一个传统的佛教家族。7岁时被认证为19世纪藏传佛教最伟大的上师之一、“利美”（不分教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宗萨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他兼上师和导演于一身，是当今公认的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于他来讲，电影是现代“唐卡”，以虚拟情境比喻人们身处的幻象世界。它也成为一幅记录不丹当代生活的风俗画卷。据说不丹人的观影乐趣之一，就是在电影中寻找亲朋好友以及熟悉的地点。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不丹影响力非常大。《旅行者与魔法师》的男主角、那位饰演公务员的演员财旺回忆，有一次在街上拍戏，他无意中回头，看到背后聚集了差不多200人在围观。他以为他们是来看自己的，顿时有种明星的感觉，非常得意。后来才明白，他们都是来找宗萨钦哲仁波切祈福的。

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又经常回到祖国，宗萨钦哲仁波切无疑是谈论今日不丹的极好人选。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这次会面。随后他去了印度，我们从这里转机飞往不丹。

三联生活周刊：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概念

很有名，人们都觉得不丹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国家。这种幸福的形象是政府一种宣传的需要，还是一个真实不丹的形象？

宗萨钦哲仁波切：可能有些人会对我以下的言论感到不满。我想说，这是一种混杂的、幸福和不幸福兼有的情况。不丹很长时间以来都宁静美好。首先因为它有好的领导者；第二是人们信仰佛教的缘故，佛教和谐、非暴力、不贪婪的观念深入人心；另外不丹是个不重要的国家。它是个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小国。没有国防力量，没有石油，没有铀浓缩。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当你被遗忘了，你就自然处于一种和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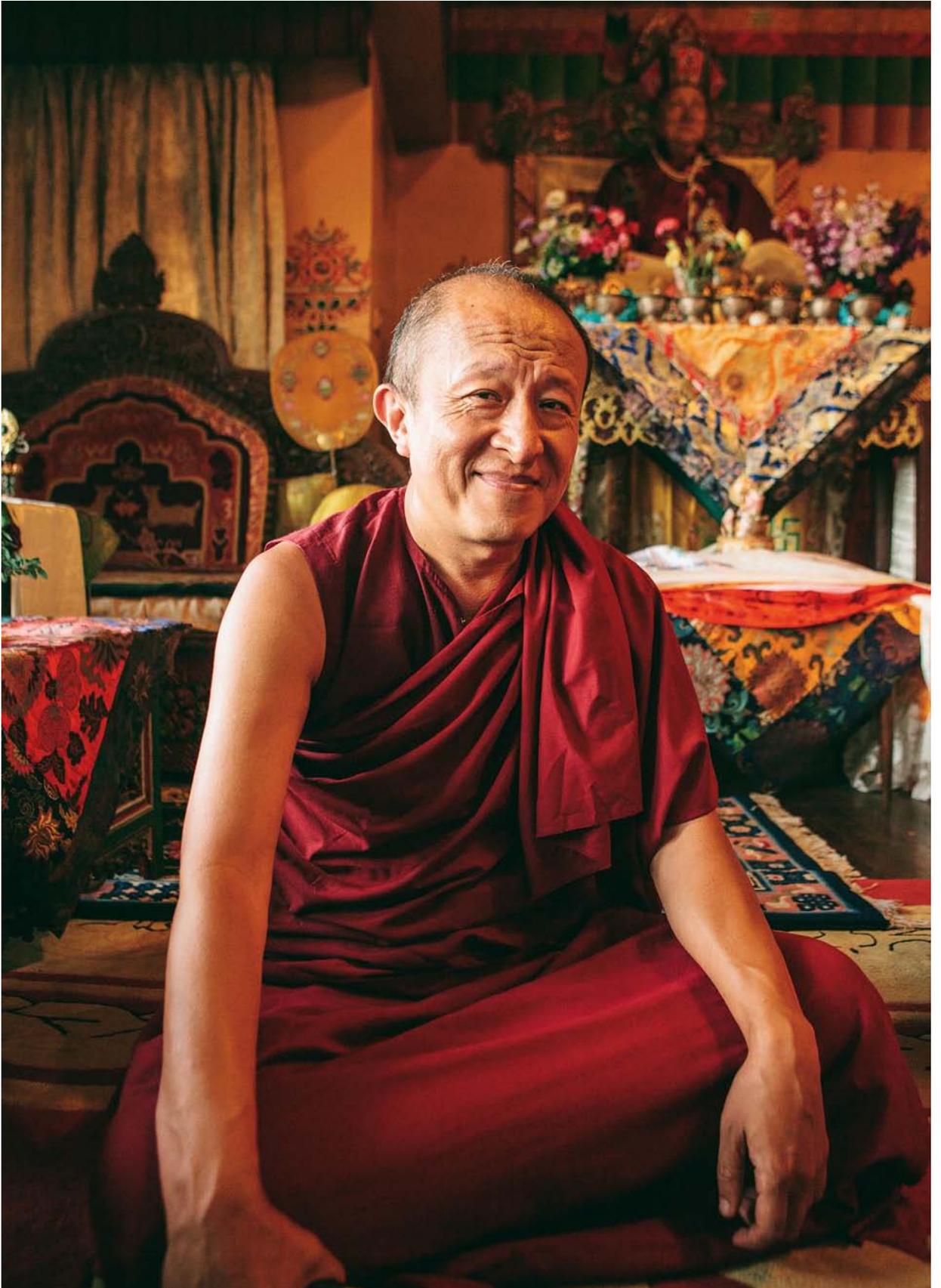
但不丹无法一直停留在20年代的状态。现在有互联网，有社交媒体，有电视，有所有的一切。因此，不丹需要变化，才能适应这个新环境。而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种种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忧郁症、滥用毒品、自杀率上升等等。年轻人上学的时候被告知，你学个什么专业，就能找到一个怎样的职业。于是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拿了各种学历。但其实不丹没有提供这样丰富的就业机会。他们又很骄傲，一个博士怎么能去当服务员呢？城里人找不到工作，乡下人又在往城里跑。所以我对“幸福国度”这种描述有所保留，但对于旅行社来说倒是个不错的广告。

不丹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样，很困难，需要小心翼翼。不丹的精英有责任探讨实际问题，揭示那些并不美好的一面。欧洲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人也不差。我们亚洲人好脸面，里面可能都已经腐烂掉了，外面还要涂上很多化妆品来美化。

三联生活周刊：对不丹这样缺乏资源的小国，它未来的发展道路是怎样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如果不丹人能够拥有自信，不丢掉它的传统特性，同时搞好教育，不断进步，那么不丹是可以发展强大的。你看足球吗？英国是足球强国，但欧洲杯里英国却被冰岛打败了，可冰岛的人口只是不丹的一半。

不丹处于一种过渡时期。不能说没有自信，而是说自信每天都挑战。不丹人穿牛仔裤，嚼口香糖，不丹是被其他文化影响的对象，而不丹文化影响其他文化的部分却是微乎其微。你看我们所处的博德纳大佛塔（加德满都的一处佛教圣地）这里，能找到一众中国餐馆，可是却没有一家不丹餐馆。我们的自信来自对历史荣耀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雪谦寺接受本刊采访



一群小喇嘛在普那卡宗堡里学习

的沉迷，但我希望它能够来自对未来发展的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不丹文化中最核心也是不应改变的元素是什么？

宗萨钦哲仁波切：有这样的东西吗？我认为文化总是一直在变化，而且会快速地变化。然而我们人类总是执着于这些，把文化当成是一种古老且珍贵的东西。最近在不丹，他们弄了一个建筑规范，要采用“镀锌瓦楞铁皮屋顶”（Corrugated Galvanised Iron，简称CGI）。我不得不说，这是不丹建筑中我唯一最讨厌的东西。但是现在如果你不建造那个屋顶，就会被罚款。文化部长会告诉你，你的建筑不符合文化规范。但是实际上，这种屋顶只不过是50年前才出现的东西。所以，这可以证明，文化总是在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不丹出生，之后在印度学习佛法，又去西方国家游历。有着这样国际化的经历，你依然会对一个不丹人的身份非常认同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我这代人虽然有机会到处跑，但对祖国却总有一种眷恋。当我闻到不丹食物气味的时候，就会兴奋。只要有网络，我的电脑也打开的时候，我就会点击进不丹报纸Kuensel的网站，就算它并没有太多内容可以看；然后我会再去看BBC，主要是看足球新闻。（笑）

但是你要明白，尽管我在不丹出生，但是在很小

的时候就被认证为一位藏传佛教上师的转世，我被带离不丹，在印度的佛学院长大。如果你要问我我觉得哪种文化最富浪漫色彩、我最为之着迷，那应该是印度文化。我喜欢那些梵文诗歌，印度音乐和歌曲也很美妙。每当听到印度的古典音乐，我的思绪就好像回到了2000年前。相比之下，我认为不丹音乐就很单调重复，只要你学会一首不丹歌曲，基本上所有不丹歌曲也差不多都会了。关于中国传统音乐，请恕我直言，我很喜欢古琴，二胡也不错，其他的我就不敢恭维了，笛子听起来一点也不悦耳。但我很关注中国的情况。奥运会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孩子们赢了，我会替他们高兴。为什么我这样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呢？因为我是一名佛教徒，中国佛教徒人数比其他全部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多。我对中国有这样的情感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导演的电影《旅行者和魔法师》中，出现许多传统文化里的事物，比如射箭、生殖器崇拜、热石浴等等，你是有意使用这些文化符号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为了让电影更加有意思，所以什么好玩的都会放进去。这是一种拍电影的手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过去有很多时间会在国外传播佛法，但我注意到你近来在不丹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作为精英中的一员，你认为你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在什么地方？

宗萨钦哲仁波切：一个国家能发生的积极改变，

取决于其精英阶层的作为。遗憾的是不丹精英阶层总是做得不够。他们总考虑自己能获得什么，而忘掉了贡献的一面。

我当然可以主持祈福法会，也能建设寺院、坐在法座上对信众宣扬佛法。我却不想仅仅停留于此，虽然有时候我确实是为了宗教仪式而来。这些活动有它的功能，不过我觉得已经有足够多的喇嘛在做这些了。

2010年，在故乡桑珠迺卡的德瓦塘，我发起了一个叫作“桑迺社运”(Samdrup Jongkhar Initiative, 简称SJI)的项目。这个地方位于不丹东南部，我小时候和姥爷索南桑波喇嘛住在那里，他在那儿有座小小的寺庙。成年之后我时不时回去为乡民做祈福仪式。我发现一天活动结束后，地上都是白色塑料垃圾。我不希望我们的活动给当地造成环境污染——这成为发起SJI的一个动机。SJI有个让当地实现零垃圾(Zero Waste)的目标，我们鼓励人们减少塑料包装制品的购买，一周至少有三天在家吃饭，生产者也应该尽量使用环保包装。

另外这个项目也培训农民种植有机蔬菜的技术。玉米一度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蔬菜则都是从印度进口。种植有机蔬菜不但能让人们减少因为依赖进口而造成的不安全感，长久来看，也是有益当地土壤、水质和身体健康的事情。目前当地人太过依赖外界，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国外慈善团体的援助。我们要教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SJI项目是我创立的社会团体“南方协会”(Lhomon Society)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是“南方人教育计划”(Lhomon Education)，目的在于开发出一套健全的课程和教育方法，让不丹的孩子们在现有教育体制外能有其他选择。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等各种知识都很好，但他们同时也应该有机会了解到什么是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会把课堂搬到农民家里，在那里学习关于动植物的知识，了解雨水怎么形成、庄稼如何生长。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因有果的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传达。某种程度上可说，学习西红柿种植比学习商科赚钱更加重要。到现在为止，这些项目都还局限在东部，希望能够做得成功，在不丹全国推广。

三联生活周刊：佛法实践在不丹的发展现状如何？

宗萨钦哲仁波切：不丹是个佛教国家，大多数人生下来就跟着家人信佛，他们信佛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氛围，也有的是盲目信仰，为了平安、好运、事业有成之类的愿望。但在这些佛教徒中，也需要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信仰佛教。我在不丹看到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无意中接触了佛教典籍，认为佛陀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前来寻找精神启示。他们的国家

可能连一座寺庙、一个禅修洞穴都没有。我们不丹有这样多的佛教遗迹，中国也是，应当有人思考、提问它们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人要去遁世修行，这很重要。

不丹人强调礼仪和规矩，大家相处起来都温文谦和，彬彬有礼。这固然是属于不丹文化传统的优点，但这和发问与挑战并不相悖。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我们仍需信仰佛教？你需要去问这样的问题，然后才能接受佛法。佛教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欢迎挑战和争论，并能对现实问题给出答案。一些外国学生告诉我，这正是佛教吸引他们的地方，因为佛教鼓励哲学思辨。但每次我在不丹讲法，台下的年轻人都不敢随便发问，他们在畏惧中聆听。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在不丹的身份影响了你和人们讨论佛法？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期望很高。我稍微有点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我经常那样做——人们就会觉得我有损佛教的形象。我只不过是一个个体。佛说，依法不依人，要依靠佛法、真理，而不是依赖某个人。但人们还是免不了因为你的个人行为而去评价佛教，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幸。

我期望能和人们平等交谈，尤其是年轻人。上师和弟子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如果双方不能自由交谈，医生怎么能够了解病情？我和外国学生聊天的时候，斜坐着、半卧着都可以。而在不丹我通常要正襟危坐在法座之上；每场活动，我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行礼和回礼，用手抚摸他们的头顶给他们加持之类的。这样一来，很难有深入的对话。有一次我受到纽约的不丹佛教徒邀请，以为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但是那里的陈设布置让我好像回到了不丹的彭措林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想在不丹首都廷布建一个活动中心，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可以在那里自由交流艺术，也能研习佛法。这个想法有去操作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还没有实现，这要看政府的政策，因为涉及邀请外国人来不丹。不丹以难以入境而闻名世界，作为游客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政策不坏，因为这是一个小国，政府想要保护本国文化和身份认同。如果游客多了，一大堆人都会以当导游为生，那个来钱容易。而如果你是一个导游，你的生活就变了，因为这是一种服务业，依赖小费和工资维生。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能理解政府限制外来人数的这个政策。相信未来政府也会更明确，究竟谁能够来到不丹。☑

(感谢梁辰，以及宗萨钦哲仁波切助手Tashi Colman和谢军对本文给予的帮助；采访整理亦参考www.sji.bt即桑迺社运网站以及钦哲基金会出版图书《旅行者与魔法师》中访谈)



中国快消品市场出现了惊人的寒冬，唯有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图为广东惠州

淘汰与迭代：消费新时代

记者 王丹阳

中国的消费转型与升级，不再只是一种未来描述，它已经来临。

近两年来，中国快消品市场出现了惊人的寒冬。据今年6月28日贝恩公司与凯度消费者指数联合发布的报告，2015年家庭在快消品类的平均支出增速明显放缓至0.8%，快消品市场销售额增速放缓到3.5%。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人的钱袋子一边在慢慢收紧，一边在转向于更中高端化、精细化的消费，逐渐被扔进历史角落的恐怕是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怀旧式商品。

贝恩与凯度联合推出的《中国购物者报告》（下

称《报告》），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一直以来以固定的消费者组样对中国人的快消品消费状况进行长期而持续的研究，它在中国的一线到五线共373个城市分布共4万个家庭样本，调查项目覆盖了106个快消品类。其中，重点研究的是个人护理、家庭护理、饮料和包装食品四大消费领域中的26个品类，它们大致占据了快消品零售总额的80%。

“快速消费品市场增速由2011年的15%、2012年的11%左右，一路下滑到2013年7.5%、2014年的5.4%到去年的3.5%。”凯度消费者指数中国区总经理虞坚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眼里，如此无可救药的下挫是基于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上的，快消品增速已跌至5年来的谷底，可以说中国快消品品牌到了不得不浴火重生的关键期，必定面临着一场新的洗牌。

萎缩明显

这份《报告》的调研方式摒弃了一般的人工访谈的传统做法，是将几万台条形码扫描仪搬入样本家庭，这么操作是基于快消品消费特征的考虑。因为人们的日常购物纷繁而琐碎，是一种高频次的行为，不同于大件商品的购买，所以若通过人工访谈、定性分析，受访者难免会出现记忆疏漏。

扫描仪的优点是随时将家庭购物的数据传输进去。试想受访者每次回到家，将自己购买的商品条形码扫进扫描仪，他们还得到了一本指导册，册子上还有购买渠道的条形码，供他们每次扫商品码时扫入购买的场所……这么做是为了尽量让一次购物行为的信息齐全，当他们将扫描仪放回基座，数据就会自动传输到数据库。“这4万个样本是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背景资料而选择出的，在人口构成、人口数量上都具代表性，一定程度体现中国城市家庭购物的消费趋势。”虞坚说。

虽然近年来快消品增长趋势的低迷在业界早已不是秘密，但这份《报告》的出炉还是给市场笼罩了一层悲观情绪。“下跌趋势是很明显的，当然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宏观经济和微观的生活方式都在变化，很多变量在起作用，上上下下有些拖累。但不是说所有品类都哀鸿遍野，也有增长强劲的品类。”虞坚说。

2014年一季度，快速消费品市场增速由2012年10%以上下滑到4.6%，这始终伴随着每户家庭提供年度支出的下滑。虞坚当时分析说：“快速消费品增长减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品牌商大大放缓了高端化的战略步伐，随着这一战略步伐的放缓，快速消费品企业将无法像往年一样可以轻易通过涨价来推动销售额的增长。在未来，品牌更需要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占市场份额以取得业绩提升。”

合作方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消费品与零售行业主席布鲁诺·兰纳(Bruno Lannes)也说：“在市场增速趋缓的大环境下，品牌自身市场份额的增长对品牌业绩提升至关重要，而提升市场渗透率是推动市场份额提升的不二法宝。提升市场渗透率意味着品牌需要视每一位消费者为新的消费者，并在每一个购买场合竭尽所能吸引他们购买产品。”

日前，国际市场调研机构尼尔森发布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二季度快消品销售额增速预计为4.7%，环比下降一个百分点。而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也更直观地佐证了调研的结果，快消品巨头宝洁在2016财

年四季度的集团销售额下跌2.7%至160亿美元，中国市场有机销售额同比下降5%。

快慢双轨道

《报告》指出，2015年一个颇为明显的趋势是不同品类间出现了快慢双轨道的现象，在渗透率和高端化趋势上都拉开了较大距离。一组非常瞩目的数据是：“2015年，方便面的销售数量下降了12.5%，啤酒下降了3.6%。”一些传统以蓝领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品类处境艰难。报告分析道，这背后有两个动因，一个是制造业开始向孟加拉、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个是逐渐减少的工人数量。

尼尔森2015年的报告也表明，作为市场占有率近50%的龙头品牌康师傅，其下滑量为12.69%；而“榜眼”品牌统一方便面，2015年收益同比下跌4.9%。遥想90年代初，康师傅曾是国人炙手可热的“心头好”，由于价格稍贵，还不是边远城市普遍能消费的食品。就全国范围来说，90年代的方便面大王无疑是珠海的华丰品牌，让千万食品产业的大军仰视的三军之首。1994年，华丰的销售总额超过10亿元，拥有2000名员工，旗下十余家地区分公司……后来，康师傅和统一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华丰的昨天成了它们的今天。

无论对销售厂家还是消费者而言，走量和囤量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国城市家庭不再会大量囤积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国人也已越来越不需要用方便面来充饥。就连消费方便面最活跃的场所火车站也已悄然发生改变，候车厅有了各种餐厅、高铁上有了盒饭，并会广播通知你为了不造成异味而不要食用方便面……这些醒目的变迁后是更微观的心态变化：去年，尼尔森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有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表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被认为健康的食品。方便面的面世始终伴随着有无防腐剂的争论，如今人们的健康生活转向彻底摒弃了那些廉价走量却存在争议的食品。

“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日韩品牌，小包装的、有新意的方便面卖得比较好。”虞坚说。康师傅旗下其他食品的下滑也是明显的，今年一季度，康师傅净利润大跌36%，饮料业务收入同比下跌5.4%，其中最惨重的是果汁，跌幅为19.8%。那3元到4元区间的果汁，虽然也是浓缩原汁制成，但越来越崇尚鲜榨的城市人群已自动将之淘汰。

承载了一代人记忆的国产啤酒行业也是一片萧

条。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分化，2015年中国啤酒吨位销量下滑5.06%，其中，普档和低价啤酒负增长10.8%，但超高端啤酒的增幅比去年高18%，高端为9%，中档为3.8%。按照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数据，我国啤酒人均占有量为35.98升，比上年下降1.22升，增幅为-3.27%。

“如果我们一直以为传统品牌可以靠一种集体怀旧来维持，那么这种观点一定要改变了，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虞坚说，他认为传统商品假如停止升级迭代，将很快被分散化的电商物流吞没。2014年是我国啤酒首次产销量出现同比下降，有的经销商每瓶啤酒赚不到0.1元毛利，但进口啤酒却在量价齐升，作为供给侧的中国啤酒生产商，正面临需求侧倒逼产业升级的窘况。“啤酒销量也跟这几年气候变化有关，但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别种酒精饮料，比如红酒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去酒吧。”虞坚分析。

便利店与电商

有分析师认为，方便面和啤酒销量的下滑恰恰说明了中国消费者消费品质的提升。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层级和所要求的精神享受度会有所提升。再一方面，从恩格尔系数理论来讲，生活必需品在家庭中的占比也会逐渐下降。

《报告》指出，导致快消品增速减慢的最根本原因是快速消费品上的家庭平均支出增速放缓，在2015年仅仅为0.8%，这一涨幅远低于家庭可支配收入8.2%的增速。“有消费能力的中国消费者开始将消费重心转移至非快消品类”，所以快消品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是不断缩小的。

虞坚特别向本刊提到，过去这几年的销售额增量很少是来自销量增长，而主要是由价格驱动的消费额增长。“这跟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有关，老人对吃的量没有太多要求，但是对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当传统品牌的消费人群步入老龄化，这些品牌若不更新换代，

也势必会日落江山。

与啤酒和方便面不同，一些品类正在快速增长，比如酸奶和宠物食品，就《报告》所分析，现代服务业和高薪促成了这些变化。过去一年，宠物食品的销售增长了11.7%，酸奶增长了20.6%；消费者在旅游、娱乐消遣等非快消品领域的支出也显著增长。所以这就是《报告》发现的双速前行特征。

在渗透率维度，多数品类渗透率已接近饱和或开始出现了下降，其他的小部分则在上升。当渗透率达到饱和，大部分品牌为推动增长会采用另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投资并销售高端产品。从2012年起，18个在渗透率停滞或负增长的品类呈现了不断高端化的趋势。

中国零售渠道也处于这种双速前行的模式中。超市的业绩增长率从9.5%跌到4%，便利店的销量却增长了13.2%，而把这两者远甩其后的是电商的增速，过去4年年均涨幅超过35%。报告称：“电商渠道的渗透率从2012年25%增长到2015年的43%。”在这种两极分化中，超市甚至大卖场原本的霸主地位被瓦解得体的无完肤。

尤其在一线城市，便利店多点开花，高端网购也保持着飞速增长，而大卖场的增长主要是靠下线城市消费者扩张来维持。电商的发展让人们购买进口商品变得容易，而这本身就搅动了原本线下为主的竞争模式，为竞争提到一个更国际化的平台。

虞坚认为，2015年快消品增速的暴跌一定程度上跟便利店的迅猛发展存在相关性，高端商品的引进分化了人们原本集中的消费点，线上购物让众多长尾商品进入竞争池。“去年便利店渠道的状况非常好，还有电子商务的发展，它们让高端和进口产品成为消费常态，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把竞争带到了不同的维度。如果超市会把大品牌放在醒目的位置，那么电商不会受到货架的限制，它的区别化程度更高，各品牌都占一席之地的时候，对原有大品牌的市场领导地位产生冲击。将来，品牌选择将越来越分化，竞争越加激烈。”

根据麦肯锡在2015年《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报告》的说法，中国消费者的五大趋势之一是从线下实体零售向“展示厅”转型。其在另外一份报告里，指出中国新兴崛起的三个消费阶层：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消费者、新时代消费者（“80后”“90后”）、网购者，三者都以15%以上的增速发展着。所以，快消品行业内充斥着一种主流换挡、产品升级的普

电商的发展让人们购买进口商品变得容易，而这本身就搅动了原本线下为主的竞争模式，为竞争提到一个更国际化的平台。

遍焦虑，电商从 B2C 到 B2B 的发展也考验着厂家和经销商的战略调整。

如果说第一轮电商是 B2C 的发展，即人们直接通过线上购物，那么现在的 B2B 电商热是真正在蚕食传统的销售链条，它直接打掉了中间环节，使厂家的货直供经销商。对于传统大牌来说，如何应对 B2B 的行业趋势无疑是严峻的，那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接受省时省力，却极度烧脑的新型推广模式转变。

有分析师认为，在主流换档期，商家应抓到重塑战略大单品的机遇。而战略大单品是一种新的社会公约数，它正在向“质高价高”的维度前行，以往的薄利多销式思维仿佛很难再说服市场。而不管是麦肯锡的中国消费者调查，还是凯度的这份报告，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方案，就是建设中高端推广能力，重建新品推广队伍。

消费升级之势

《报告》还统计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同城市之间的增量差距在不断缩小。商家往往靠经验认为，下线城市的消费增长会更快，并加强对内地城市的布局，但报告的结果打破了这种印象。以往城市层级是影响销售额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时至今日，所有城市层级的增长率均向 3% 至 5% 的区间靠拢。从量表上可看出，2012 到 2013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一线和五线是 3.5% 和 8.3%；在 2014 到 2015 年，此数字分别是 2.1% 和 5.4%。

品牌商很难再根据城市层级来判断增速，去年深圳、南京、杭州和天津四座二线城市的快消品增长总计在 9.2%，而剩余二线城市总计才 2.6%，其中大连甚至下跌了 0.4%。从区域来看，2015 年西南地区增长最快，东北和福建广东地区增速最慢。地区经济及各种变量主导着这种结果，也为品牌商带来更扑朔迷离的战略性难题。

但是凯度认为，在宏观的不对等之下，人们的消费意愿升级是趋于一致的，就像虞坚所说的：“中国一线城市的今天，就是下线城市的明天。”首先，他发现下线城市的购物渠道中，批发市场购买一项的比例大幅下降，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满足于廉价低质。

他认为消费升级正在席卷全国。“不一定完全是指高端，消费升级在各种价格段都会发生，低端到中等价位，摒弃批发市场，对某些五线城市群来说就是一个消费升级。所以中国很多本土品牌不一定要走高



凯度消费者指数中国区总经理虞坚

端，哪怕在研发上跟国际接轨，但性价比高的商品照样能迎合这种消费升级。”

出人意料的是，一方面国产快消品增速在萎缩，另一方面在跟外资品牌的竞争中，它的占有率仍然居高。在《报告》的前四年回顾中，发现所研究的 26 个品类中，大多数本土品牌都在竞争中持续获胜。2015 年，本土品牌增长了 7.8%，贡献了 109% 的市场增长，而外资品牌则下跌了 1.4%。报告认为，原因之一是本土品牌的新品开发只需关注单一国家，可迅速反应。

从外资上市公司的本身反应来看，他们在 2015 年的日子已经不好过。可口可乐在华销量也未能幸免，该公司首席运营官詹姆斯·昆西（James Quincey）称，今年第二季度在中国的果汁类销售额降幅达到两位数，可口可乐的销售额降幅为个位数。他表示中国消费减速打击了其销售额，而中国日渐疲软的需求水平也迫使其不得不降低库存。

宝洁公司在中国的有机销售额也下滑 5%，但有意思的是电商渠道销量在加速，其管理层认为，在许多品类上，市场增速线下是持平或低个位数增长，而线上是双位数增长。这就印证了一个观点，即电商化的中国市场，国际巨头也不免要考虑开拓线上渠道。

所以，这份《报告》在结尾处提到一个重要警示，随着快消品市场增速放缓以及数字化革命开始对价值链的各个部分产生影响，企业必须开始数字化改革，而改革的程度则取决于数字化对于他们品类的影响程度。☑



近年来中国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明显下降

消费结构开始升级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

记者 / 付晓英



方福前

中国的消费增长仍有一条较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不仅是数量的增长之路，也是消费品质的升级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很多咨询机构发布的购物者报告以及消费指数表明，中国快消品市场销售增速放缓。像贝恩发布《中国购物者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快消品的销售增速只有3.5%，是5年以来的最低点，方便面、啤酒等包装食品销量持续下跌，百盛、麦当劳等“洋快餐”的业绩也在下滑。与此同时，化妆品、护肤品以及健康食品的销量上扬，电商快餐和中餐连锁也发展迅速。这种消费现象应该怎么理解？是否表明中国目前正在

经历消费升级的过程？

方福前：《中国购物者报告》我也看了，但是报告中提出的数据不能完全作为消费结构升级的表现。快消食品市场增速下滑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报告中所提到的，很多制造业工厂开始转向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低收入劳动群体数量减少，而啤酒、方便面等快消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低收入者和年轻人，工人数量减少当然会影响到这些食品的销售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的健康观念越来越提升，在食品消费上更多地注重健康营养，像方便面、洋快餐这些“垃圾食品”就会消费得越来越少，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也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标志之一。

判断消费升级最简单最直观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也就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家庭收入越少，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几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都在下降，2013年恩格尔系数平均为31.2%，2014年降至31%，2015年又进一步下降到30.6%。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在55%左右。从恩格尔系数看，中国这几年一直处于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三联生活周刊：此前中国经历了几轮消费升级？这一轮的消费升级又是如何催生的？跟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资本炒作是否相关？

方福前：前面说到恩格尔系数是最简单的指标，除此之外，消费结构升级还有一个直观标志，即代表性商品的消费，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代表性商品。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轮消费升级。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结婚或者中等收入家庭很看重“三转一响”，就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到了90年代，冰箱、洗衣机和彩电“三大件”成了代表性商品；2000年以后就更不一样了，大家追求的东西变成了车和房子。经过十几年发展，我认为，中国现在经历的是第四轮消费结构升级，中等收入家庭对于车和房子的需求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开始追求能满足健康、享乐和发展需求的消费，在医疗保健上花费越来越多，旅游休闲消费在增长，也更加注重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子女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在职学习充电，希望拿到更高的学位或者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对子女

的教育投资，出国留学逐渐低龄化，这与当初的消费追求完全不一样，也是本轮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

消费升级也成为当前的投资热点，深创投的行业数据显示，过去半年的投资中，消费升级占比30%，资本是逐利的，他们看到了消费升级背后蕴含的巨大空间，互联网的发达、电商的普及对消费升级会起到一定的促进或者刺激作用，但消费升级本身是有内在驱动力的。从规律上讲，消费结构升级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而产生的，低层次满足后就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要，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类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温饱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需求。

这一轮的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带来的必然结果。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纵观各国经济发展，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标准后，将会出现消费升级的趋势，消费者将不再一味追求低价，而是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和服务体验，品质生活成为必需品，而消费升级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并不好，GDP增速也在放缓，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种消费升级能够完成吗？是否存在泡沫？

方福前：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国际经济环境不好，全球都处于金融危机的恢复期，这个恢复过程很缓慢，这是全球性的问题。而国内供给方的问题比较多，产能过剩、库存过多，企业没有投资空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增长幅度下滑，科技创新的增速也在下滑，导致个人企业没有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市场化法制化程度也不够，这都是阻碍消费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不利因素。

不过，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经济结构也处于调整变化阶段，我们并不是处在经济危机中。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是比较平稳的。一是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4.7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改善，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3.4%，比上年同期提高13.2个百分点。同时，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在增长，201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886万元，同比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稍快于人均GDP增速，这是推动消费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力量，足以支撑目前的消费升级。不是说一定要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才能实现消费升级，这是一定要明确的。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境外购物成为潮流，国人跨境消费每年超过百亿，消费外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是否说明国内相关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本轮消费升级的潮流和趋势？消费外流是否会影响到本轮消费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方福前：跨境购物的潮流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外同类产品的质量和功能比国内更好，消费者追求更高的品质；二是价格因素，很多同类商品，如服装、化妆品、保健品等，国内外价差达40%甚至更多，所以消费者也愿意出国购物，花更少的钱买品质更好的商品。究其背后，这的确说明国内高端制造业和相关行业在居民升级的消费需求中确实已经滞后，我们的消费结构在变化，但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没有与时俱进，供应不了中高端制成品和服务类产品，消费者需要的高档产品不能提供，即便提供了，价格也很高，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导致消费外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消费升级是存在短板的。

消费外流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我们大量的内需外流成为其他国家的内需，肯定对本国的经济增长不利。但我们不能禁止消费者在境外购物，只能通过改革来慢慢扭转，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适应消费者的需要。短期来看，可以通过税费改革、产品推介，引导消费者把更多的消费需求留在国内。长远来看，正在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才能把短板补上，使相关产业跟上本轮消费升级的步伐？

方福前：我先讲个自己的故事。前段时间我家里的电饭煲坏了，想托朋友从日本带一个，后来发现日本电饭煲是110V的电压，跟国内不一样，就打消了念头。我自己上网浏览，比较挑选之后买了一个国产品牌的电饭煲，购买使用之后发现品质很好，不逊于国际大牌。我是在购买之后才知道国产品牌已经跟日本产品没有太大差别，而很多人在抢购日本产品时，对国内一些相关的商品信息是不了解的，所以品牌宣传很重要。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同类产品中外价格差异很大导致消费外流，中国的税费过高是很大原因，

这就涉及税费改革，要适当降低关税，同时努力制造一些高质量的替代品，发展自己的品牌，像国产的华为手机已经可以在国际上打出品牌，自主开发、技术含量高，占据市场份额越来越高，同时还有价格优势，这是中国制造业今后的发展趋势。当然，中国的自主品牌替代国际名牌不是短期能实现的，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一个去突破，总体来说还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否则这个替代是很难完成的。

消费升级是个长期的过程，国内相关行业要跟本轮消费升级，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层次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问题亟待解决，必须要有一些制度性的创新措施来释放消费来补足短板，比如说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供给，所以现在中央、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本轮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下，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另外，我想说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形势也不好，但房地产市场却欣欣向荣，涨幅非常快，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多泡沫。很多投资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却进入房地产市场，这既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也不利于消费升级。如果房地产市场能够平稳理性，对消费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都是非常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长久以来，消费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因素，现在这种状况似乎已经改观。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5.6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投资增速回落、出口低迷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目前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是否还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方福前：毫无疑问，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还有很大潜力。从2011年起，中国增长模式出现了历史拐点。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的净出口增速在下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下滑，消费却一枝独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去年，在“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占比突破50%，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而发达国家中，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占比一般在70%上下。

另外，《大西洋月刊》联合高盛全球投资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中国消费者新消费阶层崛起》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中产消费者的人数约有1.46亿，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在1.1733万美元。这1亿多中产消费者连同另外2.36亿的城市大众消费者构成了庞大

的消费群体，他们是这一轮消费升级的动力。国内的城镇化也在加速，进一步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互联网的普及也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所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消费升级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方福前：消费升级与经济转型能够互相带动，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扩大内需，再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之前的中国经历每一次消费升级都会带动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比如，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分别是温饱和小康时期的标志性消费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当时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相关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不仅拉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消费结构升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在不断增长，以后我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会有很多发展机遇，比如医疗服务，为老年人服务的“白发产业”、教育文化产业、旅游休闲观光产业等，发展空间很大，这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升级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把握住这次消费升级的机会，中高端制造业借此成长起来，

同时进一步促进和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三联生活周刊：本轮消费升级是否存在一个标准的、合理的消费结构比例？中国目前经历的消费结构升级，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完成，是否有可借鉴的经验？

方福前：消费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不存在固定的结构和比例。不同层次的消费比重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动态调整的，不同家庭也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

至于可借鉴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是发展消费信贷。这几年中国的消费信贷发展也很快。人们的消费受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信贷出现后，未来的收入可以拿到现在消费，打破了当下收入对消费的限制，对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关键是怎么保持适度，如果消费信贷超出了合理的区间，导致债务不断增加，生产制造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实体经济缺乏支撑，那情况就很危险了。从未来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长仍有一条较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不仅是数量的增长之路，也是消费品质的升级之路。而经济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思路、制度的效率以及企业的积极性，这些都是促进生产能力和创新的重要因素。☑

《新知》2016年第4期上市

(总第16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2016年第4期要目】

Entrée

连接另外十亿人：关于理想主义、野心和网络中立
“小丑”的文化史
没有陷落的爱情
普鲁斯特和逃逸线上的青春
机器控制论(漫画)

Main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人类在玩火吗？
基因编辑

我的祖先和我——源自尼安德特人的

基因神话
永恒之问

Fusion

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与当代挑战
青牛白马,来去何兮——古DNA研究
视野下的契丹贵族
达尔文的1859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房子的故事
亚美尼亚：国界的迷思与现实

Dessert

繁星中的双螺旋：日本现代建筑浏览
化学：不对称之存在
菲利普·迪克：半疯的文艺极客
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酒店探访记
新战术对旧大陆：英国海洋帝国的崛起
埃及：走进未来的法老宫殿
发现和探索大脑新大陆的历史
等待奇迹
1BOOK140 短书评

《新知》2016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160页,全年6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120元。

2016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全年订8折优惠,订阅年价96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 / www.JD.com

2015年珍藏礼盒现已上市。



吃出来的是不是好的 GDP ?

主笔 / 邢海洋

刺激了一年的房地产市场终于阳光普照，中国的城镇化就这样爆发了？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一家来到烟台郊区，这个买房被套让人伤心的“死城”。只一年没回来，就被这里的变化震惊了。曾经“买两居送一居”的小区亮满了灯火，看房人寥寥的临海大户型高档社区，居然售罄。虽然没有老城区的熙来攘往，这里似乎也不乏人气了，大型超市开业了，“德州啤酒”竟只需 1.1 元。让我惊掉了下巴的事儿可真是不少。

烟台买房 3 年多，见证了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3 年前这里的道路坑坑洼洼，大拆大建似乎还处于“拆”阶段，高楼大厦之间掺杂着一栋栋卸去窗户的矮楼，寻常巷陌间林立着炸鸡店和煎饼铺之类的小门脸。两年前，道路平整了，这里除了建起很多住宅楼，大型商业综合体也相继投入使用，高大上的新世界百货、大悦城、万达广场布局在城市的核心区域。过去烟台大型超市很少，市民购物要么在集市要么在固定的市场里，超市里物价很贵。当地商户提起烟台的物价还振振有词：这里远处胶东半岛，属于货物流通的“末梢”区域，物流成本和商品汇聚的枢纽城市没法比。可烟台的物价甚至超过更为边缘的威海，就不能不用这里工业发达、市民收入高来解释了。总之，因为缺乏竞争，装修豪华的购物中心附设的超市，可谓奇货可居。可随着一座座购物中心投入运营，综合超市门对门地竞争起来，物价终于下来了。

今年烟台的商业格局又有了新的进展。在一座购物中心，我们看到整层的专卖店全部换成了饭馆，有大排档，有连锁快餐，还有中西餐。到了周末，商场里摩肩接踵，餐厅外等位的食客把路都堵住了。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消费观念本来落后，多在家开火，可如今，巨大的购物中心除了餐馆就是儿童游乐场，消费社会仿佛一夜间就降临了。烟台只是一个缩影，回到北京我惊讶地发现，家门口的商厦里，二层楼高的充气滑梯“吹”起来了，开放的廊道内圈起了快餐店，

百货区域内则撤出了一边的精品店，改成小吃一条街。这家地下两层地上四层的 30 余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刚刚开了两年，地下层和顶层本来就是餐饮区，如今餐饮渗透到黄金楼层。

当中国人居有其屋、行有私家车，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中，食的提升似乎就是城镇化最有爆发力的增长点了。而近年来商业地产泡沫膨胀，空置率一路飙高，商业引入餐饮似乎是两全其美的事。所谓“购物中心不是卖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商场最关键的，就是钱流和客流，而餐饮培育期短，集聚客流效果好。餐饮之外，把顾客留住的方式还很多，娱乐更是一大块。于是乎，溜冰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科技体验、语言教育、电影娱乐乃至小型主题公园等都向商场聚合，形成“一站式”购物中心。尤其在酷热的夏季或严寒的冬季，“一站式”购物中心承载了家庭生活的几乎所有需求。

“一站式”购物中心是大势所趋，可笔者观察到的商业转型却似乎过犹不及，本末倒置。别的且不说，一家大型商场，购物、餐饮和娱乐三种业态，服装服饰、化妆品的毛利率高，经营者多为实力雄厚的大型连锁机构，它们才是商场最赚钱的支柱。而餐饮由于毛利率远低于服饰，承租能力较差，传统的商场布局中餐业态在商场内连 20% 占比都不到。至于餐饮和娱乐通常被安排在商场的最高层，也是服务于服饰销售的需要。餐饮作为顾客逛商场的刚性需求，被安排在最后才能够找到的地方，顾客一路爬楼，就增加了那些黄金楼层店铺的销售机会。可如今，餐饮业比例明显上升到了 20% 以上，且挤进了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楼层，对商场开发商而言，岂不本末倒置。

商场地下层的超市和餐饮承担的是类似的功能：吸引客流。可这里购物的居民和来吃饭的人又有区别，他们目的性明确，只是来采购生活必需品，购物后也不可能拎着大包小包逛商店。超市里售卖的货品价格透明，利润稀薄，经营者也不可能支付得起很高的租金。通常，超市的租金只有服装店的五分之一，或者更少。但永辉、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却是大型商场的必备，原因就在于商场初期建设时，

引进这些大商户，可以吸引其他小租户，还可以获得土地、银行贷款等政策和商业上的支持，更可辐射覆盖周边小区。可话说回来，如果商场全变成超市和餐馆的天下，人气足够了，甚或爆棚了，可物业持有者去哪儿赚钱？

随便翻开企业财报，全国上下，商业环境都可以用“肃杀”来形容。大商股份是东北地区老牌的大型零售商，业务遍及大连、沈阳和抚顺等多个二、三线城市，并拓展到河南和山东等地区，去年利润下跌超过46%，营业收入下跌4.27%，今年仍是止不住跌。如果说整个东北经济下行，商业环境不佳，总部位于南京的两家公司——中央商场和南京新百的利润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西南地区的状况同样不乐观，成商集团去年净利润下跌超过六成，即便是坐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得天独厚的地段优势，新世界去年净利润下跌接近七成，今年一季度则再度暴跌67%。

商业地产的转折点大概出现在2013年。此前10余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宽松的货币和诱人的前景刺激开发商竞相建造商场。但在过去两年里，随着实体店销售放缓，而在线商务加快增长，许多商店和百货公司关门，不断加剧的供应过剩在全国各地导致了鬼城般的商场。当然，实体零售商早就感受到了危机，转型升级也已经被“高唱”多年，但对于很多商场来讲，转型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如今当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商场引入了餐饮，很难判断这是意图增加顾客黏性的战略，还是退而求其次以租金为主导的生存策略，或者兼而有之。

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很大原因来自人口红利的消失。作为人口转折点的副产品，劳动力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又直接增进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升级也就生逢其时。外出就餐和外卖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餐饮业在经历了反腐洗礼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消费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类。去年全国实现餐饮收入3.23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7%，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是10.4%。餐饮业能从清理“三公消费”的低谷里走出来，面向大众消费的大众餐饮功

不可没，餐饮业大众消费所占比例已经达到80%。

有需求，有供给，大众餐饮堂而皇之进入了购物中心，那里成为家庭游乐、聚会和避寒避暑的好去处，全社会弥漫着的也是富裕祥和的气氛。除了商场的开发商，这一转变似乎是个多赢的局面。这里不妨盘点一下各方的利益诉求：当一件件服装、化妆品的交易从购物中心转移到网络上，于厂家于顾客都没有损失，甚至是双方得利；对于全社会，餐饮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在消费升级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无疑提供了增长点和缓冲垫的双重功能。

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餐饮业是低端就业。经济新常态，虽然就业一直保持平稳，但基本上是低端就业在托底。2014年，85%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是低端服务业，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45%。在有统计数据的最近年份2014年，低端服务业的月平均工资为3174元，仅为高端服务业5171元的60%。服务业就业向低收入服务业转变的模式降低了收入增幅，导致新岗位的平均工资下跌了20%。这两年餐饮与快递结合，外卖平台崛起，低端就业趋势更为明显了。

横向比较，中国餐饮业之“火”，似乎仍是国民收入欠佳，高恩格尔系数的“遗迹”。2015年中国餐饮业占当年中国GDP总量的约4.4%，可资比较的是2014年美国餐饮业产值占据GDP总量比例为2.15%。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并不在于它的国民是否外出就餐或叫外卖，而在于它的制造业是否发达、是否高效率。当制造业效率提升，富余出的劳动人口转移到服务业，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随之上升，这样的服务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反，若制造业因竞争不利而萎缩，失业人口不得不自愿加入低端服务业的队伍，这样的社会就难有长足的发展。

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GDP中占比50.5%，与发达国家70%的比例还颇有距离。可若低端服务业在迈入中低收入的时候突然滥觞，会否把我们带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方面海外并非没有镜鉴，拉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穷人们就是靠着一家小餐馆养家糊口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依旧火爆，居民在房地产市场加杠杆就是为了避免资产缩水。图为上海一处旧住宅区在拆除中

脱实入虚愈演愈烈

主笔 / 谢九

实体经济越是低迷，就越有更多的资金远离实体，拥抱资产泡沫，中国经济的脱实入虚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和低迷的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央行最新公布7月的金融数据，7月份新增贷款4636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了1万亿元，同时也创出了自2014年7月以来的月度贷款新低。7月份新增贷款的大幅跳水，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同期为了应对股灾向市场投放了较多的贷款，基数效应导致今年7月贷款下跌，除此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导致企业的投资和贷款

意愿极度萎缩。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企业贷款需求极度萎缩的现象，当时是因为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导致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所以很多企业即使面对极低的市场利率，首要之选也是通过减少负债来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利用低利率来扩大投资。

今天中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了企业贷款萎缩的现象，不过主要原因并非资产价格暴跌，而主要是出于对未来的投资回报没有信心所致。按照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国内多数传统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不到3%。在这样的回报率面前，即使当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而且融资成本下降，很多企业的理性选择是，

宁可通过减少负债来降低财务成本，也不愿意加杠杆投资。7月份的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5.4%，为2010年6月以来最高，狭义货币的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企业活期存款，这就意味着，很多企业由于不看好市场，已经开始准备囤粮过冬，企业自己账面上尚有如此多存款，对于银行贷款的需求自然也就大幅下降。

企业囤积现金，不愿意贷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投资增速大幅萎缩，今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8.1%，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了3.1个百分点，尤其是民间投资加速下滑，从6月份以来已经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只是依靠国有资本的投资才勉力维系整体投资增速没有出现雪崩之势。今年前7个月，国有资本的投资增速高达21.8%，但国有企业利润的下滑，使得依靠国有资本保投资和稳增长的模式充满了潜在风险。目前国有资本的投资增速已经处于极高水平，如果继续保持目前国有资本投资的高速增长和民间资本急速萎缩的趋势，中国经济的“国退民进”将达到惊人的地步。

不过，在企业主动去杠杆的同时，居民却在大幅加杠杆。企业贷款意愿下降，但是居民的住房贷款却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7.53万亿元，其中新增房地产贷款2.93万亿元，高达四成的新增贷款流入了房贷市场。尽管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罕见提及了抑制资产泡沫，但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依然火爆。从最新公布的7月份信贷数据来看，房贷激增的现象并没有因为政治局提出抑制资产泡沫而有所缩减，反而创出了历史纪录。央行数据显示，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4636亿元，其中住户部门贷款4575亿元，这也就意味着房贷几乎占据了7月份新增贷款的全部，这在中国经济的信贷史上可算是史无前例。

企业去杠杆，居民加杠杆，表面上看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在看空未来经济的同时，企业的员工却反而表现出乐观的情绪，或者说，企业的老板在去杠杆，企业的员工却在加杠杆，企业员工似乎比企业老板表现出了对未来经济更激进和更乐观的态度。

不过，这个看似悖论的现象其实并不矛盾。企业去杠杆主要是基于对实体经济的看空，而居民在房地产市场加杠杆，则是为了避免资产缩水。这个并不矛盾的现象，其实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挑战，那就是资金脱实入虚已经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资金在逃离实体经济，转而拥抱资产泡沫。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实体经济越是低迷，能够提

供的回报率越低，资金就越是逃离实体经济，转而进入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股票市场甚至债券市场；而随着大量资金的进入，资产泡沫程度越来越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使得实体经济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今年7月底，政治局会议罕见提及抑制资产泡沫，主要就是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会议提及“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今年7月的信贷数据，当月新增贷款几乎全部来自住房贷款，也创下了一个极端纪录，但这仅仅是当前中国资金洪流的一个缩影。从去年股灾爆发之后，大量资金无处可去，加之央行降息带来资产回报率下降，由此引发了国内大规模的资产配置荒，进入2016年，资产配置荒继续升级。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逐渐走低，越来越多的企业囤积现金，不再扩大投资，使得当前狭义货币M1快速增长，和广义货币M2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这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最新的挑战。今年3月份以来，国内的M1同比增速开始超过20%，而在去年3月份，M1的增速还只有2.9%，这说明仅仅一年时间里，企业就开始迅速大规模收缩投资。从3月份至7月份，5个月的时间，M1增速从22.1%上升到25.4%，在此之前的20年里，M1增速超过20%的情况只有过5次。企业大量的资金停留在银行活期账户上，必然要寻求一定的回报率，从历史上来看，狭义货币M1大幅增长而M2逐渐走低，通常都会刺激某个领域的资产泡沫，这一次也不例外。

土地成为当前大资金最为青睐的优质资产。一线城市层出不穷的“地王”，主要原因就是实体经济低迷，土地市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土地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虽然已是天价，但在当前资产荒的背景下，优质土地资源仍然是能够承载大规模资金的不多的投资标的，此前是手握重金的央企成为“地王”的主要制造者，现在有更多的民间资本也开始疯抢土地。最新的“地王”来自上海，上海静安区一地块以46亿元起拍，名不见经传的融信中国以110亿元的总价拍得，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成交纪录。预计在资产荒的背景下，未来的“地王”纪录还会被频频刷新。由于土地和房价的面粉面包关系，在土地价格被推高之后，房价自然也就居高不下，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抑制土地价格，住房价格也就难以降温。

不过，土地市场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盛宴，除了高回报的房地产市场，更多的资金还是在寻求低风险

的避风港。今年8月10日，国内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2.7%，创下2009年1月以来的新低，将国内债券市场的牛市推向一个新的高潮。8月19日，中国财政部拍卖了260亿元的30年期国债，平均发行利率3.27%，创出2008年以来的新低。由于国内理财市场收益率迅速下降，加之信用债市场频发违约事件，国债开始成为大资金的新宠。而从国际市场来看，负利率国债已经比比皆是，相比之下，中国国债已经可算是高收益资产。加之中国债券市场对于境外资金的大尺度开放，中国国债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境外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美元兑人民币在今年7月份创出6年来的新高之后，人民币贬值的趋势突然逆转，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强势走高，显然也是市场开始重估人民币的价值。

虽然债券市场能够为大资金提供安全且稳定的收益，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债市，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还会被继续压低，直到收益率水平低到不再具有吸引力，资金洪流就会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由于国内可供大资金栖息的大类资产相当有限，在房地产、商品、债券等被轮番炒作之后，股市将会成为一个相对的洼地，不排除将来重新得到大资金青睐的可能。

去年股市泡沫破灭之后，国内股市一直没有出现像样的反弹。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之后，股市一度受到惊吓，当天沪深股市大幅下跌，创业板指数跌幅更是超过了5%。不过考虑到政治局会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的背景是降低成本，而打压股市并不能起到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相反，一个繁荣的股市能够提供更多的股权融资，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抑制资产泡沫应该主要剑指土地和楼市，股市不太可能成为政策的打压对象。

今年5月份，“权威人士”再次提出反对大水漫灌式刺激，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市场担心国内货币政策可能会开始收紧，对于资金推动型的A股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导致当时的股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现在来看，货币政策并未出现明显的收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最近几个月的狭义货币大幅增长，企业囤留大量现金，即使央行没有大规模放水，市场的流动性也已经足够宽裕，这就使得股市不再过于担心货币政策收紧，市场自身已经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巨量的资金洪流在各类资产中寻找投资机会。虽然从基本面和估值来看，A股市场公司的盈利水平并不乐观，估值水平也并不算低，不过，A股市场从来都是资金推动型，随着其他资产

领域的回报率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高，股市就可能重新成为大资金配置的对象。最近一段时间，一些高股息率的蓝筹股已经开始有所表现，显然有些资金已经开始有所布局。以宝能举牌万科为代表，目前A股市场举牌事件频发，尤其是保险公司在股票市场大手笔收割优质资产，其背景也是在保险公司获得大量保费收入之后，可以投资的品种越来越少，而股票市场上一些优质公司的价值被保险公司再发现。继保险公司之后，恒大地产也开始在A股市场频频举牌，这说明在大量流动性无处可去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重新审视A股市场。在经历了一年熊市之后，一些被错杀的优质公司可能会被市场重新挖掘。

资金洪流脱实入虚，无疑为货币政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当前低迷的实体经济还需要相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但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在明显下降，而且负面效应也在上升。由于企业的贷款需求大幅下降，如果央行大幅放水，对于实体经济起到的刺激效应并不明显，反而为当前无处可去的资金洪流增添更多的新生力量。

从根源上看，中国经济的脱实入虚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还在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所致，尤其是对于民营资本，可以参与的市场空间相对更小，而想要扭转脱实入虚的现状，唯有提升企业的回报率才可能吸引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之中。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企业利润提升无非两条途径，一是提升企业收入，二是减轻经营成本。不过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大幅提升企业收入并不现实，更具操作性的还在于减轻企业经营成本。

从降低企业成本来看，今年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不难看出，管理层将劳动力成本、土地住房成本和税负成本作为解决企业成本的主要推手。

在国内劳动力供给偏紧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具有极强的刚性，劳动力的工资难以出现大幅下降，可以调节的空间主要在企业的“五险一金”等方面。我国社保缴纳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很高水平，“五险一金”占工资的比重超过四成，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人力成本负担。最近几年，“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呼声很高，也写入了去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意见之中。去年2月25日，国务院决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去年6月份，国务院决定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将

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 1% 降到不超过 0.5%。今年 4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基础上，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不过考虑到我国原本就脆弱的社保体系，在企业缴费降低之后，养老金缺口将会遭遇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营改增”承担了降低企业税负的主要责任。在经过了 4 年多的试点之后，营改增试点自今年 5 月份开始正式全面推开，试点范围扩展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了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按照财政部和国税局披露的数据，2012 到 2015 年底，营改增及增值税改革累计为企业减税 6412 亿元，其中，自 2012 年启动的营改增试点中超过 97% 的试点纳税人实现税负下降或持平，累计减税已达 3133 亿元。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营改增全面实施后，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财政部测算 2016 年减税金额将超过 5000 亿元。尽管官

方数据披露的营改增试点成果显著，不过在试点过程中，还是有不少行业和企业表示，营改增试点使得自身的税负降低并不明显，甚至还有部分上升。作为我国 1994 年分税制之后最大的税制改革，营改增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下调社保费率和营改增都可以通过政策指引来实现，抑制资产泡沫的难度则大了很多。在实体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土地和房价飞涨，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降低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比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税负更能为企业减负。对于管理层而言，除了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土地和房价之外，行政手段难以产生太过实质性的影响。

年初以来突然升温的房地产市场，迄今依然没有看到明显降温的迹象，反而从一线城市蔓延到更多的二线城市。7 月份的房贷几乎占据了当月贷款的全部，显示出资金在资产领域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分化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抑制资产泡沫，既可以减轻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又可以减轻资产泡沫对于资金的诱惑，对于当前的脱实入虚可算一举两得。☑

“我是豆包儿，
我做的纸艺花比真花还漂亮。”

来松果
和我一起做手工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修宪、国王与继承

泰国之变

主笔 / 徐菁菁

对于国王来说，家事也是国事。

8月11日晚上，泰国旅游胜地华欣（Hua Hin）的一条热闹酒吧街传出了骇人的爆炸声。歹徒用手机引爆了两枚被隐藏在相距50米的两个花盆内的炸弹，造成至少1人死亡、23人受伤。第一次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间22时，第二次是晚间22时20分。这是典型的连环爆炸作案手法：首先引爆一枚炸弹，待警方等调查人员到场后再引爆第二枚炸弹以期造成更大的伤亡。华欣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南方约200公里，是著名的海岸城市，也是泰国皇室的避暑度假胜地。

华欣爆炸只是一连串爆炸的开端。8月12日是泰国诗丽吉王后的生日，也是泰国的母亲节。早上8点开始，素叻他尼府两所位于繁华地带的警察局门口分别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不久，8点41分，普吉府著名巴东海滩又遭两起爆炸，爆炸地点依旧选择了路边警察执勤点。次日，警方在攀牙府一处市场附近发现两枚爆炸装置。14日，华欣一家市场发现两枚据信是10日设置于此的爆炸装置。同一天，警方又在普吉岛发现一枚爆炸装置。

泰国国家警察总长差提·猜津达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袭击发生的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日前的公投中支持了新宪法草案。泰国7日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及其附加问题。这份新宪法草案是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泰国10年来动荡政局的新演变。

2014年5月22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陆军司令巴育宣布，在历经数月的政治动荡后，为了防止国内政治冲突进一步蔓延，由军方、泰国武装部队、空





1966年7月27日，泰国普密蓬国王一家在英国伯克郡的私宅。左至右：哇集拉隆功王子、诗琳通公主、朱拉蓬公主、诗吉丽王后、普密蓬国王、乌汶腊公主



上图：8月12日，一名泰国警察在华欣酒吧街爆炸现场巡视

下图：8月12日，救援人员在华欣爆炸现场转移伤者



军与警方组成的泰国国家维和委员会接管政权。这是1932年以来泰国第20次军事政变。

从1992年到2006年9月，泰国民主政治持续了14年，这是1932年泰国实施君主立宪制以来，民主政治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但2000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泰国社会和政治两大阵营开始逐步成形，并形成尖锐矛盾，使泰国出现了红衫军和黄衫军持续对峙的景象。黄衫军的核心力量是传统权贵阶层和包括中小业主、知识阶层、专业人士以及经济地位较高的工薪阶层在内的中产阶级，而拥护他信的红衫军的主力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以及与传统权贵阶层联系较少的新兴财团。过去10年，红衫军和黄衫军交锋始终重复着一种模式：红衫军在一人一票的民主中占据优势，而黄衫军则依靠司法和军队进行对抗。

泰国总理、皇家陆军总司令巴育毕业于朱拉宗告军事学校。这所军校的课程就包括政变指南，指导学生如何在特殊时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1932年革命后，泰国军队却没有国家化，仍保留较大的独立职权，也从未接受西方民主体系中的“文官至上”价值观。军队在人事、预算、军务上有自主权，不容他人插手军政。他信上台后，推动军队“去政治化”和国家化，不按惯例与王室和枢密院商量就主导军队高层人事调动。他信未经枢密院主席炳将军同意，便将掌握实权的陆军司令素拉育调任虚职，任命自己的堂兄索西为陆军司令，瓦解了由炳和素拉育主导的军方权力体系。他信还控制了军方的电台和电视台。

这一切都促使军方强势干预政治。2006年，他信泰爱泰党政府被政变推翻。过渡政府颁布了带有明确针对他信势力条款的2007年宪法。但2007年选举依旧出现了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赢得了议会多数的情况。此后，黄衫军再次走上街头，宪法法院以人民党在选举中舞弊而判决该党解散，从而导致人民党政府垮台，使民主党党首阿披实得以联合其他4个小党上台执政。而红衫军的街头抗议也使得阿披实政府无以为继。2011年5月，阿披实宣布解散国会，提前大选。于是，权力又回到他信的妹妹英拉领衔的为泰党手中。在大选中获胜后，英拉当选为总理。此后，政府和议会中的亲他信势力通过了可以使他信豁免的《和解法案》，导致黄衫军再次走上街头，掀起持续7个月的反政府示威。

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国政系教授张锡镇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民主机制利用包括政治家的妥协、公众投票、司法裁决等在内的自身的调节功能自发地化



8月7日，泰国总理巴育在曼谷一处投票站参加新宪法草案公投

解危机。然而在泰国，妥协、投票、司法都变得无能为力。为泰党为聚拢民意采取了大量民粹主义政策。她上台之初开始实施竞选时承诺的“大米收购项目”，以高于市场价50%左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入大米。英拉政府预计，由于泰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在大米出口市场占有垄断性地位，囤积会促使全球大米价格飙升。但事实上，该政策不仅导致泰国农民增加种植面积，国内大米产量猛增，越南、印度等国大米也增产迅猛。越南、印度等国大米迅速挤占了泰国大米市场因高价空出的份额。泰国财政部2014年1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大米收购计划令泰国蒙受5180亿泰铢损失。英拉政府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还包括最低日工资300泰铢、大学生起薪1.5万泰铢等。这些政策都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黄衫军拒不承认红衫军集团政治领袖的执政合法性，也不接受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结果。当泰国进入解散国会、重新大选，黄衫军拒绝投票、封堵投票站、威胁前去投票的选民，最终导致许多地方无法投票，从而使选举无效。而当反政府运动开始冲击总理府、警察局和电视台时，泰国刑事法院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向黄衫军领导人素贴发出通缉令，但这一法令也丝毫没有效力，素贴继续发动愈来愈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在持续7个多月的街头政治中，暴力冲突导致28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泰国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军方对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失去耐心，最终发动了新一轮政变。

在泰国历史上，政变与修宪相生相伴。军方夺权后通常都通过修宪来重新布局民选政治。根据巴育政府此前宣布的路线图，泰国将于2017年依据此部宪法举行政变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产生上下议院和新一届总理。此轮修宪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结束前总理他信集团“屡选屡胜”的状况。

本次公投，选票上设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同意2016年的新宪法草案？这一问题获得通过，意味着新宪法草案将取代2014年政变之后采用的临时宪法，正式生效成为泰国第20部宪法。

这部105页、16章、279个条款的新宪法草案规定，泰国下议院由500名议员组成，任期4年，其中350名议员由直选产生，另外150名议员由参选的各政党根据获得的票数比例推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党派参政留出了空间，同时限制大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新宪法赋予上议院前所未有的权限，具有“控制、监视、谏言”政府的权力，也具有“通过和废除法律”的权力。草案规定上议院议员人数由原来的200人增至250人，任期5年，议员全部由军方掌管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维和委）任命。

这次宪法公投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在国会选举之后的5年内，上议院是否有权与下议院一起，参与决定总理人选？这个问题的通过意味着，在大选中获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如果不能得到上议院的支持，也难以推荐总理人选，只有获得上、下议院共750名议员的半数以上支持的候选人才可能成为总理。而且按照规定，如果下议院推举的总理人选无法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上议院议员可以参与提名总理人选。这为未来军人继续担任泰国总理职务创造了条件。观察人士认为，根据新宪法草案，泰国军方有可能在未来至少10年内主导泰国政坛。泰国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上议院，一个弱小和碎片化的下议院和一个弱勢的政府。

在本次公投中，共有近3000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率为59.4%，高于2007年宪法草案公投的57.61%，但低于选举委员会在公投前定下的80%目标。这部似乎开了民主倒车的新宪法的通过并不意外。事实上，2014年的军事政变并未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泰国著名政治学家立琦·体拉威津在《泰国政治史》中指出：“泰国的现实表明，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奉程度越来越低……因为这个制度没有显示出它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相反，民众所能见到的，只有政治家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以致民众对之厌恶至极。”

泰国萱律实大学最近的民调显示，83.6%的受调查者对军事当局表示支持。马斯特民众幸福指数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也显示，有八成以上的受访者对巴育总理表示支持。

2015年，泰国经济增速仅为2.8%，世界银行预计2016年其经济增速为2.5%。今年3月，泰国旅游局官员曾估计，泰国街头抗争运动卷土重来使得泰国旅游人次减少了30万，估计对旅游业造成5亿美元的损失。持续的政治斗争可能让外资认为，泰国已经成为无法治理的国度，进而打击其国际声誉和长期竞争力。公投前，巴育呼吁选民们要在“糟糕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之间做出抉择，直戳了民众厌倦党争、不希望重回混乱街头政治的心坎。

仲裁者

在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帕文·查查瓦彭潘（Pavin Chachavalpongpun）看来，泰国军方急于控制权力，并不只是出于维稳的需求，眼下的泰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时刻——王位的继承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军方需要确保自己能够控制这一过程”。

最近两年，泰国国王普密蓬的生日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没能像往年一样向国民发表讲话。从2009年开始，肺炎、胆囊切除、脑积水、高烧等轮番侵蚀这个老人的身体和心智。去年5月31日，国王入院接受医学检查。当时，王室方面没有透露具体情况，直至8月10日才公布国王的详细病情：检查发现普密蓬国王的脑部积水情况加重，征得王室同意后，医疗人员对他实施相应治疗，逐步降低大脑积水水平。今年2月，普密蓬国王再次因心脏疾病、高血压以及呼吸紊乱等病症入院接受治疗。

现年88岁的普密蓬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他已经历过20余次军事政变、27任总理和50多届内阁。从1932年的“六月革命”起，泰国宪政反复陷入“恶性循环”泥沼之中：成功的政变导致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政治参与被禁止；军方重建某种形式的宪政架构与议会运作使自己执掌权力合法化；任命多数国会议员并牵制行政部门；文人与军方短暂的蜜月期之后，随即发生宪政危机，并为下一次政变创造条件。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较量中，国王在利益集团间扮演“平衡者”和“仲裁者”。普密蓬国王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有序调整确保了泰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1957年3月1日，泰国发生抗议总理颂堪的学生示威活动，沙立·他那叻元帅到场控制局面

1950年，23岁的普密蓬·阿杜德结束在瑞士的大学生涯，回到泰国履行国王的职责。这全然不是他年轻的人生所期待的角色。普密蓬的父亲是玛希敦·阿杜尔雅戴王子。由于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的孩子众多，阿杜尔雅戴王子从未想到过继承皇位。他先后在德国海德堡、法国巴黎、瑞士洛桑和美国游学。据说，他青睐美国式民主，对君主立宪并不感兴趣，他的人生目标是把现代医学带回泰国。1928年，阿杜尔雅戴王子在哈佛大学拿到医学学位后回国，在清迈一家医院工作。一年后，他不幸染病身亡。

普密蓬的大两岁的哥哥阿南塔·玛希敦是在德国出生的，而他自己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孩子们在瑞士洛桑生活。兄弟俩过的是完全西方式样的生活，学习拉丁文、德语和木工活，收集坦克和舰船的图片、饲养宠物、骑自行车、野餐，在阿尔卑斯山区远足和滑雪。最初，普密蓬想做职业音乐家，后来，他受到泰国水利工程师兰实的启发，在

大学选择了工程专业。

1935年，拉玛七世远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在海外宣布退位，普密蓬的哥哥阿南塔被政府内定为王位继承人。然而1946年6月9日，阿南塔·玛希敦被发现在他王宫寝室的床上遭子弹穿脑死亡。当时官方说法是枪支走火。这桩离奇的死亡把19岁的普密蓬·阿杜德一下子送上了王位。1946年登基后，普密蓬·阿杜德回到洛桑大学完成学业，但是他放弃了过去所学的工程学专业，改学法政专业，包括政治学、宗教学和法律，为担负起国王的角色做准备。

1950年回到曼谷时，普密蓬发现自己的准备派不上用场。1947年，陆军元帅披汶·颂堪(Phibun Songkhram)推翻宪政，实行军事独裁。普密蓬国王后来回忆当时的处境：“当我试图张开嘴巴提出一些建议时，他们总是说我不知道任何有关国家的事情，于是我便闭嘴了。”

1957年，30岁的普密蓬迎来了一个转折点。颂



2014年5月25日，示威者在曼谷商业区集会，抗议泰国军方发动军事政变

堪对于军队的掌控越来越力不从心，他索性在泰国推行“民主试验”，企图借社会舆论遏制元帥沙立·他那叻的“陆军集团”。但是，执政党在1957年大选中频频舞弊，使颂堪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9月，在美国支持下沙立·他那叻宣布接管政权。

沙立·他那叻的夺权使普密蓬获得了“重启”角色的条件。沙立执政后，出于为自己执政取得“正当性”的需要，建构在泰国有着悠久历史并为民众所认同的家长主义统治形态，他提出“民族—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口号作为国家精神信条。沙立恢复了包括在国王面前叩头在内的君主制时期的一些繁文缛节。沙立安排普密蓬国王出席各种典礼和公众仪式，安排国王到外地各府和乡间巡视，甚至让国王亲自给泰国各大学的毕业生颁发文凭，通过这些措施加强国王与人

民的联系。60年代，忠君思想逐渐成为泰国公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普密蓬的政治重要性进一步提升。1975年，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相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泰国的左翼运动也日益活跃，军方必须用忠君意识形态来抵抗左翼思想。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普密蓬国王逐渐改变了以往在政变中消极无为的状态。1972年，他依(Thanom Kittikhachon)在军人支持下发动政变，组建全国行政委员会，其子任秘书长，自己任主席，后来自己又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泰国学生与文人政府认为此次政变纯粹是为了满足军方领袖的私欲。1973年10月14日，曼谷等地20万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结果军方大开杀戒，国际舆论哗然。这一次，普密蓬向抗议者打开了王宫的大门。他接见了



2015年8月16日，泰国王储哇集拉隆功参加了为庆祝王后诗丽吉83岁生日举办的骑自行车活动，带领数万自行车手踏上43公里路程

学生领袖，运用其影响力促使军方与学生谈判，并任命前法政大学校长杉也出任总理，迫使政变始作俑者他侬和普拉帕出国以平息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国王发现了他独特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好，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橡皮图章；反之，人民就会尊重他并请求他的意见。我为何取得民众的尊崇？因为我从不使用你们所描述的那种权力。假如国家有法律人民就遵守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那么我的意见就会被参考。”

1992年政变进一步证实了普密蓬国王在宪政现实过程中的权威：泰国宪政发展中政党软弱，难以承载推进泰国宪政的重任，这必然要求国王透过其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去弥补政党政治的缺失。而在泰国君主立宪政体下，由于军人信仰秦王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人需要通过“尊崇秦王”的宣示，获得干预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当宪法废止、国会解散，政治的裁决权自然会来到国王身上。

1992年4月，素金达将军在众议院选举落败之后，还任命自己为总理。5月，据记载曼谷王家田广场前搭棚露宿的示威人数已超过10万人。5月18日凌晨，军方宣布戒严，军队开进曼谷，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逮捕领导示威的人。这场暴力镇压的真实的死亡人数，迄今未知。5月20日，普密蓬国王传召素金达和反对派领导人占隆西里芒同时进宫。一场血雨腥风以这样的形式结束：通过电视，民众看到两大对立阵营领导人伏在国王身下长跪不起。国王说：“人在实施暴力时，结果是不能自控的。所产生的损失是全国性的，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所以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对峙，而是面对面地交流。”这次召见后不久，泰国政府在电视发表公报，遵照御令，停止流血冲突，释放占隆，素金达也随之辞去总理职务。

普密蓬国王在位的70年，国王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泰国1946年宪法规定，国王为国家元首，不享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此后颁行的宪

法却逐渐转向。1997年泰国宪法就规定，国王是泰国民主政体的国家元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宗教的最高守护者，同时，泰国国王还是至高无上备受尊敬的人，任何人不得侵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罪名或行为指控国王，甚至于法院的判决也是以国王名义做出的。宪法还规定，当现行宪法在适用个案时尚没有所适用的条款时，应当根据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政体的宪政实践裁定，这意味着国王能在适当时候充当最后裁决者。与此对应，2006年军方发动“9·19”政变要得到国王的支持与认可；2008年黄衫军在街头暴动时要穿着黄衫以示对王室效忠；2009年红衫军要举行“百万签名恳请国王特赦他信”请愿。无论“反他信”还是“挺他信”阵营，都在指责对方违反“冒犯君主罪”以争取政治舆论高地。2015年政变后，花费了5.4亿美元开展一场名为“敬仰、保护、支持王室”的宣传活动，金额超过了外交部的全部预算。这场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广告、在学校和监狱里举办研讨会，举行赞颂国王的歌唱比赛，以及小说和视频短片创作比赛。军方还在海滨城市华欣树立起了9尊代表泰国历史上伟大君主的巨大塑像，以表示对王室以及年迈君主的尊崇。

难题

普密蓬国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其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格外重要。而他的成功也使王位继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共识是，国王在泰国宪政中角色固然离不开泰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秉承的家长主义文化传统，但普密蓬国王的个人风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建立在个人风范上的权威是无法通过制度上的继承关系传承下去的。

普密蓬年轻时培养出了许多时髦的兴趣爱好。他15岁那年变成了爵士迷。他会演奏单簧管、小号、萨克斯和吉他，也会谱曲，曾经和猫王一起观看演出。他酷爱运动，会打冰上曲棍球；代表过泰国参加国际快艇赛，还获得过奖项；曾驾帆船横渡了泰国湾，还曾自己绘图、设计和改良帆船。他曾经酷爱跑车，1948年，他驾驶一辆“菲亚特”跑车在日内瓦湖畔高速疾驰时，与前面的一辆卡车相撞，致使国王几乎完全丧失了右眼视力。而当他公众场合出现时，他的形象永远是高贵、严肃的。人们注意到，他几乎从不微笑。一种解释是，那场车祸损害了国王的面部神经，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王冠的要求。国王是泰国的精神象征。而在佛教文化中，无论是笑容还是皱眉都与世俗的欢乐与欲望相关。

普密蓬国王曾回忆，母亲在他们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给他们讲述祖父朱拉隆功大帝的丰功伟绩。她对他们要求严格，绝不允许他们傲慢，行事必须符合规矩，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谦逊。她要求他们遵循佛教中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当我们得到一笔钱的时候，我们必须拿出1%来放到一个盒子里。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需要给母亲一笔罚款。罚款也会被放到盒子里，用来送给穷人。”哥哥阿南塔被选为王位继承人后，兄弟俩人回到泰国。他们举办过一场慈善音乐会。管弦乐团演奏了普密蓬谱曲的一首狐步舞曲。他拍摄的摄影作品以每张3000泰铢的价格出售。他制作的一架飞机和一艘船只模型在慈善拍卖上拍出了3万泰铢的高价。

这些早年教育和经历奠定了普密蓬对国王角色的理解。在位70年，他保持着全世界王室中罕见的完美形象：道德上无可指摘，且极为体恤民情。国王的个人传记中，早年他为了帮助农民解决旱季灌溉的问题，曾设计了一套水利灌溉系统，并下田指导农民使用。后来，这套设计还获得了欧洲发明奖。同样是为了解决旱灾问题，国王曾亲自坐着农用飞机勘测气候变化，并发明了普密蓬人工降雨法。他在曼谷的御苑设置了水稻新品种试验田、高产奶牛试验场，淡水鱼良种培育池，成为泰国最富有经验的农业实验研究中心。王室投资在泰国北部建立的诗丽吉发电站至今仍是泰国北部最主要的电力供应中心。最为国际社会称道的是他在泰北山区实施的罂粟替代种植项目。过去，那里盛产鸦片，不仅贫困落后，而且许多人吸毒成瘾。国王1969年考察山地部落后成立基金，帮助山民推广种植油茶、夏威夷坚果、茶叶、咖啡等300多种经济作物，超过10万人从中获益。普密蓬的私人生活看上去更是完美的典范，他在洛桑留学期间认识了未来的王后、同样出身王族的蒙查拉翁·诗丽吉，他们漫长的婚姻牢不可破。

然而，国王很难在他的孩子中挑选一个能够与他比肩的继承人。普密蓬国王和诗丽吉王后有四名子女。1951年出生的大女儿乌汶腊公主为了和美国人彼得·延森结婚而放弃了王室头衔。1955年出生的诗琳通公主民望很高，在早些年的演讲中，普密蓬国王曾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表达对于她的疼爱。他说：“我

有四个孩子，但是她会与民众坐在地上。”她从未结婚，却有百万子民。但诗琳通公主一直没有婚育。1957年出生的小女儿朱拉蓬公主，喜欢音乐和时尚，无心王位。按照继承规则，国王唯一的儿子是1952年出生的哇集拉隆功王子，但外界却非常忧心他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去年泄露的美国外交文件显示，一名美国驻曼谷的外交人员曾表示，王储在国宴上曾对他说，他的狗“有空军元帅的军衔”。在今年7月曝光的一张照片上，王储出现在慕尼黑机场。当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对这位储君以及他的夫人毕恭毕敬地服务时，王储抱着自己的白色宠物狗，穿着一件揉皱的高高拉至胸口的露脐背心，露出背部和胳膊上的大片文身。

哇集拉隆功王储的私人生活更是完全颠覆了泰国的传统观念。他的青年时光基本上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里度过的，1977年后才返国继续他在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涯。同年，按照泰国王室安排，他与诗丽吉王后的侄女颂莎瓦丽（Soamsavali Kitiyakara）结婚。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哇集拉隆功王储就在海外与女演员波拉色斯（Yuvadhida Polprasert）同居。两人生有四子一女。1993年，哇集拉隆功王储的离婚官司打到法庭。他指责颂莎瓦丽对婚姻失败负有全责。

1994年2月，哇集拉隆功王储和波拉色斯举行了婚礼。婚礼得到了国王的祝福，但诗丽吉王后拒绝承认自己的儿媳。这场不被王后祝福的婚姻同样以失败告终。两年后，波拉色斯带着四个孩子远走英国。哇集拉隆功王储在自己的王宫内张贴了海报，指控她与一位60岁的空军军官通奸。

王储的第三段婚姻发生在2001年2月。平民女子蒙西拉米（Srirasmi Suwadee）从1992年起就与王储相识。这段婚姻直到2005年才对公众公布。当时，哇集拉隆功王储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曾表示自己渴望安定下来。2005年，新王妃产下一子。孩子被视为继其父之后泰国王位第二继承人。然而2014年初，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这段2009年拍摄的视频显示，王储夫妇一起为他们的狗庆祝生日。王储妃全身上下只穿一条丁字裤，当着丈夫的面，侧卧到地上喂狗吃蛋糕。视频引起了泰国国内震惊，迫使王储承认王储妃曾是一名脱衣舞女郎的事实。这也导致他们的儿子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

视频的曝光被认为是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部

分。一些人认为，泰国军方曝光了丑闻——哇集拉隆功王储被认为与他信走得太近。他的为人处事也从未被军方所喜爱。

哇集拉隆功与前总理他信结成松散的联盟，很可能只是他被传统精英疏远的结果。随着普密蓬国王的健康状况恶化，继承问题日益迫切，较量的双方显然都缺乏选择余地。2014年政变后，双方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哇集拉隆功从未谴责过军事政变，这让曾经期待他会采取与军方对立的立场红衫军非常失望。王储也从未试图安插自己的盟友到军政府。有分析认为，这是王储发出的信号：他不会威胁军方权力。2014年8月，王储主持了军政府成立的泰国国家立法议会，这被视为赋予巴育将军所领导的军政府合法性的行为。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晚上20点档的王室电视新闻里。

2014年11月底，哇集拉隆功的妻子、王储妃蒙西拉米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因涉嫌贪腐和冒犯君王被捕。王储妃蒙西拉米决定交出王储妃头衔，得到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批准。这被视为是哇集拉隆功为准备王权交接而进行的“门户清理”的一部分。这年12月5日普密蓬国王生日这天，在玉佛寺举行的国王生日祈福仪式上，陪伴哇集拉隆功的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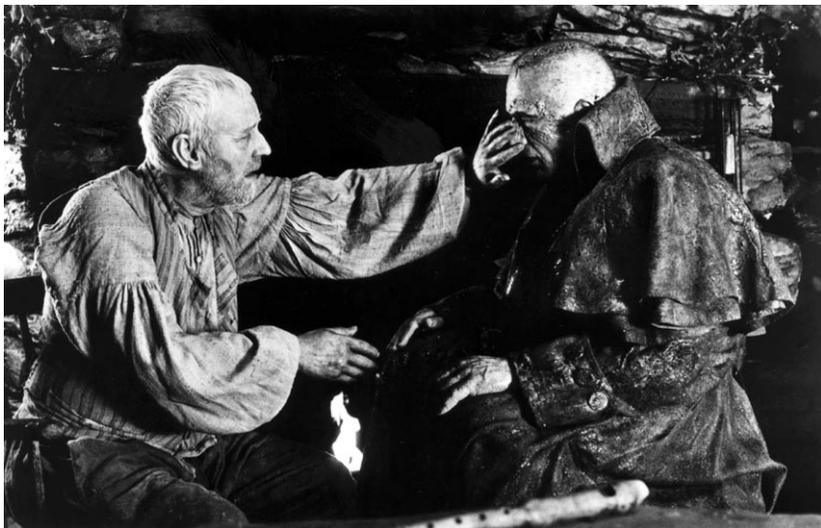
2015年8月16日，泰国王储还有一次罕见地公开露面。他参加了为王后83岁生日举办的一场叫“为母亲骑车”的骑自行车活动，呼吁民众健体强身，团结友爱，回馈母亲的抚育之恩。王储带领上万名自行车手，踏上43公里的路程。这一活动通过电视面向全国播出。王储被塑造成了一个年轻、强健的人，一个宠爱孩子的父亲，与诗丽吉王后曾经形容他的“唐璜”形成鲜明对比。而总理巴育花了数小时时间，与王太子骑自行车在曼谷巡游。泰国前外长甲西表示，骑自行车巡游是王太子的一个“转折点”。“军队内部对于谁将成为泰国的下一位君主，不再有疑问了。”

即使哇集拉隆功王储顺利即位，摆在他面前也将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泰国。他能够继承多少父亲的权威？他能否在扭合分裂的泰国社会，继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一旦王室褪色，泰国政治将打破循环，滑向新的去处吗？暗流涌动的泰国，始于华欣的连环爆炸也许是打破虚假宁静的头几声钟鸣。■

（参考资料：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悲哀与出路》）

《美国哥特》及哥特文化

文 / 张月寒



根据玛丽·雪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弗兰肯斯坦》剧照

大多数“哥特”，内心有着一股汹涌强烈的要和“平庸”分割的愿望。他们讨厌一切平庸之物，于是主流审美和价值观越来越让他们厌恶和不屑。

今夏美剧似乎不约而同掀起一股暗黑风潮。从向哥特文化致敬的《美国哥特》，到《行尸走肉》主创尝试“驱魔人”题材的《驱魔浪人》；接《傲骨贤妻》档的《吃脑外星人》；颓废糜烂的“天使脸孔杀人案”《有罪》；一股神秘黑暗力量出现的“死亡夏令营”《夏日亡魂》。

其中，《美国哥特》(*American Gothic*)以一种独特的哥特文化魅力和内涵，在这些黑色题材剧中呈现出一股悲伤和华美的意味。哥特文化，这一在西方主流社会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形态，一直以来是颇受争议的。爱伦·坡在哥特文化形成中的文本贡献功不可没，也在他众多作品中勾勒出一个神秘、略嫌诡异、充满特定事物及意象的文化。这些意象包括：坟墓、死亡、华美虚无荒宅、晨雾。而这些，在更新中的美剧《美国哥特》中似都有展现，全剧一直致力于对种种哥特文化之细节，呈现一种低调式致敬。

一直以来，人们对哥特文化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很多人讨厌、反感“哥特”(Goth)，是因为他们举止、行为、穿着怪异。这种“不同”，总能引起大多数人的不适。但是，正如南希·基尔帕特里克(Nancy Kilpatrick)在《哥特圣经》这本书中说，哥特其实

并没有那么恐怖和标签化。这位恐怖小说家认为，内心深处的浪漫，才是哥特一种最根本的标志。有“哥特情结”的人，是出于一种生命本质的对于“悲剧”和“梦境”的迷醉，因为两者都是现实生活中所不可得的。“哥特”是什么？定义哥特本身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简单理解或许就是，一种黑暗的艺术性。

奠定哥特文化最早意象之一的应该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6年，英国诗人雪莱和当时的婚外情人玛丽、玛丽的妹妹克莱尔以及拜伦爵士、拜伦的私人医生波利多里等一起去日内瓦度假。在度假期间尽管有鸦片的飘飘然可他们还是觉得无聊。于是拜伦爵士提议每个人写一篇鬼怪小说来解闷。在那个下着暖雨的夜晚，玛丽创造出《弗兰肯斯坦》的雏形。而波利多里医生写出了《吸血鬼》，这也成为后来那部著名的《德古拉伯爵》的雏形。后者成功开创了吸血鬼文学，而当时他们或许怎样也没有料到，吸血鬼在本世纪一度成为最时尚、最受青少年女生喜爱的英俊怪物。成为哥特文化中几乎最赚钱的一大IP。

而在现实生活中，该书作者玛丽的生活也似乎总是被死亡笼罩。1816年12月，雪莱的妻子在海德公园自杀淹死。于是苦恋许久的玛丽终于正式和雪莱结

婚，成为后世闻名的玛丽·雪莱。那时她21岁，并且已经因为《弗兰肯斯坦》的出版而声名大振。

可是，当时看来一帆风顺的她却没有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她的一生似乎都为“死亡”阴影所笼罩。结婚后不久，她的另一个妹妹范妮就自杀了；而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都不幸在意大利夭折。1822年，雪莱和两个朋友一起划船钓鱼。突如其来的风暴来临，三人全都葬身海底。并且在火化尸体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可怕事故。而玛丽本人，也在还很年轻的时候——53岁那年就因为脑癌去世。

可是，她留下的《弗兰肯斯坦》却对后世哥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衍生出后世哥特文化里对于尸体的迷恋。在小说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被处死刑的犯人的残肢创造出一个“科学怪人”，他当时打的名目是“以科学之名”。而在美剧《美国哥特》中，当卡姆的儿子杰克把邻居家的猫尾巴剪掉以后也向他父亲大喊：“这是实验！科学实验！”

《弗兰肯斯坦》还展现出“与世隔绝”的哥特特质，它的主要人物大都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而2016年的《美国哥特》，大儿子盖瑞特离家出走后，就生活在一个树林中的小木屋与世隔绝长达14年。

除去玛丽·雪莱的悲剧人生，爱伦·坡的一生其实也很不幸。他作品中总是出现的“早夭年轻美丽女子”来自现实生活中自己妻子的早逝。而在照顾妻子患病的过程中，他又遭受了病情时好时坏的心理折磨，使得他那一段时间创作出诸如《红死病面具》《金甲虫》，以及诗歌《乌鸦》。这些作品中都有他这段时间经历的影子。那种焦灼感、对于疾病逼近的恐惧和年轻女子的早夭。也为他日后的作品定下了重要基调。

比爱伦·坡晚出生十几年的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他写的《白衣女人》也被认为是奠定了哥特文化的一部重要小说，通常认为是“女性哥特”。这部小说虽然远没有《弗兰肯斯坦》那种赤裸裸的恐怖或爱伦·坡作品那样非常极致的心理恐惧，却在营造神秘感方面丝毫不输于前两者。并且它创造出一个非常经典、流传后世的人物形象——白衣女人。这一人物形象及其上漂浮的那种神秘、未知、不定气质，影响了后世众多文艺作品。美剧《邪恶力量》第一集就是根据这部小说而引申出的一个民间传奇鬼故事；之前上映的英国电影《黑衣女人》更是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对前者的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哥特》中有一个镜头颇有深意，带到了背景中主人公正在阅读的《呼啸山庄》。《呼

啸山庄》也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颇“哥特”的一部小说。除去开头关于凯瑟琳鬼魂的那段震颤确实颇毛骨悚然。还在于其间男主角希斯克利夫实际是来源于在英国流传甚广的民谣中“魔鬼情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在后来英国女作家1945年的小说《魔鬼情人》中得到了更直接细腻的展现。女主人公与水手陷入热恋；在他出海之际许下诺言要等他回来；然而在得知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她当然只能选择和别人结婚，并生下三个孩子；正当她享受婚姻幸福、家庭温暖时，多年前的那个情人却突然回来，诱导她抛家弃子与他远行；到了船上以后她才发现他根本已经不是人而是鬼；于是情人把船弄翻，拖女主人公一起沉入深深的海底。

这不是爱情，不是为他人着想，而根本就是一种占有。这一点和《呼啸山庄》中的男主角希斯克利夫形象其实如出一辙。由此，《呼啸山庄》虽然几乎没有任何超自然情节，但光是这一民间流传许久的影影绰绰的影子，就为全书布下一种阴沉、悲哀的基调。而《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血脉偾张的一种暴力倾向，也是贯穿在民间传说甚至和《弗兰肯斯坦》中怪物最后的谋杀，也是有着某种深层一致的。而作为向以上种种致敬的美剧，《美国哥特》中的谋杀也是无法避免的。但可惜的是，作为本来应该吸收这么多精华的美剧，剧中悬疑的设置、解谜的套路，却可以说是二流的。人物形象也意外的扁平。

20世纪初达芙妮·杜穆里哀的《蝴蝶梦》，似乎开拓出哥特文化中另一种风格：精致华美大宅。小说中初让人毛骨悚然的除了那种时时可见前妻影子的片段，其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曼陀庄园更给人留下了一种艳丽、奢华、绮靡的强烈意象，也奠定了日后哥特文化中对于华美精致大宅的歌颂和迷恋。《美国哥特》中霍桑一家居住的宅邸，是全剧最醒目的亮点。有一两个镜头飘过晨起时略有白雾笼罩的年代感房屋，其间凸显的哥特意味是透过镜头呼之欲出的。

很多人对哥特文化的理解，似乎仅止于“恐怖”，这一点当然是肤浅的。哥特不仅需求阴森、神秘、悬疑，其间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其实是浪漫；并倾向于对超自然现象的解读持保留意见。而据《哥特圣经》这本书中描述，大多数“哥特”，内心有着一股汹涌强烈的要和“平庸”分割的愿望。他们讨厌一切平庸之物，于是主流审美和价值观越来越让他们厌恶和不屑。他们的灵魂是特殊的、天性是敏感的，所以面对庸常，才会用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之极致，和“平庸”分裂。■

马修·伯恩：用音乐和舞蹈讲了个悬疑故事

文 / 驳静

“人们会问，为什么你的仙女是男性？但真正的答案只是这样：为什么不呢？”

《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人们觉得自己应该喜欢它，结果总是比应该的程度要微弱一些。

这也在情理之中。19世纪末，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睡美人》，由马里乌斯·彼季帕(Marius Petipa)编排并在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首演，这个因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创作的童话而风靡世界的故事，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芭蕾舞舞台。但无论是该经典芭蕾舞剧的最初版本，还是后世编排的许多版本，其实都几无性的魅力，而这又是叙事芭蕾最有效的观众兴奋剂，加上剧情冲突寥寥，又往往长达三个小时，《睡美人》在经典芭蕾剧中，属于“不那么紧凑”的那一类。

英国著名编舞马修·伯恩对此说得更直白。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除了有技艺高超的芭蕾舞演员，许多版本的《睡美人》其实会让人觉得无聊。人们往往羞于承认，而我想要我的观众真正被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吸引。”

他或许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一个芭蕾舞剧编舞和导演，却被《纽约时报》称为“大师级的故事讲述者”。此次他将马修·伯恩版本的《睡美人》带到了上海。单是为了编排这出舞剧，他看了所有能找到的历史上的《睡美人》DVD。他说他最喜欢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芭蕾编舞家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的，他年轻时在现场看过，之后又反复通过光盘重看。

20多年前，马修·伯恩还不名一文，他创办的剧团“Adventures in Motion Pictures”只有6位演员，没有固定据点，常常开着一辆面包车，去小剧场演出。

当时还是英国北方歌剧院(Opera North)院长的尼古拉斯·佩恩(Nicholas Payne)找到了他，请他来为新一版的《胡桃夹子》编舞。在这之前，伯恩还从来没跟现场乐队合作过，也没什么支配大笔制作

费的经历，更别说参与芭蕾制作。

但他的编排充满了狄更斯年代的哥特印记，还有好莱坞旧式浪漫，在1992年的爱丁堡戏剧节上首演后迅速为人所知，随后获得了令伯恩意想不到的赞誉。在《胡桃夹子》之前，伯恩说他从未想过会与芭蕾扯上关系，但《胡桃夹子》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芭蕾“颠覆性改编”的代名词。

三年后，伯恩的《天鹅湖》(*Matthew Bourne's Swan Lake*)问世，这部全为男演员班底的《天鹅湖》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经典芭蕾改编，单是1999年的托尼奖，该剧就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导演、最佳编舞和最佳服装设计。这一切都为马修·伯恩这个名字打上了金色的光，他开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14年，伯恩的《天鹅湖》也曾到过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进行了长达10天的演出。1995年至今，它仍是伦敦西区和百老汇最常演的作品之一。

有前两部的成功，改编《睡美人》对伯恩来说几乎就像是宿命。这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三部曲，也是伯恩的柴可夫斯基三部曲。

“我总是去重听《睡美人》，试图获得一个好灵感，这个机会迟迟不来，直到2011年。”当时，他把他的另一部剧《灰姑娘》带去俄罗斯演出。趁此机会，他被邀请去到莫斯科郊外80公里外的柴可夫斯基的故居。坐在这位音乐大师工作过小桌子上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或者说，他迟迟不敢接受的挑战，在柴可夫斯基简朴的卧室里与他狭路相逢。那些他从老柴的卧室窗口看上去而收入眼底风景，后来都被他用到了舞台上。第三幕中，奥罗拉即将醒来。舞台近台上空无一物，只有奥罗拉的床放在正中央，背后的远台则是一片银色的桦木林，稀疏错落，光线微弱，隐隐预示着月色。

一旦做了决定，伯恩接下来的效率非常高。他花了10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历史上所有的版本，看大量的书，与剧团的演员交流，伯恩版本逐渐成形。伯恩希望他的女主角被吻醒时已经是英国的现代，也就是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最后一个夏天，这一年是1910年，从那之后，大不列颠马上要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



(Johan Persson 摄)



(Johan Persson 摄)

上、下图：马修·伯恩指导的舞剧《睡美人》剧照



马修·伯恩

果将奥罗拉的成人礼由传统的 16 岁改到 21 岁，意味着《睡美人》的第一幕可以从 1890 年开始。

而 1890 年，正好是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第一次出现在芭蕾舞台上的那一年。一切都恰到好处。

当然，其实上面这一段剧透，伯恩如果看到了，或者会不太乐意。伯恩不愿意自己的观众被剧透，而且，讲故事这个概念被他反复提及。从很早开始，他就试图增强芭蕾的叙事性，这一点在《天鹅湖》上的体现是，人们嗅到了浓重的希区柯克味道。伯恩自己说，希区柯克 1963 年的影片《群鸟》(The Birds) 对伯恩版本的《天鹅湖》影响深远。而在《睡美人》中，尽管伯恩下意识地告诉本刊“并没有一部具体的希区柯克电影影响了它，而是希区柯克从小对我的影响，让它在《睡美人》中无处不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卡拉多克 (Caradoc) 这个为母复仇的角色，还是能在《惊魂记》(Psycho) 中找到，那个意欲控制儿子的母亲范本。

在上海文化广场的演出现场，婴儿期奥罗拉公主

以一个人线布偶的形式出现时，引发了全场的第一次笑声。许多版本的《睡美人》都用一个洋娃娃道具来代替，有时候，它在华丽的婴儿车里躺着，有时候，它由某个仙女抱着。无论是哪种，第一主角的第一次出场，都只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道具，伯恩觉得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他说：“如果是这样，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女主角在第一幕里是缺席的，不只如此，观众们能领会到说，哦，这是奥罗拉的婴儿时期，但是没有更多了，这种表现方式毕竟太无聊，我想要给我的观众更多。”

伯恩的“更多”，显然又是电影艺术中角色塑造的概念延伸。他要赋予婴儿期的奥罗拉以鲜明的个性，这是一个满地爬到处跑的活泼而不受控制的婴儿。伯恩试图展现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端庄矜持的公主，长大后的奥罗拉不爱被束缚，是个活泼的假小子形象，而这个形象塑造，观众从婴儿时期的奥罗拉身上就能感知到。

“无聊”显然是伯恩最不希望给观众的体验。他

总希望用故事情节和丰富的视觉效果，让观众觉得振奋，甚至被勾住。所以到了中国，他就反复问工作人员，这次的表演册上，有没有故事大纲。“我不希望有，如果有，那就太无聊了。”他说。他觉得那些把舞剧的每一幕都在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做法，挺没劲的。“当然，的确有些剧其实对观众来讲有难度，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可是，这样一来，就毫无期待可言。”

吻醒奥罗拉的王子，一般总在第三幕才出现，伯恩觉得对于一个爱情故事而言，男主角未免出现得有点晚。所以伯恩版本的奥罗拉早就爱上了里奥(Leo)。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他活到100年以后呢？伯恩引入了吸血鬼情节，而这个元素，又反过来为整部剧的风格写下了哥特注脚。

所以马修·伯恩的《睡美人》有个副标题——“哥特式浪漫”。第二幕结束前，原本躲在暗处的吸血鬼们不再遮遮掩掩，卡拉多克也终于现出原型，群鬼退去，正邪对峙，在紧密的音乐中，里奥表情痛苦，左肩上，噬咬正在慢动作发生，于世间制造出一只新的吸血鬼，为了爱情。

《幕光之城》文化下长大的年轻人更容易对伯恩的《睡美人》产生亲近感，暗黑之后，《睡美人》仍然有个“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式的光明结尾。伯恩却认为，倘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讨论《睡美人》，迪斯尼的电影版，一定是观众数目最多的。他总是希望能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经典芭蕾爱好者，或者完全没有接触过芭蕾的观众，所以他对自已的要求是观众界面友好，他不愿做一个艰涩难懂或者高高在上的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睡美人》中，奥罗拉公主给人的感觉更自由，更无所顾忌。

马修·伯恩：我为她设置了一个隐含的背景，奥罗拉其实不是真正的公主，而是一个捡来的小孩。但这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上的现代性。我希望年轻人能在《睡美人》中得到共鸣，而不是把她供在神坛，视她为女神。一个优雅的芭蕾舞女演员，会让年轻观众觉得与之没有共同点。另外，奥罗拉爱上的人与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以至于这甚至不再是王子配公主的童话故事，而成了现代社会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童话。

三联生活周刊：但正义战胜邪恶的最终结果没有改变。

马修·伯恩：从2012年首演以来，我听到过很

多评论，其中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观众们觉得，一部看上去经过大刀阔斧改编的《睡美人》，却仍然与柴可夫斯基的编曲配合得非常好。无论故事如何变化，原始命题不会变。实际上，柴可夫斯基对我来说是完美的创作对象，他的音乐情绪丰沛，又有很强的叙事性，更神奇的是，《睡美人》的深度可以不断地被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加入了全新的角色，比如，卡拉多克。

马修·伯恩：卡拉波斯(Carabosse)在原来的故事里出现的时间很短，我需要时常在场的反面角色，以便时刻保持紧张感。所以卡拉波斯有了为他复仇的儿子，这让整个演出更有故事性。我希望在芭蕾舞剧中，仍然有悬疑，就像一部电影一样，能够从头至尾吸引观众，而不只是依靠某几个华彩片段撑场。

我觉得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舞蹈其实是最不适合墨守传统的。因为舞蹈对历史的依赖已经足够长久。人们会问，为什么你的仙女是男性？但真正的答案只是这样：为什么不呢？在《天鹅湖》里也一样，对于所有的天鹅都是男性这件事，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惊讶。但这和我是同性恋没有关系，我只是热衷于打破某些固有的界限。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会觉得，这部《睡美人》和芭蕾的关系不太大。你有没有被要求过，为自己的作品分类？

马修·伯恩：这要看人们是怎么理解芭蕾的。有些人觉得芭蕾意味着蓬蓬裙，而有些人觉得，芭蕾是一个通过音乐和舞蹈讲述故事的形式，从后面这个理解来看，《睡美人》是符合芭蕾的标准的，涉及了许多舞蹈样式，也完全用非语言的方式在讲故事。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部“舞蹈—戏剧”(dance-theatre)，叙事性比较强，而且，我会避免使用“芭蕾”这个词。《剪刀手爱德华》在纽约上演后，美国人用了一个新词“dancical”，这也是个还不错的主意。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和演员们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马修·伯恩：我允许他们去做自己的案头工作，我会给他们分别设定特定的研究年代，让他们去看别人的表演，感受自己将要表演的角色。然后把结果带回来给我。我原本也是一位舞蹈演员，只不过已经很久没有上台，所以他们必须向我展示大量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之间再商量探讨，实验出最合适的版本。☑

赫马弗洛狄特：美的理想和自足

文 / 张宇凌

两种欲求在同一个肉身上的冲撞，永远是一个迷人而危险的方向，也是今天酷儿文化讨论的重要话题。

卢浮宫的古罗马雕塑厅躺卧着著名的“伯格斯的赫马弗洛狄特”。希皮奥内·伯格是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他的藏品由于法意战争而有許多被法国人买走。

这尊赫马弗洛狄特发现于1608年修建罗马一座圣母堂时。完成于公元2世纪，是罗马人对公元前2世纪一座希腊化时期风格作品的仿制。伯格斯主教将其收藏于他的别墅，并专门开辟赫马弗洛狄特厅。1620年，他又特请他庇护的雕塑家贝里尼为这尊卧像雕塑了一张当时风格的格子床垫，蓬松逼真的床垫不仅起到支撑作用，还给这尊古代塑像增添了一种幽默的情趣。

塑像中的身体呈现一个不自然的姿态，头向右臂的方向彻底转过去，臀部也向这个方向扭转。所以我们在雕像的右侧，只能发现一个曲线婀娜的裸体女性，柔美的面部表情，微露的一侧乳房，浑圆的腰线和丰满的臀部，小腿和足部有些紧张的支撑状态，体现了一种半梦半醒的可能。当我们走向另一侧，惊人的部分才会显露，这侧我们可以看见左侧几乎整个乳房，但同时交错开的大腿根之间，我们也能看见勃起的男性器官。这是希腊化时代末期风格的典型表现：创造截然不同的冲突语境，让戏剧化的强度达到极致。理想化的女性身体下出现了完全写实的男性器官。这同时也是赫马弗洛狄特神性显露的一面。

最早关于赫马弗洛狄特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的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人物志》。而最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的则是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公元8世纪写成的《变形记》。在希腊神话中，赫马弗洛狄特是赫尔墨斯和阿弗洛狄特的儿子。他自幼被林仙抚养，在少年的游荡中，来到一个林仙萨尔米亚可(Salmiac)的地盘。这位林仙是问题少女的代表，奥维德描述她并不遵从

阿密特神关于忠贞和狩猎的要求，而是爱慕虚荣和欲望。萨尔米亚可在游逛中发现了赫马弗洛狄特，向他求爱而被拒绝。于是躲藏起来。等赫马弗洛狄特进入山泉沐浴的时候，猛然抱住他，并向天上的神高呼：“我们永远不能分开。”

萨尔米亚可居然愿望达成，两个人的身体合二为一。显然林仙部分占了上风，赫马弗洛狄特从此成为一个有男性器官的女性形象。赫马弗洛狄特也发出了诅咒：“从此进入此山泉的人都会变成两性合一人。”而这个诅咒也得到神的许可。

据说萨尔米亚可泉就在当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泉水出奇地清冽可口，但人们一直认为此泉会让男人饮用后变得娘娘腔。而后人曾经作文驳斥奥维德的故事，说奥维德编造这个故事是为了给他的史诗增加多样性，因为其中太多男性追逐女性的故事，创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林仙，自然是一种引起读者兴趣的手法。这个故事虽然有着最美的两种人做主角：林仙和美少年，有着最美的环境做背景：圣山上的森林池塘，却散发出阴郁、纠结和悲哀的欲望气息，跟其他美少年传说的那种清纯或英武大异其趣。

卢浮宫似乎是一个赫马弗洛狄特的重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赫马弗洛狄特小雕像被收藏在远东部。这座小型骨雕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它的尺寸和形制非常像游牧民族随身携带以供敬拜的神像。她有着明显的女性胸部和梨形身材，只是在性器官的部位出现了一种似乎是阴唇包含着阴茎的奇特形态。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尊赫马弗洛狄特的铜雕则代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种更具复杂心理性的态度。这尊雕塑制作于公元3到4世纪，仅高8.2厘米，也是一种供随身玩赏的雕塑。雕塑的形态是一个包裹着头纱和长袍的女性头部低垂，面部不清晰，胸部在纱袍下凸显出来，她两只手高高撩起自己的长袍，袍下露出一个明显的粗大勃起的阴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就写过，古埃及妇女在去参加尼罗河的阿特密斯神节日的路上，会撩起衣裙亮瞎路人的眼。由于对男性身体之美的推崇，阴茎形象的高度民主化，反而使古希腊文化中女性器官的暴露变得



卢浮宫收藏雕塑“伯格斯的赫马弗洛狄特”

非常前卫、挑衅，甚至具有幽默感。

在这个赫马弗洛狄特雕塑中，女性那种顺服、温柔、羞涩和无名的性质都在低垂的头部以及严实裹住的上半身中体现，而下半身却没有露出阴部，露出的是一个男性器官，而且并没有遵循古希腊那种著名的美学：未发育的无知无欲的男性器官才是美的代表，而是露出了这种美学的反面：只有撒特尔和魔鬼野兽的器官才是粗大勃起的。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让观者自身似乎也进入了两性合一的地位，本来期待对女阴的窥视欲望受到阻拦，而被一种强大野蛮的男性器官展示入侵，强奸了我们的观看期待。所以赫马弗洛狄特在希腊罗马传统中也有着分裂的两种意义：首先，这位神祇从哲学上代表着最原始的统一状态，代表着两种极端的融合，是美的理想状态，是乌托邦的自给自足的爱欲状态。正如柏拉图在《宴饮集》中曾经描述的，最原始的状态中，每个人类都是两性阴阳合一的，只是后来每个人都从中间剖成两半了，所以人类都不得不永远若有所失，永远在寻找他或她的另一半。在世俗意义上，赫马弗洛狄特则反映两性合一，意味着婚姻结合的神圣以及繁衍生殖力的强大。

而另一个极端上，和他的父母一样，赫马弗洛狄

特的形象带有强烈的性意味，反映人的一种秘密欲望：性别未区分的模糊状态，是最具吸引力的状态。而两种欲求在同一个肉身上的冲撞，永远是一个迷人而危险的方向，也是今天酷儿文化讨论的重要话题。

赫马弗洛狄特的造型也在时空中久远流传，最早的记载始于公元前4世纪，正是柏拉图哲学中关于两性原本合一的学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在希腊化时期的塞浦路斯还形成了赫马弗洛狄特教，他的形象有的时候带着胡子，不仅令人想起中国文化中的观音，可以被称为中华赫马弗洛狄特，她在唐之前常常有男性的胡须和女性化的身体，后来慢慢衍变为彻底的女性。古罗马关于赫马弗洛狄特雕像的复制品在18到19世纪被密集发现。现当代的艺术家没有停止用包括青铜、象牙在内的各种材料制作他的塑像，在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都有艺术家制作的复制品收藏。☑

赫马弗洛狄特的形象带有强烈的性意味，反映人的一种秘密欲望：性别未区分的模糊状态，是最具吸引力的状态。

跟着绘本去旅行

主笔 / 贾冬婷

去寻找那些绘本主角的原型，以及他们生活的山川河流、人文风土，会重新发现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绘本只是一个触发点。



(松冈达英 绘)



松冈达英绘本《雨蛙老师的趣味自然课》插图



(松冈达英绘)

《雨蛙老师的趣味自然课》插图

“雨蛙老师”的自然课：敬畏与探索之心

“看，雨蛙！”几个蹦跳着下楼的小朋友突然叫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原来这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只有两三厘米长，通体绿得透明，身形矫健，正在餐厅楼梯上跳来跳去。孩子们一边看一边讨论：“它是雄的还是雌的？有毒吗？”

这只雨蛙见人过来，并不躲避，应该是经常过来串门的。我们吃午饭的这家餐厅位于日本新潟的鱼沼，这里出产日本最高等级的大米，又临近河口，是日本锦鲤的发源地，鱼米之乡的风物和景观如此典型，甚至《奥特曼》也有一集选在此地拍摄。小朋友们纷纷要求像奥特曼一样捕鱼，他们跑到河口处，摸着刚捞上来的光滑的锦鲤，兴奋不已。鱼沼紧邻著名自然绘本画家松冈达英的家乡长冈，看到这里的自然，也就能体会他绘本里那么多活灵活现的主角——雨蛙、西瓜虫、蝉、蜻蜓、独角仙是怎么来的了。

“中国的雨蛙和日本的一样吗？远古的时候，中

国和日本大陆部分相连，日本的很多昆虫都是从中国过来的，比如知了、独角仙。我想去中国采集昆虫，可以做成标本带回来吗？偷偷藏在衣服里？”一见面，松冈达英就颇为认真地问，狡黠的眼神不像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而仍属于那个活在昆虫世界里的少年。“我小的时候昆虫比现在多几十倍。”松冈达英告诉我，长冈是一个四季分明、有山有海的地方。冬天就像川端康成的《雪国》里写的那样：“穿过长长的国境隧道就是雪国了。天边的夜色明亮起来。火车停在信号房前面……”有的时候，雪量深达一米也不足为奇。春天雪水一融化，各种生物就都活跃起来了。长冈在信浓川中游，那时候的河川没有混凝土的护堤，周围飞着各种各样的昆虫，像无霸勾蜓、银蜻蜓、蝉、独角仙等，松冈达英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蹚河沟、爬野山度过的。他尤其着迷捉蝴蝶：“长冈市大约有60多种蝴蝶的品种，可我知道的只有5种，我特别想把它们全捉住。于是，就一个人去山里，每天沉迷在捕蝶中。”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看到进化论学者阿尔

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书，书中描绘了南洋诸岛昆虫的美景，他就开始梦想着长大以后要把这些昆虫全捉到。初中又看到《世界蝴蝶图鉴》，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大型的蝴蝶，梦想更加膨胀起来。回忆孩提时代，松冈达英形容自己曾无数次被自然拯救。“和小伙伴们吵了架，打架输了，伤心难过的时候，发现地上爬的小蚂蚁就会开心起来。”

这个痴迷的“昆虫少年”不仅制作标本，碰到喜欢的昆虫还把它们画下来，观察力与描绘力也是从那时起积累下来的。30岁的时候，他接受了国外出版社的委托，去了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阿拉弗拉海的阿鲁群岛，他崇拜的华莱士就是来到这里考察后发现提出进化论。正如初中曾经读过的那本《世界蝴蝶图鉴》里描绘的那样，在这个岛屿，他发现了书里看到的世界最大的燕尾蝶、鸟翼蝶。后来，他又去了阿拉斯加、中南美、非洲等各地观赏大自然，少年时代“寻找全世界昆虫”的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但是，用标本画出来的并不真实，松冈达英决定回到少年时给他灵感的故乡长冈，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自然的过程。

“小的时候我只对昆虫有些了解，而如今我对自然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也就能发现许多新事物。”松冈达英举例，走在工作室入口的小路上，有几只蚂蚱飞舞过来，看着类似，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品种各不相同，有成虫、有幼虫，虽是成虫但有一只是没有翅膀的短角蚂蚱。“实物摆在眼前，就能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还有声响、气味，以及其他生物和它的位置关系，所有的信息都扑面而来，比画图鉴有趣多了。”

松冈达英自认“一辈子都是采集家”，每周一定会去附近的池塘或者森林，走一两个来回，观察自然。松冈达英的夫人在一旁插话：“经常一转眼，就发现他不见了，肯定是又出去采集昆虫了。”将看到的自然转化成绘本对他来说几乎是不需要思考的。“每每踏出一步，就如同书中描写一般，小生物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它们好像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呼唤着：‘把我们做成绘本吧！’故事就自动浮现出来了。”

“比如《蹦！》，就是从美国返程时，飞机突然摇晃起来，感觉身体‘倏’蹦起来……这时，我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个构想——就是许多小生物一下子跳起来的想法。”松冈达英说。说起来简单，但是对“蹦”这样一个简单的发音和动作有惊奇之感是小孩子特有的，只有保有一颗童心的人才能有这么敏锐的反应。

而且，青蛙、猫咪、小狗陆续登场之后，还有“蜗牛”的意外——它是唯一蹦不起来的动物，最后是“我”，“我也蹦！”激起孩子强烈的共鸣。

雨蛙在松冈达英绘本里更是随处可见，因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如此。他对我解释，家附近到处都能看到雨蛙，它很亲近人类，比如会跑到餐厅里面、自动贩卖机下面。另外像雨蛙这么小的动物，是孩子们从小接触到的，它永远不会长大，又很好抓，有拟人化的感觉，特别容易受孩子们欢迎。其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个戴着眼镜、挥着教材的“雨蛙老师”，对池塘里的生物和小读者们讲授各种自然知识，那其实是松冈达英的替身。他开玩笑说，小朋友们对大叔没兴趣，对雨蛙更有兴趣，而且他也没有雨蛙那样深入池塘底部的本领，只好让雨蛙老师代替他了。不过这一天，现实中的“雨蛙老师”亲自上阵，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的是《和雨蛙爸爸一起去采集昆虫》，这虽然是一本给孩子看的绘本，但是里面充满了事无巨细的实践经验，从制作捕虫网、三角纸袋、毒瓶等，到捕捉昆虫的方法，再到如何制作标本，都有细致的描绘。比如，他告诉孩子们，石头和枯叶底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定要把大石头翻过来，首先会发现蚂蚁，然后是西瓜虫。“西瓜虫怎么区分雌雄呢？看它的斑纹，有黄色斑纹的是雌虫。”有的土里有漏斗形的洞，里面可能有潜伏的蚁狮，“它藏在土里，像‘忍者’一样，等着吃掉进来的蚂蚁”。有的时候也会踩到粪便，“谁的粑粑呀？”说到粑粑，听故事的孩子们兴奋了，打开了话匣。“粑粑很臭，但是藏着好多营养，是很多昆虫的食物。”

绘本只是认识自然的一个突破口，通过绘本了解我们的地球，是松冈达英创作绘本的初衷。因此，他的绘本在吸引人的故事之外，还保留着科学图鉴式的严谨。比如在《和雨蛙爸爸一起去采集昆虫》中出现了大大小小100多种生物，每一种都描绘出了准确的形状，青蛙脚趾是前脚4趾、后脚5趾，飞鱼的尾鳍是上短等。当然不是光读一读绘本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去体验真实的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散步，发现一只西瓜虫，它有几只脚啊？是雌的还是雄的呢？会出现许多疑问，感悟到自然的乐趣。也会踩到粪便，被蜜蜂蜇到，但这种意外和疼痛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在松冈达英的笔下，并没有刻意去对孩子们美化大自然，比如他的很多绘本里都出现了地震主题。他

告诉我，2004年10月23日新潟县发生了里氏7级的大地震，他的工作室离震中只有20米，完全损毁，但同时，他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大家因地震惊慌失措，但是蝴蝶和蟋蟀还是那么冷静、花儿依旧照常盛开，这幅场景至今在我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大自然更有敬畏之心和探索之心。其实地球也是一个生物体，它有温柔的时候，狂暴的时候，地震也是其中的自然活动之一。也是因为曾经有过比地震还要恐怖的冰河时期以及持续1000年以上的雨季，才有了今日的地球。”正如他所推崇的科学探险家华莱士，这个与达尔文几乎同时提出进化论的学者在其后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如果说达尔文描绘了一个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华莱士则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最终导致了大多数物种彼此间的相互合作。空气、水、土壤和生命一样，都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和谐共生。松冈达英也在绘本里对孩子们说：“在地球上生存的确很不容易。但正因为以前发生过比现在更大的灾难，才有了大海、江河和山谷。只要活下去，一定会经历更多美好的事。”

画“小豆豆”的人：留住一个温柔世界

若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窗边小豆豆”肯定是其中一个。那个让普通小学最温柔的老师也忍无可忍的出格小女孩，在巴学园里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校长小林先生一直鼓励她：“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不要忘记这一点。”把电车当作教室，“山的味道、海的味道”的饭菜，“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的学习方式，对孩子有无限包容和耐心、愿意呵护“孩子们那些优良的品质”的校长……这一切看上去都太像一个虚幻的童话了，但其中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的。“小豆豆”黑柳彻子长大后，成了日本著名作家和主持人，她把这段难忘的童年经历写成《窗边的小豆豆》，没想到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一本书。而书中那些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插图，则出自著名绘本画家岩崎知弘。

至今仍活跃在电视上的黑柳彻子回忆说，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窗边”，是因为在她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流行着“窗边族”这个说法，这个词给人一种被主流排除在外的感觉。在之前的学校里，她就隐隐约约总有一种被排斥感，被贴上“坏学生”标签，最终被退学。这样一个奇怪的小姑娘，也不在一般画家的题材范围之内，直到她遇到岩崎知弘的画。黑柳彻子在

寻找插图的时候，岩崎知弘已经去世7年多了，但她仍被岩崎留下来的画作打动。“在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任何一位画家能够如此生动地表现出孩子们的神态来了。无论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姿态，知弘都能生动地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能清楚地表现出6个月的婴儿和9个月的婴儿的不同神态。”知弘美术馆副馆长竹迫祐子告诉我，岩崎知弘也画过一些调皮的女孩，比如上课时转过头和后面的同学说话，男孩子这样是比较常见的，女孩子就很罕见，而且还很有动感，活灵活现的。黑柳看到画作特别吃惊，觉得这就是小豆豆的感觉。因为黑柳彻子的文章和岩崎知弘的画吻合得太好了，有很多读者甚至觉得，“是不是岩崎知弘在去世之前，特意为这本书画了几幅插图啊？”

小豆豆是岩崎知弘创作的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其实，她短暂的一生留下了9400多幅作品，绝大多数是画儿童的。她去世后，长子松本猛和朋友想找一家美术馆举办一场岩崎知弘的纪念作品展，却被一家美术馆以“绘本不算美术作品”为由拒绝了，这种偏见激发松本猛用母亲的旧居建起了知弘美术馆，这座建于1977年的美术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绘本美术馆。从外表看，它不起眼，只是东京地铁井草站附近掩藏在建筑群中的一座红色砖房，但反而有一种去家里做客的亲切感。就像曾做过馆长的黑柳彻子在美术馆重修时提出的建议：“既要给人一种私密的感觉，能感受到隐世的气氛，又能让人彻底放松。”设计师用围栏、楼梯、玻璃、绿植隔出一个个独立空间，还有专门定做的兔耳朵椅，让孩子们在这里参观时，不断有空间再发现的惊喜。

岩崎知弘被公认为“凝视儿童心灵的画家”。竹迫祐子告诉我，岩崎知弘生于1918年，1974年去世，一生几乎一直在画画。她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个教育者，她在“二战”后逐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想用画笔创造没有战争的社会，再也不要让孩子们拿枪。她留下一句话：“希望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够有和平的、幸福的生活。”知弘美术馆也把这句话作为收藏和展览理念之一。“以她本人的画为例，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能对画面上孩子那一刻的想法感同身受，觉得‘像我的孩子’，或者‘像我小时候’。这是因为她是这样的画家，孩子们在童年时代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在她心目当中都是记得非常清楚的。”竹迫祐子说。

岩崎知弘的画看上去很柔和，仿佛只是用水晕染出来的，而没有生硬的线条。竹迫祐子告诉我，这是她独创的“没骨法”，将西方的水彩画与东方的传统



(松冈达英 画)



(视风社 供图)

1

2



3



(视风社 供图)

4

1. 《青蛙老师的趣味自然课》插图

2. 日本绘本作家松冈达英

3. 日本绘本画家岩崎知弘

4. 岩崎知弘创作的绘本《窗边的小豆豆》插图

绘画融合在一起，先不勾勒花草或者少女的轮廓外形，直接用颜料笔上色，通过色彩来塑形，创造出一幅幅朦胧又细腻的画作。不过，岩崎知弘的画只是甜美吗？竹迫祐子说，虽然不强调线条，但是岩崎知弘的画还很有力量，一方面是她扎实的素描功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经历了战争年代，画笔下的孩子诞生在深切的痛苦、悲伤、孤独与烦恼之后，作为女性和画家自立的坚定信念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岩崎知弘曾写

下创作绘本的初衷：“我希望当看到我绘本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仍将这些温柔的画面保留在心灵的某一处。在他们面对悲伤或绝望的时候，他们可以被绘本中哪怕微乎其微的温柔世界所抚慰。”

推广绘本文化是知弘美术馆的另一重使命。竹迫祐子说，自20世纪60年代起，岩崎知弘和其他作者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画为主的故事书，绘本终于不再作为文字的陪衬，而是被推到了主角的地位。尤其是



蒲蒲兰绘本馆创始人石川郁子

岩崎知弘本人，她的绘本创作更是有实验精神，是日本“新绘本”的起点。1968年，她开始独立创作绘本，第一本是《下雨天在家里看门》，文字量很少，画面也大量留白，只用18张画的起承转合，表达孩子心情的变化。比如一张跨页上，只有一架钢琴和小女孩的手，文字也只是音符“1234567”，生动勾勒出她一个人在家的寂寞。竹迫祐子告诉我，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绘本都不像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知弘美术馆30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和展览世界各国多元化的优秀绘本作品，至今已经收藏了29个国家173个作者的2.6万幅作品，其中包括9400幅岩崎知弘本人的作品。蒲蒲兰绘本馆编辑告诉我，当年要出版乌克兰的绘本《手套》时，到处都找不到原画来追色，最后还是知弘美术馆里发现他们

收藏了半套原画，另一半已经遗失了。他们面向孩子的展示形式也多种多样，最近就要在位于安县野的另一处馆址恢复电车教室——那个在战争空袭中被烈火吞噬、让“小豆豆”心心念念了许多年的巴学园的纪念。

绘本的情感教育：童年的“花火”

去寻找那些看似虚构的绘本主角的原型，以及他们生活的山川河流、人文风土，会重新发现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再发现的过程，也是蒲蒲兰绘本馆带着十几个亲子家庭来日本进行绘本之旅的初衷。

身处日本，会发现铺天盖地的卡通形象。它们可能是动漫角色，可能是企业形象代言人，也可能就是路边的指示牌，给人留下极高的视觉记忆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二次元”卡通是最好的治愈系良药，也是最实用的沟通桥梁，展现出“萌”的力量。

哆啦A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这个来自未来世界的梦想家，被称为“蓝胖子”的猫形机器人，可能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卡通形象。2008年，它接受了日本外务大臣的任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动漫文化大使。而在东京申奥时的2013年，它又成为东京2020年申奥委员会的特殊大使。《哆啦A梦》是漫画家藤本弘用笔名藤子·F·不二雄创作的漫画，自1970年开始在《小学1-4年级生》杂志中连载，1973年电视动画片开播，广受欢迎。在当年的小读者长大后的怀旧情绪推动下，我们在位于川崎的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仍能感受到这种延续的热情。从地铁站到博物馆的接驳巴士就将人瞬间带入，车身上有《哆啦A梦》里的各种形象，车牌也全部都是“2112”——机器猫的生日。进入其中最大的展示厅，陈列的全部是原作画稿，细微处的修改和批注也原样呈现，连展厅家具的色彩也大多是“哆啦A梦蓝”和“胖虎橙”。

哆啦A梦为什么这么深入人心？漫画评论者夏目房之介说，它的稳定分格和画面风格，让各个年龄层读者都可以安心阅读。比如，《哆啦A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副喜怒哀乐非常鲜明的表情，笑就是笑，哭就是哭，悲伤就是悲伤，生气就是生气，不存在任何疑问。与此相通，人物的世界被画成一座时间仿佛停止的循规蹈矩的虚构城市，学校、家、商店、院子，还有放着水泥管的空地，从开始起就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物们总也长不大，他们从诞生之日起一直重复

做着同样的事情。大雄的房间总是收拾得格外整洁利落，尽管主人的性格是那么马大哈。另外，从哆啦A梦的形象看，它眼睛的位置比较高，这是大人的特征。这就好像在暗示，它不仅是孩子们的玩伴，事实上还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理想大人，一个让人放心的保护者。在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展厅里也可以感受到，里面摆放着的家具都是圆形的，就像哆啦A梦本身造型一样，是由若干个非常有安定感的圆形组合而成的。据说作者一开始设定是一个长着耳朵的猫形机器人，但是发现加上一对三角耳朵，就显得非常平庸，干脆去掉了。

日本的原创绘本也诞生在这片“萌文化”的土壤中，和“二战”后漫画、动画的发展并行。蒲蒲兰绘本馆创始人石川郁子告诉我，绘本的社会基础要追溯到“一战”后的大正时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近代亮色”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很多有当代感觉的儿童期刊开始出现。到了昭和时代的1960年前后，以松居直为代表的一群日本出版人及作家、画家喜欢上了来自欧美的“picture book”（图画书），后来称之为“绘本”，他们开始一个幼儿园一个幼儿园地推广，同时原创力量也开始萌芽，岩崎弘知即是代表之一。

“绘本，是孩子的第一本书。”但是作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日本人，石川郁子直到高中才接触到绘本。她印象最深的一部早期作品是诞生于1974年的《鼠小弟》系列，动物们认真卖力的表情和动作，与最后的结果之间形成的落差，使作品显得非常荒诞可笑，属于Nonsense（荒诞）作品。这类作品打破了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儿童文学传统，并不试图告诉孩子什么，教育孩子什么，只是一种游戏之作，但正是这种打破常规常理的荒诞，让孩子鼓起想象的翅膀。石川郁子说，鼠小弟当初在日本也是革命性的作品，一翻开书，可以看到极细的黑色铅笔线条在大面积留白下的效果，让人眼前一亮，原来绘本还可以这样画。故事也充满童趣，“鼠小弟的小背心，被猴子、长颈鹿、大象等各种动物穿一穿，这种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只有绘本世界才有的”。

到了70年代，很多设计界的年轻人也来画绘本，不断挖掘新的表达方式，给绘本带来多种可能性。石川郁子举例，她个人特别喜欢谷内浩太的《夏天的早晨》，故事很单纯，就是一个小男孩，特别想看夏日早晨的火车，就从家里，一路骑车赶过去。“一开始只看见一个男孩在骑车，‘快点、快点’，也不知道他

要去干什么，后来听到‘轰隆、轰隆’，先有了声音，之后才看到了火车。这时候我就回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早晨起来空气里的颜色、声音、温度、味道……五感都被调动起来。”在这样的原创力下，仅仅20多年，日本绘本就以一种感性的审美，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

10多年前的2005年，石川郁子创立了蒲蒲兰，开始从日本向中国引进绘本。她告诉我，一开始中国市场对绘本还没有概念，家长们的期待还是功能性和教育意义，所以她最初选择了一些有认知功能的、色彩明快的、故事性强的绘本。比如风靡10年的小熊宝宝系列，是低幼的生活习惯绘本，告诉小宝宝怎么打招呼、刷牙、上厕所，很受年轻妈妈们的欢迎；《蚂蚁和西瓜》，画风特别明快，是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现在看仍不过时；还有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故事性强，父子两人的情感很动人。“但画风很怪，颜色很重，霸王龙的样子一点也不温柔，甚至很可怕。如果只在书店放着，肯定没人买，必须要讲给大家听。故事和画风形成反差，是稍微有点夸张的情感表达，作者在创作时对读者的情绪有很强的把控力，比如希望读者读到哪里被感动，就真的能让读者在那里哭出来。宫西达也为什么要画这个系列？那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人性有所忽略，跟中国现在有点像。他其实是想表达，有钱、有权、有力量的人，就了不起吗？不是这样的。”石川郁子说，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绘本市场已经能够接受越来越多元的作品，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与教育功能相比，绘本带给孩子的，更多是快乐的阅读，是美的体验，是情感的滋养。

8月2日傍晚，我们随着人流去长冈信浓川边看花火。据说这是全日本最大的花火大会，河边场地吸引了90万人前来，很多人中午就过来选位置。日本花火仍采用传统技法手工制作，最大的直径有3尺，在空中的绽放面积达600米。长冈市长森民夫告诉我，花火以“花”为名，也蕴含着安慰死者灵魂的意义。花火，就是献给死者的花。对长冈来说，是祈望和平和新潟大地震后的复兴。从河岸处观看尤其震撼，一朵一朵“花”就在头顶绽放，汇聚，变幻，然后仿佛要漫天倾泻下来的时候，就慢慢消散了。一期一会，更让人珍惜当下，春天的樱花，秋天的枫叶，夏天的花火，意义都在于此吧。那些童年读过的绘本也是如此，即便我们长大了，那种美的印象也会长久留存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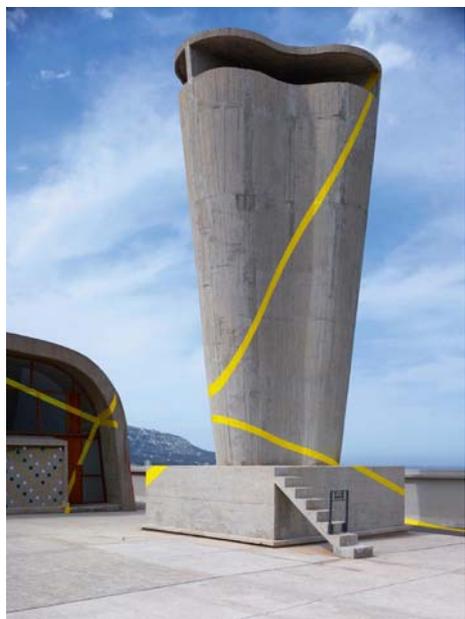


叠加在建筑空间的幻术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Felice Varini



4



5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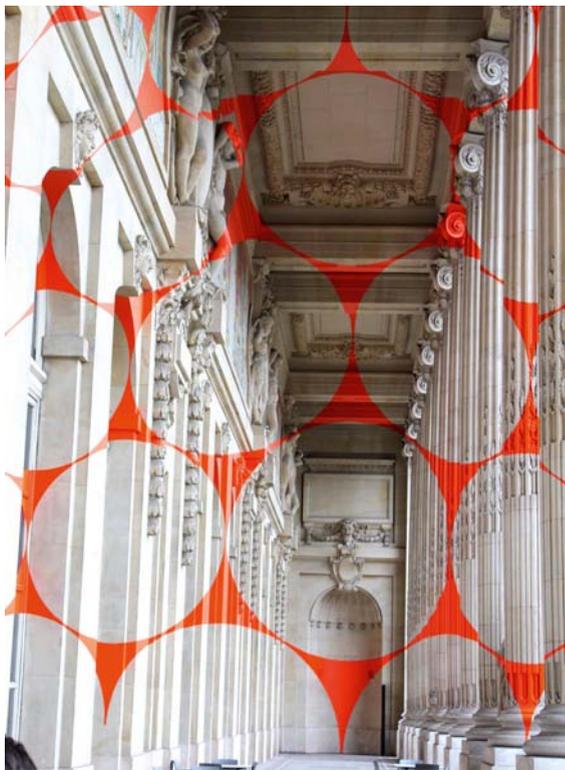
“我寻找的是与建筑相遇的几何形绘画，完全抽象的形式超越一切叙述或象征意义，最重要的是观众的空间体验。”

一座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显然不是让人涂鸦的地方。就在上个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年度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柯布西耶遍及7个国家的17个不同建筑作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赞誉他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

名录中包括著名的朗香教堂、巴黎近郊萨伏伊别墅、东京国立西洋

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设计作品：

1. 《被洞穿的三角形》，马赛光辉城市公寓，2016年
2. 《弹跳的圆圈》马赛光辉城市公寓，2016年
3. 从其他视点看到的《弹跳的圆圈》变得支离破碎
4. 《圆拱》，瑞士蒙特卡罗索修道院，2004年
5. 《三次交叉的四条直线》，马赛光辉城市公寓，2016年
6. 《五个椭圆形》，巴黎爱德华七世广场，2012年
7. 《破碎的圆圈》，瑞士韦尔科兰村庄，2009年



柯布西耶设计
作品：

左图：《23个
空心圆》，巴
黎大皇宫，
2013年

右图：《八个
方块》，凡尔
赛宫 橘园，
2006年



美术馆等，居于首位的就是建于1945至1952年间的马赛“光辉城市”公寓。作为现代城市理想构想的“居住单位”来应对“二战”后的住房危机，它是柯布西耶“模度”理念的代表作。总高18层的混凝土建筑以内部街道的形式组织337套公寓，使用15种与人体相关的模数设计而成。

“光辉城市”公寓18层楼顶是露天的公共活动平台，集中了小型游泳池、健身房、儿童游戏房、日光浴室以及300米长的跑道等诸多风景，还有一系列被柯布西耶称为“室外家具”的设施，比如混凝土桌、花架、通风井、室外楼梯等。“户内生活像一次海上旅行”，他把屋顶平台想象成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甲板，等待不断发现的乐趣。

从7月份开始，天台混凝土墙面上出现了一些鲜红色块，黄色的线条划过巨型纪念碑一般的通风井，在蓝天映衬下异常醒目。2013年，法国设计师奥拉·伊藤（Ora Ito）把这里转换成露天艺术中心MaMo，每年邀请一名著名艺术家举办“艺术家干预系列”年度个展。继泽维尔·威尔汉（Xavier Veilhan）、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和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

之后，今年受邀请的是居住在巴黎的瑞士艺术家菲利斯·瓦里尼（Felice Varini）。

伊藤认为瓦里尼属于为数不多的艺术家，其作品可以投射到马赛公寓天台垂直和水平结构的非常规组合上。他说：“如果不是高手，很难在柯布西耶的建筑中掌握主权，但我知道菲利斯拥有足以驾驭空间的力量。”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瓦里尼的作品时只有8岁，年幼的他居然被深深打动。

一直以来，瓦里尼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画家，但是他所选择的“画布”有点特殊，通常是建筑空间以及街道、广场等城市景观。他专注于所谓的“anamorphoses”，一种依赖观察视点的图像变形，或者说引起幻觉的艺术装置。

这一次，在混凝土表面的天台和室内体育馆，名为“露天”的展览是色彩和形状的三维舞蹈，他总共创作了两件室外作品《被洞穿的三角形》《三次交叉的四条直线》，以及一件室内作品《弹跳的圆圈》。红色和黄色彩带在屋顶的各个区域交叉碰撞，以圆形、三角形和直线等形式分散在混凝土表面。

他回避了柯布西耶的“模度”概念，他的创作不

是基于历史或文化，所选择的形状和图案背后也没有什么可阐明的含义。“光辉城市”虽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建筑名作，但是一旦他开始工作，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就忘了那是柯布西耶，我只想自由地制作一幅画。”

走进展示瓦里尼作品的空间，通常观众会注意到一些模糊的几何形、单色的拉伸和蔓延，从大多数角度看到支离破碎的形状。欣赏图像变形的作品也是寻找有利视点的过程，观众典型的身体反应是前进后退、左右顾盼，试图判断他所看到的。直到移动到正确的位置，找到那个有利的视点，所有的线条才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滑入圆形、方形、三角形等一致的几何形状。离开那个位置，一切再次分崩离析。

在“露天”展上，一旦找到了那个正确的视点，破碎的红色条块就会奇迹般地聚合在一起，空间中出现了《被洞穿的三角形》：一个被四个圆圈洞穿的横向三角形和另一个被三个圆圈洞穿的纵向三角形，它们尖锐的夹角在无限接近，如同幻术一般悬浮在空间中。

以白色水泥墙为背景的体育馆内部，两个黄色和红色的螺旋形似乎是体操运动员手中挥舞的彩带，相互盘旋着构成《弹跳的圆圈》。它看起来像是有人拍了一张体育馆的照片，冲印之后再在图像上加上丝网印刷的圆圈。

事实上，瓦里尼每次创作也是从那个有利的视点开始，它是接近绘画和空间的潜在出发点。通常情况下，他着重考虑空间比例和人的移动路径，以及如何改变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由此他构思出几何形状，重要的是绘画、视角和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个视点是在空间中仔细选择的一个点，通常位于我的眼睛水平。它最好设在关键的通道，比如从一间房间通向另一间，或者楼梯平台的连接处。但我没有明确的规则，因为不是所有的空间在系统上都具有明显的路径，选择往往是随机的。”他解释说。

完成设计构思之后，瓦里尼借助投影机把确定的图案投射到环境表面，然后再描绘到适合的位置。对于永久性作品，他直接画在建筑物的外墙上。而对于“露天”这样的展览，他是把绘制好的彩色铝条贴到建筑上，就像巨大的金属贴纸，到10月份展览结束后会不留痕迹地被去除。

瓦里尼1952年出生于马焦雷湖畔的洛迦诺镇，那里属于瑞士南部的意大利语区，瑞士平面设计大师使用的几何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可见。他说：“我

寻找的是与建筑相遇的几何形绘画，完全抽象的形式超越一切叙述或象征意义。最重要的是观众的空间体验，观众与我的画作之间的身体对抗。”

30多年来，瓦里尼巨大的、非常规的“画布”包括凡尔赛宫橘园墙壁、巴黎大皇宫、拉维莱特公园、法国西部12世纪的修道院以及瑞士蒙泰卡拉索15世纪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他为法国圣纳泽尔市创作了2公里长的《全景露台的屋顶》，原本是暂时的，但2007年完成后城市把它永久地保留下来。

一件瓦里尼的作品就像发生在空间中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智力上的清晰度，如同视觉的戏剧一样需要精心的策划、完美的执行以及独特的眼光。事实上，从1972至1978年，他是一名在日内瓦工作的戏剧布景设计师，开始意识到“空间体积”的概念。他问自己：“在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和波洛克之后，抽象绘画史的下一步是什么？”他找到的答案是——“放弃二维介质，直接用空间和建筑创作，在与环境的直接关系中构建作品。”

他开始把建筑和城市景观变成他的“新画布”，这些地点提供空间、体积、材料和变化的光线，构成异常丰富的现实。在平整的画布上画一个圆圈，它看起来始终如一，这样的创作非常局限。如果把圆圈投射到空间中，因为“画布”是不平坦的，自然地改变了圆的形状，它延伸、扩展和变形，最初的简单形式变得复杂甚至难以言表。

这同样适用于色彩，通常他只用一种颜色。比如在山峰一侧使用一种红色，由于阳光的照射、天空的明亮程度以及山的表面条件，结果产生了多种红色。“所以，我只需使用简单的形式，因为现实会让它变形，形成自身的变化。现实有自己的特质、形状、色彩和光线条件，我要做的就是简单地添加一种形状和色彩来做出反应。”

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平面设计师总是被他的作品吸引，海报的表面、书页、电脑和电视屏幕都是无深度的，设计师需要用图形技巧创建出第三维的感觉。他们绞尽脑汁让二维空间显得立体，比如颜色中包含了距离、用分层技术表现事物的深浅、透视图用于暗示尺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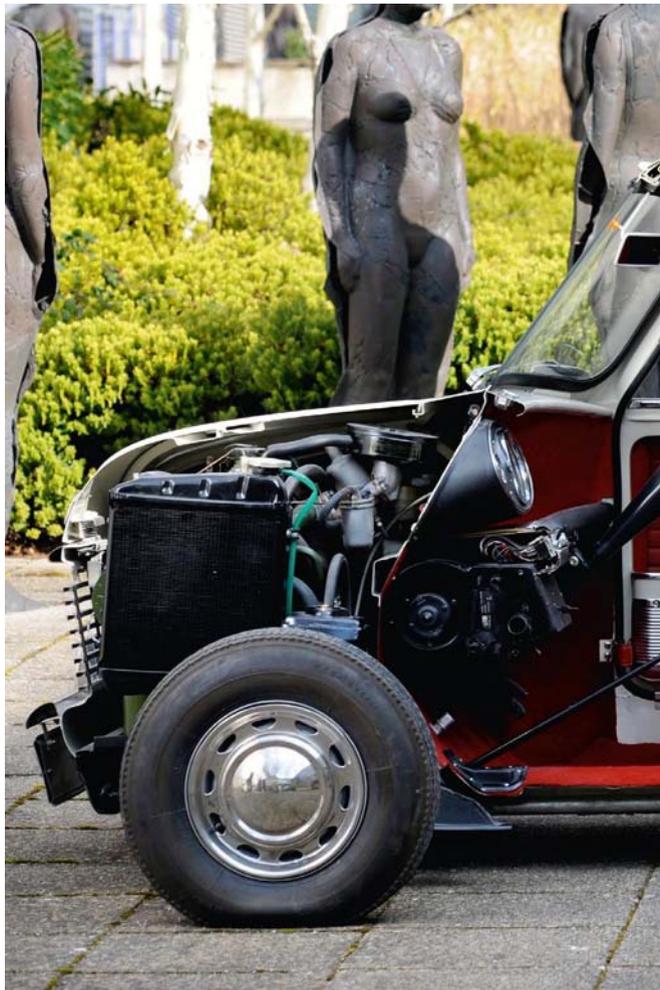
然而瓦里尼正好相反，他使三维空间变得扁平化。2009年，他曾在瑞士韦尔科兰村庄制作了一件巨幅作品《破碎的圆圈》。苍绿的阿尔卑斯山下，24个白色圆圈被叠加描摹在重重叠叠的老木屋上，从特定的视点看去，整个村庄被拉平变成一幅美丽的二维画卷。■



1



2



3

“颜控”工程师詹姆斯·戴森

文 / 杨聃

头上那个改革吸尘器的光环还未散去，他又开始着手改革吹风机了。

69岁的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每天还是会去总部，看看总部的建筑就会很开心，它是由威尔金森·艾尔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人们觉得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欣赏好的设计，事实上并非如此，人

人都喜欢。”他说。所以，他要求戴森的产品必须有“颜值”。

仔细看看眼前这位酷老头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健康的身形看不出一点臃肿和疲态，头发的长度既不减风流也不失利落。“这是我第一次为产品发布留头发。高中之后，我的头发就没这么长过，那会儿我还穿着花衬衫和喇叭裤呢。”

当天，他全身上下是不同色度的蓝：靛蓝色衬衫，单宁蓝色裤子，深电光蓝色镜架。在无可争辩的事实



1. 停在美国戴森公司总部停车场的鹞式喷气式战斗机

2. 美国工业设计师戴森为三宅一生设计的2008春夏秀场

3. 戴森在他的拼接 mini 车里

下，他承认了自己对蓝色毫无抵抗力，就连产品设计也是如此。

“我们会先上一层银色的底色，再涂上蓝色，这样就能在最终的蓝中看到微微泛出的光。”他甚至把公司咖啡厅的烤箱都漆成了这个色调，为了搭配起见，椅子漆成了紫红色。对于机械极客来说，在戴森的总部工作是件赏心悦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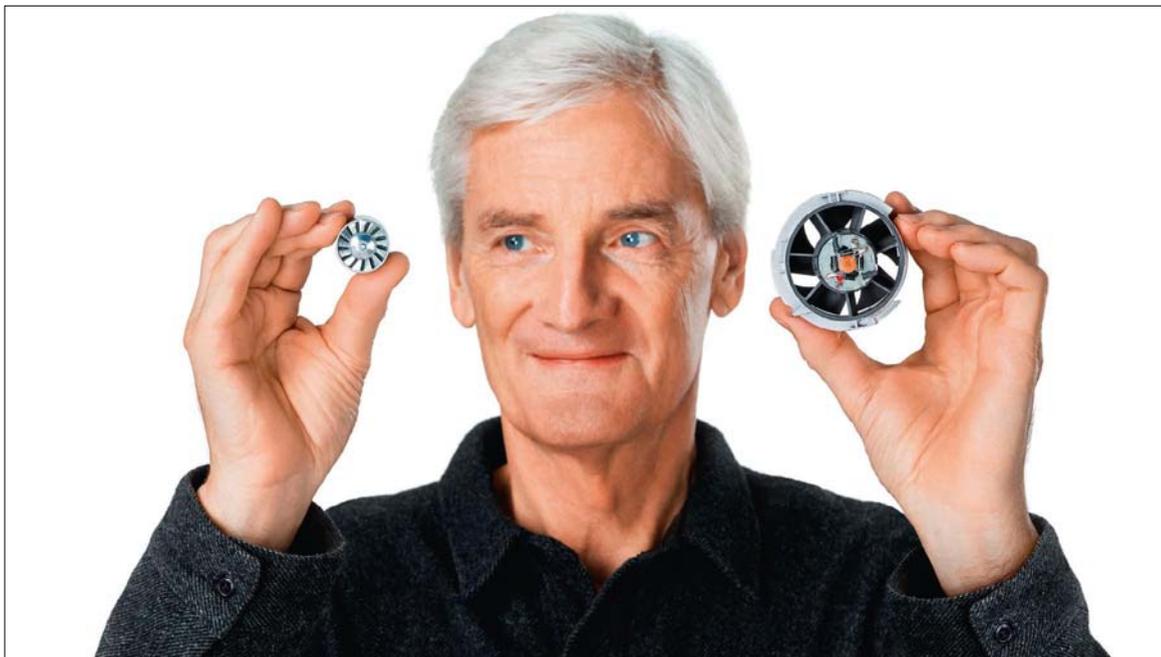
餐厅的半空中悬挂着60年代的战斗机。据说，那是第一个在飞行中可以加油的机型。停车场上还有一架鹞式喷气式战斗机，它的速度非常快，40秒内可以上升到1.2万米高空。

不仅如此，古董DS汽车、俄罗斯宇航服、海上卡车、超音速飞机的引擎，戴森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件自己放在总部的收藏。其中，有台拼接的Mini

汽车是戴森的工程师团队送给他的60岁生日礼物。好好的古董车被他生生从中间切成两半，为的就是让大家看清内部结构。他解释说：“这一切都希望给设计师带来灵感，对于一个技术公司来说这点非常重要。”

被英国媒体誉为“英国设计之王”的他是除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外，最受英国人敬重的企业家，但日本人很可能更爱他。原因就是戴森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发明——真空吸尘器。“我不能说喜欢做家务，但是会做。当时市面上的吸尘器非常讨厌，它们的吸力永远都不够。使用时，灰尘还会扬起来，之后就能听到小狗在旁边狂叫。”

戴森回忆到，有一天在做清洁的时候，吸尘器突然失灵了。他把它拆开一看气坏了。“以前一直以



左图：戴森用在吹风机里的小扇叶马达

右图：戴森为皇家园艺学会设计的逆流喷泉

为吸尘器的提供动力和吸尘是分开的，原来尘袋式就是简单的通过收集灰尘的同时把空气排出的原理来工作，所以一旦排气孔被堵了，吸尘器的性能就会下降。”

他从锯木厂通常会用的那种高 15 英尺的气旋式分离器中找出了解决方案。“为什么不能做一个这样的分离器把灰尘分离出来呢，只要缩小尺寸就好了。”戴森做出的第一个原型就验证了原理上行得通，然而他又花了 15 年时间做了 5126 个原型才研发出最终的真空吸尘器。

“我想吸到像 0.3 微米这样小的灰尘，以及硬币、小狗的毛、人的皮屑这些不同的物质。”好不容易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旋成功了，谁知道他又“画蛇添足”地把积尘箱变透明了。

当戴森拿着这个“完美”的产品去找零售商时，他们觉得他疯了，消费者为什么要看到这么恶心的东西？可工程师觉得能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件好事儿。“我们选择忽略了他们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做了市场调研，零售商是对的，消费者并不想看到内部。但我仍然没有理会这些意见。”戴森自信地说。

看看现在，世界各地的吸尘器都是透明的外壳。“要有勇气挑战常规。还有不要轻易相信市场调研。”他追加道，“不是完全无视，而是要分析背后的原因。普通人不是设计师，他们不知道未来的产品是怎样的。”

第一个接受真空吸尘器的市场是日本。1986 年，日本开始销售这款吸尘器，并被命名为“G-Force”。1991 年，G-Force 在日本获得了国际设计博览会奖。“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想要，只有日本非常欢迎。很遗憾在欧美国家，普通人对新技术没那么感兴趣。”他说。

戴森有意让 G-Force 重返英国市场的时候，选择了个别经销商和时尚品牌保罗·史密斯的店铺。史密斯曾回忆道：“我在男装店里售卖 G-Force，让戴森吃惊的是我卖出了那么多，比电器商店还多。”这也让戴森坚定了信心，就为好的设计，人们愿意花高于其他吸尘器四倍的价钱来买他的产品。

《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曾发现如果一对夫妇买了戴森的吸尘器，一半以上都是男士使用它来做清洁，这解决了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拿起吸尘器的古老难题。就像 GfK 零售审计集团专家尼克·普拉特评论的那样：“戴森彻底改变了市场，把家用电器变成了美观的生活方式工具和地位的象征。”

2007 年，这款产品的概念还被日本服装设计师，当时三宅一生的设计总监藤原大（Dai Fujiwara）带进了巴黎时装周的秀场。他把戴森的真空吸尘器拆开，重新组合分类，让“The Wind”系列的每一件服装都来自吸尘器的一个或某几个部分：零件变成了服装上的某个功能设计，机身的形状成了钟形风衣的灵

感，不规则的褶皱感来自吸尘器的塑料软管等。“那些工业性和目的性很强的部件都能流畅地转化成服装设计。”藤原大对《Wallpaper》说。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戴森为“The Wind”设计了T台场景。模特从巨大的黄色吸尘器软管中走出，中场时候，从四面八方降下来的软管为台上输送风源，在中心形成气旋。由于模特们的衣服都是经过处理的通风面料，任由气流吹乱头发，衣服仍旧自然飘逸。这是戴森的第一个时尚项目。之后，他的吸尘器与藤原大的A-POC组合就出现在了以色列的霍隆设计博物馆里。

戴森和时尚界的纠葛不止于此，今年4月，卡尔·拉格斐的爱宠的instagram发布了一条消息：“谁是戴森的PR，我必须有一个400美元的吹风机来料理我的毛。”就这样，这款超音速吹风机还没上市，法国最著名的猫已经用它毛茸茸的小爪子和它玩起来了。

根据Mintel咨询机构的数据，英国约92%的女性、美国75.5%的女性和24.5%的男性经常使用电吹风；而戴森自己的数据表明日本有97%的女性和30%的男性经常使用，且大多数人平均每次使用20分钟。“我

很讨厌吹风机，它们头重脚轻。我们觉得是时候做一个新的马达了，把它放进把手，改变它的动力学和几何构造。”戴森说。

事实上，无论是各种提升马达运转效率的技术，还是用于控制温度和马达的电子元件，它只是把各种原来的技术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工程师应该做的事——解决问题。还有，你永远不知道在一个问题上的探寻最终会导致什么，它往往会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题设的答案。这也是乐趣的一部分。”

虽然售价“严重超标”，但在说服“粉丝”花几百美元买个身份象征这方面，戴森向来有着很好的成绩，如今他又试图把这一影响力延续到一个未知领域：美容美发界。伦敦牛津街上开放了继东京表参道之后的第二家旗舰店，他把二楼的整层空间变成了美发沙龙。

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讲，这个经过4年研发时间最终面世的东西就像黑色棍子上有个粉色的甜甜圈。戴森说：“我曾对保罗·史密斯说，我很羡慕你，因为在时装界，你们的生产周期很快。他也说他很羡慕我，因为我不必每年拿出4个新系列。”



质子到底有多大

文 / 苗千

物理学家们正在逐渐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

2016年8月3日至10日，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国际高能物理学大会（ICHEP）上，向全世界发布的结果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什么都没找到。深埋地下的暗物质探测器没有发现暗物质粒子（暗物质模型或许需要修改），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重子对撞机没有发现各种理论预测的奇异粒子（对于超对称理论的限制进一步加强），假想中的磁单极子也没有出现。而在2015年让无数粒子物理学家激动得彻夜难眠的一种被认为可能“超越标准模型”、会衰变为两个高能光子的假想中的粒子，经过物理学家认真的检查之后被证明也只是一场误会，这个假想中的“魔鬼粒子”并不存在，因此之前大半年的时间里众多物理学家针对这种假想中的粒子发表的500多篇论文自然也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物理学家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几年以来，被寄予厚望的大型重子对撞机做出的唯一重大发现就是找到了标准模型所预测的中规中矩的希格斯玻色子，没有发现与之相似的粒子，也没有发现空间中更高的维度。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前，粒子物理学上一次做出重大发现还是在1995年发现顶夸克，而这种粒子早在1973年就被理论预测存在了。

物理学家们追求自然的对称性，追求数学上的美感，甚至执着地追求某种“自然性”（naturalness），却无所收获，各种理论一一落空，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可能犯了错误，他们所追求的自然性并不被自然所认可。有物理学家形容目前高能物理学领域正处于“噩梦般的情境”，被困在标准模型中无从突破，可能比不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更糟。

转机或许会在人们此前没有想到的地方出现。2016年8月12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量子光学研究中心的物理学家伦道夫·波尔（Randolf Pohl）与同事们共同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 μ 介子氘的激光光谱》（*Laser Spectroscopy of Muonic Deuterium*）。这篇题目平淡无奇的论文发

表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在物理学界引发了各种讨论，原因就在于它重新提起一个物理学老问题：质子到底有多大？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电子是一个没有内部结构的点状粒子，但是质子不同，质子是由夸克和胶子所组成的内部充满相互作用的粒子，它具有内部结构和大小。那么质子到底有多大？目前国际上使用的质子半径数值为0.8751(61)飞米（1飞米是 10^{-15} 米），这个数字是此前物理学家通过电子散射和原子光谱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得出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得出了非常相近的结果，因此被全世界的物理学家普遍认可。

波尔则一直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更精确地测量质子的大小，与通常采用电子不同，他选择 μ 介子与质子相结合。 μ 介子相当于电子的表亲，它和电子一样也带一个负电荷，但质量是电子的207倍。根据描述原子核内部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QED）的描述，带正电的质子与电子或是 μ 介子的相互作用应该并无不同，但是因为 μ 介子的质量更大，在不同的能级运动时与质子的距离更近，因此在理论上测量的精度应该更高。

测量微乎其微的质子，难度可想而知。波尔从1998年开始筹划，直到10多年后才成功进行实验。2010年7月8日，他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论文《质子的大小》（*The Size of the Proton*），探讨利用 μ 介子代替电子测量质子大小的实验。此后他不断改进实验手段，2016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又一次报告了他的最新测量结果：与他之前的实验结果相似，比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数字小4%——谜团又加深了。

波尔利用一束激光射向 μ 介子氘（由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组成原子核，外部围绕着 μ 介子）蒸气，大约有1%的 μ 介子有可能受到激光的激发跃迁到更高能级，处于激发态的 μ 介子可能由此释放出X射线，实验人员通过测量释放的X射线进而推导出质子的半径。波尔测量的质子半径为0.84087(39)飞米，与标准值看上去相差无几，却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利用 μ 介子和利用电子测量质子半径，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结果？固然有可能是实验仪器的问题。

波尔自己也承认，对于这个尺度的测量来说，更换任何仪器都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另一方面，对于这样一个筹划已久、进行过多次的实验，得出的结果始终与标准值有较大偏差，很多人相信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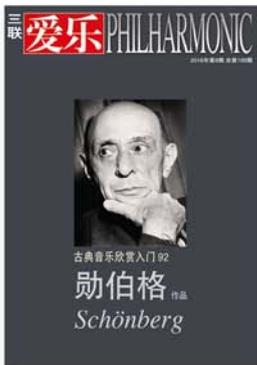
波尔怀疑，两个实验数值的偏差是由人类对于里德伯常数测量的不精确造成的，这个常数用来描述处于激发态的原子谱线，对它测量的不准确可能导致质子半径计算的误差。但目前已经有物理学家开始把突破标准模型的希望寄托在质子大小的测量上。有人认为，对于质子半径的测量之所以有不同，在于质子与电子和 μ 介子两者的相互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在质子和 μ 介子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第五种力”，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从2010年以来，已经有数百篇论文描述这种神秘的相互作用——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

更多的实验即将进行。有的实验计划同时利用电子和 μ 介子进行测量，观察两者的结果是否还存在着4%的偏差，有的实验计划绕过里德伯常数进行测量，而波尔的研究小组则计划利用 μ 介子氦做进一步实验——氦原子核中存在着两个质子，因此，如果 μ 介子与质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互作用，两个质子参与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实验还会继续，现在把物理学研究突破标准模型的目标寄托在质子半径的测量实验上未免太过乐观，不过物理学家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几十年来，基础物理学没有任何真正的突破，各种新奇的理论假设层出不穷，却纷纷被证明没有现实依据。目前物理学家的一切活动，乃至思维框架，仍被限制在100年前物理学革命时期所限定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框架之内，真正的突破或许恰恰来自于人们始料未及处。■

（本文写作参考了《物理世界》杂志和《科学》杂志的报道）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八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2

- 走向无调性——格奥尔格诗歌影响下的勋伯格创作
- 张路瑶、白佳欢、李方颖对勋伯格的《升华之夜》、《月迷彼埃罗》和《华沙幸存者》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潘德雷茨基《波兰安魂曲》的首演

逝者 女高音歌唱家阿德琳娜·帕蒂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中）

漫谈：选择聆听属于自己的音乐与演奏

爱乐笔记 早安 阿格里奇

米佳的故事

现代音乐 约翰·凯奇的“数字音乐”

作曲家档案 “冰岛的西贝柳斯”约翰·莱夫斯

演奏家档案 古尔德关于贝多芬的自问自答

唱片说明书 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

作品 莫扎特《交响协奏曲》作品与版本比较

听片购片与收藏 兰多芙斯卡与霍尔邵夫斯基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世界上真的有健康的胖子吗？

文 / 袁越

肥胖和健康，听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确实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健康的胖子是存在的。这些科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试图在大众中普及这个概念，肯定不是要鼓励胖子们自暴自弃，而是在于他们相信一些身体没毛病的胖子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减肥，这样有可能反而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这个想法当然不错，也得到了一些研究数据的支持。比如，曾经有人测量了美国胖子们的身体指数，包括血压、心率、胆固醇含量和胰岛素敏感度等等，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胖子各项指标均属于正常范围，光看这些指标的话根本分辨不出哪些人是胖子哪些人体重正常。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几位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胆的实验，让一群体重正常的人和一群胖子一起增肥，然后对比增肥前后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指标原来就差的人增肥后依然很差，而指标原来就很好的人，无论是否肥胖，增肥后各项指标依然很好。也就是说，增加的那些脂肪和受试者的身体状况没有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实验质疑了这个说法。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

那些人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下降幅度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科学家得出结论说，健康的胖子也许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会很快变糟，所以说还是应该减肥。

这两派相互争论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2016年8月18日发表在《细胞》(Cell)杂志的子刊《细胞研究》(Cell Reports)上的一篇论文为否定派增添了一块重要的砝码，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营养学家迈克尔·瑞登(Mikael Ryden)博士和他率领的一个研究小组，科学家们说服了50位正准备去做减肥手术的胖子参加了该项实验，又找来15名体重正常的人作为对照组。

首先，研究人员测量了这50名志愿者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这项指标被认为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会得糖尿病的最为关键的证据。具体来说，研究人员向志愿者血液中注射了一定量的葡萄糖和胰岛素，两个小时后再测量一次血糖含量，结果发现有21人血糖已经降到正常水平，说明他们对胰岛素是敏感的，另外29人的血糖含量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他们对胰岛素不再敏感了，属于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如果只看这个数据，说明那50个胖子当中有21个人属于健康的胖子，可以不必着急做手术了。但是，接下来研究人员又从这些胖子的腹部皮下脂肪中提取出一些样本，分析了脂肪细胞在胰岛素刺激之后的基因表达状况，发现所有胖子的表达模式全都是一样的，和他们对胰岛素是否敏感无关，也和其他一些相关指标(比如腰臀比、血压和心率等等)无关。与此相对应的是，对照组的基因表达模式和肥胖组完全不一样，仅从基因表达模式即可分辨出谁胖谁瘦。

瑞登博士认为，虽然这项实验只测量了皮下脂肪组织，而且所选取的实验对象都是正准备做减肥手术的重度肥胖者，但实验结果说明肥胖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改变一个人对于胰岛素刺激的基因反应模式了。换句话说，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健康的胖子，所有的胖子都有潜在的健康风险，即使暂时没有表现出来，将来迟早有一天也会发作。

瑞登博士打算继续这项研究，看看做完减肥手术后的胖子们的基因表达模式是否会变得和瘦子们一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松果生活

一万个生活家

—— 一万种生活方式 ——



东京 2020：科技与安全

文 / 张斌



8月21日，第31届夏季奥运会闭幕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里约市长帕耶斯（左）、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中）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参加奥运会会旗交接仪式

7年前，面对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东京，国际奥委会选择了安全牌——东京。里约谢幕，东京出场，短短8分钟道不尽2020愿景，戴着小红帽的安倍手捧闪亮的日之丸，这一次亮眼的红色代表一份热爱，对体育的热爱。在里约，无常与精彩语义如此相近，让人总忐忑着。众人对2020一如既往要精彩，东京承诺，精彩可期，绝对安全，奉送科技礼包。

8分钟太短，但想象的翅膀自此可以展开，日本人并未炫技，但关键处科技还是能点亮全场，以至于人们幻想东京2020会不会因为科技革命而格外酷酷的。“AR增强现实技术”当下正火热，场内代表33个运动大项的晶晶亮形象飘飞在全场，与50名舞者交融一起，一时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根本无法辨识，影像是虚拟还是真实的。

关于2020年奥运会，日本人有两个愿景，其中之一便是改变世界观看奥运会的方式。伦敦奥运会，英国人与日本科技公司携同打造“数字奥运”，8K电视转播应运而生。4K是电视可见未来的新标配，世界被渲染得更加清晰逼真，8K在索契冬奥会上继续引领人类影像技术。根据日本人规划，4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影像呈现水平将达至人类巅峰，突破惯常极限，增强现实技术会被广泛应用，人们可以在城市街道上从

虚拟大屏幕上一道观看奥运转播，AR技术也会在人与万物之间架设其全新的信息通路，以此为代表的体育科技会让运动变得更鲜活、更美丽。人类一向有此心愿，2020年，就看日本了。

1964年，东京首办奥运会，新干线列车因此问世，那是当年科技巅峰。如今，日本政府加大了机器人科技研发的投入，希望以2020年为目标，让奥运会进入到“机器人新世代”，蓝图描绘得令人神往。4年后，身在东京，仿佛未来世界，机器人在机场迎接世界宾朋，奥运村内运动员可以根据需求订制机器人陪伴自己体验东京美食和美景，场馆内引导观众也将是春风拂面的机器人。走在街上，驶过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会让你好奇心膨胀，日本人管那叫“机器人TAXI”。

外人难免迷失东京，戴在脖颈上的语言翻译器可以让奥运游客轻松自在起来。3D激光技术也能服务于身处场馆中的观众，佩戴上相关设备，凝视体操运动员的动作，自动便可以进行打分。奥运盛典总有烟花盛典，日本人的想法很奇特，他们想利用太空科技人工制造流星雨替代烟花，让全世界在开幕式上一道看东京的天空，这足够大胆，据说2018年就会成为现实。

大师扎哈生前曾为东京设计主体育场，但最终遭弃，日本自己的大师隈研吾出手，努力让日本传统审美与现代科技精巧融合，在这座奥林匹克体育场中，日本人将倾尽全力将领先科技铺陈其中，每个个体的感受都会被悉心关照的。

东京近几年一再获评“生活之城”和“安全之城”，但核危机之后，世界对于日本的环境安全忧心不已。为解眼前之困，日本发布了最新的氢能源计划，争取到2020年时有更安全清洁的能源供给。反恐是这动荡的世界中的主题，日本虽然贴有“安全牌”的标签，但奥运加身后，不容有失，日本承诺自己的反恐高科技将会让“安全牌”名副其实。

科技是日本愿景中的重要部分，在国民心中，奥运的激励将让个人乃至社会发生改变。科技让国民有条件憧憬未来，也让日本终将成为国际化、青春的国度，让国民有条件关切自身的生存健康状况。1964年东京奥运会向世界证明日本不再是战争机器，“机器人世代”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则努力讲述日本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可以是人类的未来。■

土耳其的“变脸”幅度才是关键

文 / 宋晓军

8月18日，美国《财政时报》网站刊登了该报记者加弗（Rob Garver）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结盟给美国制造麻烦》的报道。看到这个标题，我马上就想到了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似乎与两天前几位爱好军事的朋友的思路是一样的。两者的思路都源自两则消息：一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叙利亚，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和中国军队向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达成共识；二是俄罗斯两型战机首次从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起飞打击叙境内极端组织武装。当他们在与我交流时说出这个想法后，我的回答是：也许土耳其的“变脸”幅度才是关键。

巧合的是，同样是在8月18日的两则消息为我的回答提供了“佐证”。一是“以色列情报网”网站独家报道说，美国匆忙将在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里的50~70枚B-61型航空核弹撤往罗马尼亚的德韦塞卢空军基地；二是伊朗英文电视台报道说，到访的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没有俄罗斯与伊朗的参与，叙利亚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很显然，如果这两则消息属实并兑现的话，那对未来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将是不可预测的。具体说到军事上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从2014年9月美军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后，截至2016年7月，

美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平均每天出动的飞机仅为6架次，而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战机是从距离叙利亚仅100多公里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起飞的。也就是说，土耳其“变脸”的幅度，决定着美国在叙利亚空中打击能力的大小。

当然，土耳其的“变脸”还引发了美国政界对土耳其是否脱离北约的讨论。如8月18日彭博新闻社在一篇综述中就引述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James Jeffrey）的话说：如果土耳其离开北约，将使美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博弈时出现非常不利的局面。其实杰弗里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从制衡俄罗斯和伊朗的角度看，土耳其不仅地理位置无法替代，而且其军队规模在北约中也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冷战”后，也许美国认为土耳其与俄罗斯及伊朗的历史积怨根深蒂固而导致它们之间不可能结成某种同盟，所以才将土耳其首批纳入了F-35战机的八国联合生产联盟，同时还将“萨德反导系统”的AN/TPY-2雷达以前置方式部署在了土耳其用以监测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不久前土耳其战机突然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也不能排除是土耳其空军的某些人在向美国传递着的一种暗示：即土耳其军方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桥上一支不能失去的制衡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土耳其的“变脸”幅度将决定美国在该地区究竟是一个“制衡者”还是一个“被制衡者”。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年2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诠释国防部所提交的2017财年国防预算时表示，五角大楼的资金要求符合去年的国会预算协议，但支出的焦点将发生改变，以应对美军面临的五大挑战：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伊斯兰国”。6个月后，因为土耳其在一场未遂军事政变后的突然“变脸”，卡特强调的“五大挑战”中的三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却被媒体猜测可能会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结盟”。那么这三个国家所谓的“结盟”到底与“变脸”幅度尚不确定的土耳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俄罗斯与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而土耳其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



8月12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右）在安卡拉同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表示将在解决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加强合作

历史上的六种哲学家

主笔 / 薛巍

法国学者贾斯丁·史密斯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



贾斯丁·史密斯和他的著作《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

什么是哲学

一张嘴就能把人逗乐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说：“我是个哲学家。我只是比较快乐而已。”这听上去也像是一句玩笑话。一个没什么人生经验的少女，怎能算得上哲学家？但法国哲学教授贾斯丁·史密斯认为，我们应该拓宽或者还原对哲学家这一身份的理解：如今哲学家专指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结构中一个学术化学科的从业者，哲学家需要获得认证，一旦获得认证，哪怕没有特别的能力，并不从事知性活动，也依然是哲学家。那些没有获得认证的人，即使对哲学做出了贡献，也不会被称为哲学家。他认为，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亚马孙也有哲学家，在哲学系之外，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诗歌界也有哲学家。

史密斯写道：“哲学不一定非得是对普遍真理而非个别事物的沉思；它不是一定要通过写作来阐述论

证，因为许多哲学家都没写过东西；它也不一定是系统、严谨或者以演绎的形式阐述观念，因为许多对哲学的重要贡献采取的是隐喻的诗歌、神话和格言的形式；它不一定是超出自己、无立场的见解，因为许多重要的哲学人物和传统，从蒙田到20世纪的现象学，都强调第一人称视角的重要性。”

另外，快乐跟哲学并不冲突。“在职业化的哲学在18世纪的西方出现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把快乐当作哲学唯一的正当目标。从古代到近代早期，一个共同的哲学观是，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获得快乐。知识是获得快乐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西方古代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之所以讨论关于原因、运动、身体的理论哲学，是因为恰当地理解自然是恰当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前提，只有这种恰当的理解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快乐。快乐依赖于道德上的正直和健康的身体，它也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计划的核心。根据这种理解，快乐是哲学研究唯一真实的目标。”

贾斯丁·史密斯认为，如今对哲学家的理解太狭隘了。他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第一种是好奇型哲学家，他们会详细阐述狂风暴雨、磁性变化、跳蚤翅膀的细节。如今这类哲学家已经绝迹。第二种哲学家是圣人，他们是内在领域与超验领域之间的中介，他们能为诸神代言，解释人类经验之外的事情。第三种哲学家是“牛虻”，他们不是社会和神之间的中介，也不弃绝社会，而是纠正他所处的社会目光短浅的观点或者一些误解。苏格拉底是“牛虻”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社会批评家那样，致力于用他自己积极的计划来取代他的同时代人的错误观点和计划。

第四种哲学家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出现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时佛教和基督教开始登上世界舞台。第五种是官僚，他们是一群人，而不只是群体中的一个。“官僚”这个词源于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现代法国的选拔体系以及英美的精英教育体系与之非常相像。

哲学家最后一种著名的、比较受鄙视的角色是朝臣。有人说，斯宾诺莎是一位高贵的禁欲主义者，莱布尼茨就没有节操，随时准备向欧洲出钱最多的君主出售他的哲学服务。朝臣比较晚近的化身是“公共知识分子”。“牛虻”挺身而出是要改变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则只是为了改善他自己的生活的、追求自己的荣誉。

官僚和朝臣

史密斯分别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历史上一种类型的哲学家，越往后越是他不喜欢的类型。他最喜欢的好奇型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而自然哲学从18世纪开始不再是哲学家的核心关切。他最不喜欢的是做君主的朝臣的哲学家，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学者跟古代的朝臣有些类似。

史密斯认为，哲学家以各种方式挣钱谋生无可厚非，但不可以做权力或有钱人的帮凶。他说：“当前，职业哲学家确实面临背叛他们的道德感的危险，比如他们会同意教授商业伦理课，由此帮助全球资本主义未来的小卒子们心安理得地欺骗穷人、掠夺环境，而哲学号召哲学家去做的事情是质疑一切，包括自己所谓的天职。”

但金钱不是自由追问的障碍，今天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期望获得金钱回报。2012年，贾斯丁·史密斯在法国一所大学获得教职。这份工作的月薪并不高，而巴黎的生活成本又非常高，他决定当一名哲学自由职业者，挣一些外快。他的想法是，向顾客提供一对一的哲学对谈。他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幻想自己是波伏娃或萨特的英美游客，他们觉得在咖啡馆里谈哲学非常浪漫。他在《伦敦书评》上“心理治疗”类一栏面刊登了一个广告，号称可以跟顾客“探索意义、真理、上帝、死亡、命运、悖论等概念”，两个小时收费60欧元。干下来他觉得比给本科生上课有趣多了，顾客通常都很成熟、好奇，准备接触他们意想不到的观念和论证。

我们一直都觉得法国高中生要考哲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统。但史密斯说，这种考试只是在选拔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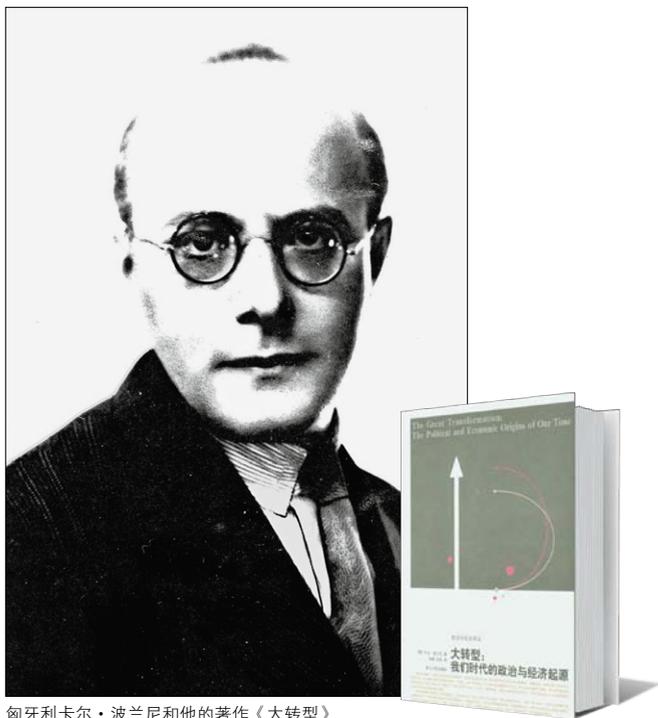
僚，跟批判性思维没多大关系。“在法国，哲学家在一个严格、稳定的教育体系下工作、成长。艺术和文学先锋们处于国家体制之外，哲学家们却要把他们创造性的产出从颠覆转化成国家的官方财产。法国哲学家们把危险的艺术吸收进一个负责生产精英、体现文化的体系之内。他们是国家文化理想的体现，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官僚。”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考试跟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考试内容的核心不是数学或工程学之类的技术性主题，而是学生解释诗歌的能力，或者掌握一个文化传统的诗歌和审美规范、把自己放在文化传统之内的能力。今天，许多法国高中生都要参加全国性的标准化的哲学考试，考试时他们要写一些论文，讨论“美是不是一个朦胧的词”“知觉是否要训练”等问题。考题主要是伦理和美学问题，很少关注认识论和逻辑。2015年学生可以选答的问题有：艺术作品是不是总是有意义？政治是否不涉及任何对真理的期待？个人的良心和意识只是他所在社会的反映吗？是否存在尊重一切生物的道德义务？我是由我的过去组成的吗？

通过考试的学生之后会加入到法国文化的生产者 and 传播者的精英行列，他们的部分职责是表现出流利地谈论艺术和文学潮流的能力。相比之下，任何能够谈论达达主义和荒诞玄学的美国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员。法国哲学会考的功能是，选拔能够表达政府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要掌握一些得到赞同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哲学和文学。这些人并不是在青春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常见的观念的颠覆分子。为了通过考试，他们要死记硬背，他们是一些渴望进入由官僚确定其规范的精英队伍的人。■

史密斯认为，哲学家以各种方式挣钱谋生无可厚非，但不可以做权力或有钱人的帮凶。哲学号召哲学家去做的事情是质疑一切，包括自己所谓的天职。

英国在伦敦

文 / 维舟



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和他的著作《大转型》

在不久前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块地方支持留在欧盟：牛津、剑桥和伦敦。对此，一个简单的解释是：那是因为当地人大多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属于英国，而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谈及早期现代的情形时所感慨的：“安特卫普或者汉堡、威尼斯或者里昂的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荷兰或者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伦敦也不例外。”的确，伦敦着眼于世界，它只是碰巧坐落在英国的土地上，但伦敦向来自成一体，正如当年曾有一位瑞士来客说的，不是“伦敦在英国”，相反，倒是“英国在伦敦”。

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在各大国中率先实现现代化，与伦敦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秘诀之一，就是像运营一家公司一样管理一个城邦乃至一个国家。在威尼斯、荷兰之后，英国能接过近代世界经济的霸权，除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之外，很

大程度上恐怕也要归因于它有一个大得不成比例的首都，可以在几乎没有内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汇聚并优化配置所有资源，而这一整合又是通过伦敦与生俱来的市场机制达成的，不像巴黎、莫斯科或马德里那样依赖于低效的行政手段。在这一点上，这个“新罗马”甚至比永恒之城罗马更为成功。

自罗马帝国以来，再没有任何西方城市像伦敦这样能够如此长久地主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巴黎兴起得略迟，而君士坦丁堡则衰落得太早。1600年伦敦已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虽然仅有20万人），占全国的1/30，但100年间就增至近1/10，比任何一个外省城市都要大10倍以上——可以想见，和它一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像乡下。按笛福的话说：“整个王国的每一个部分，百姓、土地，以及海洋，都忙于为伦敦城供应必需品，或许我该添一句，都是最上乘的东西。”在它全盛期的18世纪，英国的贸易量和商船队吨位高于英国其他所有港口的总和，控制着英格兰3/4的进口和60%的出口（见保罗·布特尔所著《大西洋史》）；在1879～1980年，伦敦的税收占英国全部税额的35.1%。也无怪当时的伦敦商人和银行家们普遍持有一种特殊的信念：有利于伦敦的就有利于英国，甚至有利于世界；那起先是一种世界观，继而成为一项政策，最后变成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

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稳定地保持优势，这不仅得抵抗住战争、叛乱、火灾、疾病等不同天灾人祸的反复进攻，有顽强的复原和重生能力（一如《伦敦传》中所言，“自古以来，伦敦城的特色便是重生”），还得不断地自我更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得归功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奠定的城市特性：坐落在河海汇流之处的伦敦自古以来就是最适宜贸易的商业中心，因而它不可取代，也必须以此确立自身。可以说，它自诞生之初便已明确了自身的命运：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城邦，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贸易网络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而商业的繁盛又带动它成为金融借贷中心。就此而言，伦敦是不死的，因为这种需求是不竭的，而只要这种需求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涌入这里。只有一种情况会置它于死地，那

就是它主动选择筑起高墙，但那却是它永远也不会去干的事。

这样说来，伦敦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平台，乃至它自身就是“市场”的缩影：这里人来人往，喧闹嘈杂、嬉耍好斗、全无优雅，有时物欲横流、黑暗堕落、唯利是图，但也公平交易。伦敦城的许多形象，其实说到底都是市场的特征。书中说得不错：“本地的主神一向是金钱。”连一贯亲英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也不无嘲讽地说过，伦敦皇家交易所内“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坐在一起谈判交易，就好像他们信奉的是同一种宗教，没有任何人是异教徒，除了破产者”。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有言：“看啊，那是伦敦的声音：‘挣钱，再挣钱！’”

和很多城市一样，伦敦也会征服大多数进城的人，按一种夸张的说法，“伦敦吞噬其儿女”。但那并非“革命吞噬它的儿女”那样的进程，而是一种无情的市场逻辑。它是一座极其易变的城市，随着经济形势起伏不定，以至于曾有一任美国大使诊断它患有躁狂抑郁症。在那些具有贵族倾向的人眼里，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污水坑，达尔文就曾在私人书信中屡次描绘伦敦是“丑陋的”“讨厌的”“令人憎恶的”和“肮脏的”，他厌恶的并不仅仅是其环境和气氛，还有它那种不断侵扰生活的现代竞争，使得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环境——不幸的是，这种伦敦式的体验正是现代都市最根本的特征。

在彼得·阿克罗伊写的长达600多页的《伦敦传》中，那个鲜活的伦敦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这座城市仿佛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虽然任何城市都是人建造起来的，但这里却较少人为的干预，仿佛在神秘的“第一推动力”给了它起始的力量之后，它就开始自行转动起来。这与英国意识形态中那种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偏好大概不无关联：即便街道迂曲难行、习惯法条款复杂矛盾、社会秩序混乱喧嚣，但英国人宁可让它们自然演化、自由竞争，而不是自信地凭借理性去重新规划、强力干预或改弦更张。大概也因此，斯蒂芬·尹伍德才在他的《伦敦史》中评论说：“对于一个担任首都的城市来说，伦敦政府的运营不善，令人惊奇。”然而看似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容纳了种

种横冲直撞的矛盾力量的伦敦，其“法律和秩序”却从未崩溃，这大概正是由于顺其自然的运作反而本身带有自我修复和维持的能力。

也正因此，伦敦保留了从复杂的地产所有权到建筑风貌的大量旧事物，因而看似奇怪的是：这个最早现代化的都市，长久以来却很少有现代建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英国人那种“宁可过时，不要时髦”的顽固信条，另一面，也正如普利切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说的那样：“怪的是，伦敦虽抹除过去，却不太遗忘。”于是，虽然伦敦不断摧毁和重生，但仍有太多超出必要的历史遗产堆叠下来，加上不断汇聚而来的商品与人潮，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空间。《霍华德庄园》中说：“伦敦人并不了解伦敦，直到有一天被扫出伦敦的住所时，才有所体认。”言下之意，在这个分层复杂的结构中，其实许多人直到身处窘境，才知道近在咫尺的底层生活（那被视为“真实的伦敦”）是什么样。英国社会最好与最坏的，在伦敦应有尽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伦敦就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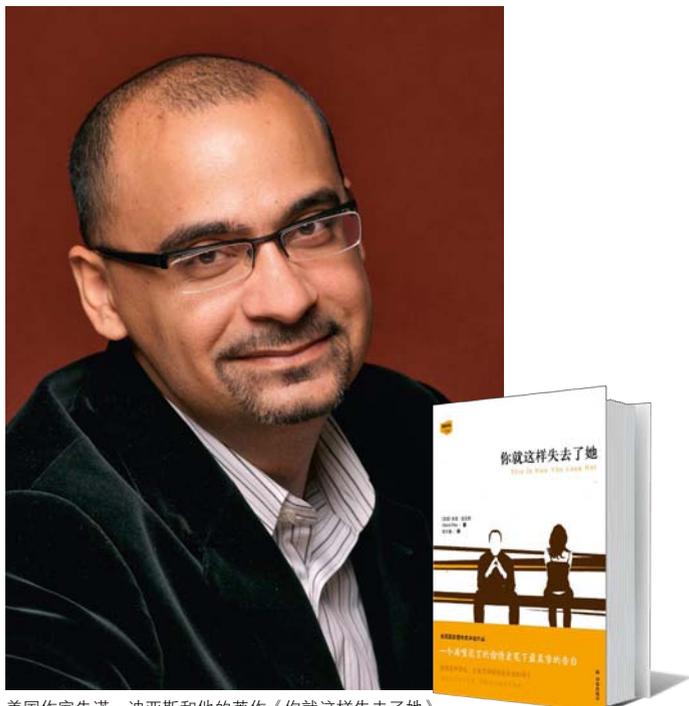
平心而论，这里所说的伦敦具备的某些特性，也并非伦敦所独有：大都市无不复杂矛盾，中世纪式的肮脏、喧嚣与暴力则是城市史上的常见景象，而那种“通过自我摧毁来获得成长”的冲动则普遍见于任何一座现代城市。不过伦敦的确有其特殊的个性，那种基于自信和自治权的不加干预，以及历练世事而来的世故，一如英国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在写到伦敦时曾说的，不论世事如何起落沉浮，“我一定要告诉你：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这个无可救药的老骗子更有能力照顾自己！”

要为这样一个“老骗子”写一本栩栩如生的传记，大概也只有英国人才能胜任。彼得·阿克罗伊确实深知其三昧，连文风读来也那么英国：文辞典雅、保守克制而又灵活自如，行文则尖酸刻薄，既内心自傲，又耻于自夸，倒是勇于自嘲。这原本就不是一本教科书式按部就班的城市史（全书79章，按主题或长或短，最短的一章只有1页），也未必人人都能习惯这样博雅的写作风格，不过我猜想，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路数，那你大概也不会喜欢英国以及伦敦的。☑

朱诺·迪亚斯：那些面具掉落时刻

记者 孙若茜

“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又在多大程度属于我们的父母、政府、政治、宗教信仰、企业，以及别人的梦想？”



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和他的著作《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见朱诺·迪亚斯第一面，是几天前他在上海图书馆的一场演讲。提前半小时到，已经座无虚席。因为是现场不设翻译的英文演讲，我反而没有马上惊讶这样的人气——通常在这种场合里，很多人只是为了来练习听力。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的脊梁就是桥：高墙之年移民的未来》。这样宏大的题目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害怕，但因为读到作家在小说里所透露出的叙述风格，又难免产生期待。果然，朱诺·迪亚斯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

一上来，他就让台下的听众们提问。即便被安排在演讲结束后也时常会遭遇冷场的提问环节被放在开

场，太冒险了。虽然，他的确非常成功——只写作过三部小说，全部享有盛誉。1996年的处女作《沉溺》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文学里程碑似的作品。2007年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又获得全美书评家协会奖和美国普利策奖，被主流媒体票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时还位列榜首。2010年，他成为第一个担任普利策奖评委的拉美裔作家。2012年，短篇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这样的作家简历的确耀眼，但在中国，恐怕只有诺奖作家把提问环节放在活动开场，才勉强保险。

可是他赢了。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令人尴尬的间断和沉默，台下的听众似乎都有备而来，表现出文学爱好者而非英语学习者的姿态。他们没有为了营造气氛，而提出那种比较随意的，诸如“你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朱诺·迪亚斯说，美国读者通常会这样发问——而是显然都对他的生活背景和写作方向多少有些了解。时间大概过了三分之一，朱诺·迪亚斯低头看了看手表，阻断了提问，才开始正式的演讲。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又返回到提问。这是他的精心安排。听说，他曾经有过将整场演讲的时间都拿来接受提问的经验。

之所以会在这样的题目下演讲，是因为朱诺·迪亚斯出生在多米尼加，6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能在美国获得今天这样的认可和成就，不管是凭借天才还是努力，对于一个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都会被看作是非常幸运的。同样，不管“移民作家”这种划归方式是否过于强调写作的特殊性，在朱诺·迪亚斯这样的作家身上，有关身份焦虑的讨论，也恐怕始终会是根植于血液的一种本能，会悄无声息地生长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热爱冒险的作家，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他的小说会因此而刻板、沉闷、无趣。

看看书名就能知道——《你就这样失去了她》，显然是些关于失恋的故事，翻开，出轨、失恋、爱和性，语言通俗简练，主人公时不时地爆一下粗口，但并不让人觉得低俗，碎片化的叙述方式让短小的故事之间形成不同寻常的统一。就像听演讲的人们会被他的回答一次次逗笑，又被一次次带入沉思，他的写作懂得迅速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决不只是为了吸引你。你会

很自然地读出，那些关于爱或者关于性的描写，作者完全不是为了去展示它们。

“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对有关历史批判的容忍度也不同，但几乎相同的是大家对待八卦的兴趣，对关于爱和性的故事的胃口总是无穷无尽的。”他解释说，“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是的，朱诺·迪亚斯在我们以为他会自称“作家”的地方，几乎都用“艺术家”这个词替代了。他对此的解释是：“大家都知道文学作品是艺术品，但是很少有人说作家是艺术家，这很矛盾，却也非常有意思。既然我现在已经很穷了，总可以自己选择穷的方式，所以我自称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他说，“我想把多米尼加移民的生活，借助我个人非常有限的体验写出来。”

据说，他的写作起初并不有趣。朱诺·迪亚斯承认自己的政治化，他热衷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权益问题，喜欢参加政治运动，对美国与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的政治关系有很多批判性的看法。早期，他写了很多非常政治化的作品来谈论这些问题。直到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太差了，整本书就像是政治犯的自白书，沉闷得让人根本读不下去，没有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屠杀、压迫、灭绝、剥削……我肯定不会读的！”因此，那些作品我们或许也永远没有机会读到了。而后，她又给出了建议：“多写一点关于性、偷情这方面的东西，就像电视剧一样，这样所有人都会感兴趣，大家也不会注意到你其实是在讲种族灭绝的问题了。”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做起来并不简单。朱诺·迪亚斯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看了大量的西班牙电视剧，研究他们如何借助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复杂的问题，以找到自己的叙事手段。比如，未婚妻在婚礼前一个月对未来的丈夫说，这段时间不要晒太阳了。在一个女人们到处举着遮阳伞、戴着手套的社会里，这句话背后的诘问其实是：晒得黑会显得阶级低吗？肤色是否存在禁忌？“我学会了如果是去写关于社会如何歧视黑皮肤的人的政治问题，最好在里面加入一些非常糟糕的、尴尬的、难堪的分手情节，有性、八卦，大家都会非常有趣地一直跟着我走，哪怕我把他们带到黑洞里去，这就是我的秘诀。”又比如《你就这样失去了她》里，那个个性经验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尤尼奥，作者其实是在讲“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身份会让一个人满脑子都是性”。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男性就意味着“霸权”“成功”，而他正是在试图捕捉这种世界观，“一

种男性的、主流的、成功的世界观”。“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喜欢写性。”他打趣道，“因为那感觉就像是在听别人接吻，你肯定更愿意参与其中。”

他对个性的追求显而易见。一次午饭间，他问起，中国的年轻作家中谁是那种“坏小子”“坏女孩”？然后一脸遗憾地说起，现在的美国作家中不会再有那种超级有个性的“坏小子”形象了，即便有，那种“坏”也是被包装出来的，都是假的，是高度商业化运作下的结果。他告诉我，90年代末之前存在于美国的那些个人的出版社、小作坊，而今都已经被大集团收购了。现在的出版社有别于过去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利润，作家因此正在经历越来越重的商业考量。“与我1996年开始出书时相比，现在出道的作家更年轻，外貌也普遍更好，这就是商业包装的结果。”

他对六七十年代使用了充满向往的语气：那时，美国的作家都非常有个性，会动手打架、在电视上争吵，报纸上有长时间的笔战，对战激烈，环境活泼，不受管制。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充满人情味儿，他们可以容忍作家酗酒、吸毒、违约，如果作家没钱了，也可以预支一笔。“现在不一样了，不可能有这样高度的宽容，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你乱来。作家的个人发展完全被企业控制，不像艺术家，更像是日本的上班族。”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麻省理工学院创意写作课程的教授。一年中，他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用来备课。几乎每个大学都会设置这样的课程，大部分教授的授课内容会顺应作家的商业包装趋势而改变。“但我不迎合，所以我非常不受欢迎，我希望推动艺术。”朱诺·迪亚斯说，所幸他的学生都是那种不想当作家的人。“他们只是想发明新的Uber软件或者成为亿万富翁，所以教他们是非常好玩儿的事情。这就像是为了娱乐而踢球和把踢球当作一个职业运动之间的区别。如果仅仅是为了玩儿，你会更愿意去冒险、去实验，也更享受，如果一心想赢，会不敢犯错，不敢实验。可是往往犯的错误越多，才越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作家。”过去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情况就完全相反，那里的学生都想当作家，他们希望他可以在出版、成名上提供帮助。每当有学生问他如何能成功地出版时，他就回答说：“这五到十年里先不要写作。”然后，他还会对这样的学生说，不必来上他的课了。另外，“学生的阅读量不够，我就会让他们不要在写作上努力了”。

朱诺·迪亚斯当然不需要受到商业化的控制，这让他谈起自己的拖延症来有些肆无忌惮。20年只出版3本书，一本不算厚重的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

问他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他会说：“很不幸，我最近什么都没有写，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作家。”是不是足够的天才让他拥有懒惰的资格？2012年，他获得了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而我们对于一个天才通常的想象是，他在某件事上的杰出和他为之花费的工夫不成正比。

朱诺·迪亚斯似乎也愿意顺应这种想象，比如他会说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写作是因为得到一种使命的召唤。他说自己会在连续3~4个月的时间里逃避写作，然后在交稿期前的3~4天开始疯狂地写，向编辑撒谎以争取时间，最后拖上好几年。写作第二本书他花了11年，第三本花了14年。在他认为写作最为困难的那个11年里，足够的漫长让他足以经历各种倒霉事儿：雇主解雇了他、女朋友偷走了他不是一套公寓、他的编辑被解雇等等，以至于在那本书最终获奖时，他的家人有些迷信地说，这是老天爷对你之前太过倒霉的经历所给出的补偿。那11年，同样是作家的一个朋友已经写了4本书。不过他调侃道：“我们却一样穷，所幸写作并不能赚很多钱，写得慢点儿就慢点儿吧。”

这简直让中国的读者和媒体抓狂，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他被问道：“你真的只写了3本书？”“这种出版速度不会让你焦虑吗？”“是不是因为焦虑，所以写得很慢？”“听说中国作家两年不出书，就足以焦虑死了，你不会吗？”无数个“焦虑”抛向他，已经分不清谁才是真正可能的焦虑者。当然，关于“焦虑”的发问，也可能是受到此次上海书展期间，他在上海作协里与评论家陈晓明展开的一场对话的主题——“身份的焦虑”所影响。有读者甚至直接问他：“这就是身份的焦虑吧？”他答：“不，我只是懒惰。”或者：“可能有些焦虑？但我要焦虑的事儿太多了，如果我有四个孩子，写作可能是最不让我焦虑的那个。”但似乎没有人满意这个答复，听完，大家都会笑一笑，然后说：“作家的话不能全信。”

于是，我也不太能确定焦虑是否存在了。但我敢肯定的是，这种写作速度并不是因为懒惰。大部分的天才似乎都并不懒惰。可能是为了和他眼中无聊的、只会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写作的一些作家区分开，朱诺·迪亚斯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把一些原本应该用在书桌前的时间拿去干了别的事情。但到底干了什么？除了热衷去图书馆，他一次次地回到多米尼加，把自己变成一个采访者。“多米尼加的独裁统治几乎吞噬了所有人。但小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父母，为什么

对我凶，为什么那么愤怒，为什么那么受伤，为什么总是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多么危险，我甚至觉得他们疯了。”因此，当要书写父辈们所经历的历史上的恐怖和生活中的磨难时，他遇到了写作中最大的困难。“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如果我试图去问一些问题，父母可能首先会赏我一个耳光，然后再确保这个小孩不会得到答案。”而后，当他终于成长到足以拥有问问题的资格时，“他们几乎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

但他让自己成为一位聪明的访者，不断地找到那些在特鲁希略政权下生活过的多米尼加人，那些被我们称为“历史见证者”的人，与他们攀谈，却从不直击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会问他们那时候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鞋子、是否需要穿制服等看起来很无关紧要的边缘问题，然而收获很多。“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都是等了五六年才等到的。”他得知，在那样的独裁统治下，任何人哪怕说错一个字都有可能害死自己或者全家，如果你是个美丽的女人，独裁者在你14岁前就会把你强暴，如果你还拥有一点点财产，独裁者当然会让你变得身无分文。而后，在他的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中》，出现了贝莉西亚——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典形象，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此后的《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中，虽然独裁者没有直接现身，我们也依然能感觉到他的在场，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政治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那种无形和长远的影响。

朱诺·迪亚斯的作品里，曾出现过那样一个人物：小时候，他的脸几乎全部被猪吃掉了，面部有很重的残疾，只能戴着面具。其内在的问题是：人肯定知道自己真正的自我，也害怕面对真正的自我。他设置这样的人物，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戏剧性的时刻，让人和真正的自我面对面。不是和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和有关金钱、权力的梦想，不是和政府的关系，而是和真正的自我，面对面。“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作用就是讲述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愿意承认，希望去否认的一些东西。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的父母、政府、政治、宗教信仰、企业，以及别人的梦想？换句话说，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人们的面具掉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接着说道，“我也非常感兴趣当人民看清楚国家面具背后的真相的时候，国家会做出什么反应。还有就是，人民看清楚身边人的真实面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我写作的重要的来源。”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4）

文 / 朱伟



（肖全摄）

韩少功（1994年9月于海口）

1988年，韩少功35岁。建一个怎样的有“精神意义”之岛？他与朋友们联想翩翩：要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个出版社，一个函授学院，一个农场。其实，想法与想法之间有差异。最后，先批到一个杂志刊号，于是先办杂志。这一年，我在北京筹备《东方纪事》，韩少功与张新奇在海南筹备《海南纪实》。《东方纪事》是以江苏文艺出版社原有的刊号改刊，《海南纪实》则是新批的刊号。《海南纪实》创刊在1988年11月，是月刊；《东方纪事》改刊第一期出刊是1989年1月，双月刊。两本杂志都是1989年7月停刊的。

两本杂志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东方纪事》走的还是精英文化传播，我当时调度自己的资源，请汪曾祺做顾问，林斤澜、刘心武、李陀、钱刚、刘再复、戴晴、陈小川、史铁生、苏炜、查建英、黄子平、陈

平原等13位主持，每人主持一个栏目。封面没标题，只有一个人物形象，第一期是陈凯歌。而《海南纪实》走的是吸引大众的新闻纪实、纪实文学之路，封面有三张图片，除销售的主标题外，还有吸引读者的标题区，各种热点新闻，也有引人注目的历史钩沉。应该说，80年代，它是大众文化的先行者，那时它已经触觉非常敏锐地在市场中找定位，完全市场化了，而《东方纪事》还满足在自己圈子的喜好里。《海南纪实》因此一创刊就有60万的印量，实现了一本刊物就可在经济上立足。《东方纪事》的发行量则仅几万册，江苏文艺出版社时任总编辑、我的好友蔡玉洗根本就没指望它挣钱。80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

说实在的，当时，1989年，我曾怀疑，那可能就是韩少功要的办刊道路。《海南纪实》的故事可能有些复杂，所以，当事人无论韩少功、张新奇还是蒋子丹，都没有相关文章。韩少功与蒋子丹，有关《天涯》，都有长文记载的。之后，我也听过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说法，没想过要去向韩少功求证。《海南纪实》留下的最有意思“文献”，应该是后来在《天涯》“民间语文”栏目发表的，韩少功撰写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了办刊目的是“以经济价值力求自己在竞争中的自主自强”，韩少功在这个公约中，是这样来思考民主、公平、公正的——

首先，主编必须在民主监管下，或民选产生，报上级任命；或上级任命，交民选确认；若未获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以上确认，就不得任职或应无条件辞职。且重大事项须要全员公决，若主编意见违背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意愿，要自动放弃自己的主张。

然后，杂志社创获之财富，除上缴税款等应缴收入外，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支配。收益分配为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按需分配指：人人均等的基本工资，公费医疗，直系家属中未享受公费医疗者的半公费医疗。按劳分配，指每个工作日按不同岗位的劳动付出，计算为工分。

这个公约还承诺对所有成员的生活保险负完全责任，如遭不测而个人财力不足抵御，杂志社共产须为帮助其抵御灾难服务，直至其生活水平恢复到社内成

员最低水准。若集体财力不够，所有成员均有义务各尽所能，任何人不得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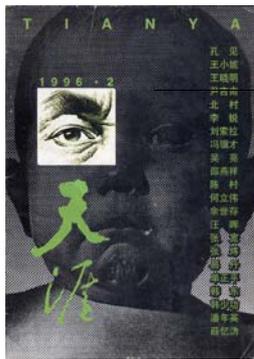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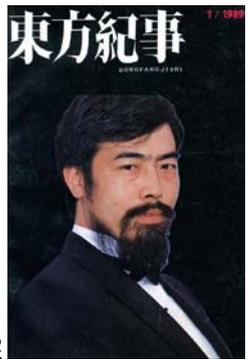
这个集体很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公社，因为它的按劳分配是工分制。但最后结果，这个公约无力阻止创获财富后的分歧。《海南纪实》在市场化中是成功的，办刊半年时间，只通过发行，他们就挣了很多钱。在财富面前，韩少功与他的伙伴的分歧，我还是相信韩少功挣了钱主动去税务局缴税，主动上缴海南作协，最后将留存的钱也做了公益。因为他除了买书抽烟，不穿名牌，不需要任何奢侈品，他对钱没有追求，本质上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海南纪实》散伙后，我读到他的一篇小说《鞋癖》，那个父亲、母亲，显然是以他的“文革”记忆为基础的，期望父亲“千万别活着”的开头残酷而真实。这篇小说，与父母的感情写得非常感人，藤椅发声、碗破裂、父亲的剪影，我在老房子里住过，觉得这些感觉入木三分。少功写他母亲把鞋底纳得很厚，我母亲当年也是这样，用顶针吃力地顶着，一针针纳的；少功写母亲晚年拿着书根本不翻页，我母亲晚年也是这么“读书”的。他写他母亲的鞋癖，我刚读觉得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读到最后，母亲带“我”去偏僻的贵州农场找小姨，小姨不敢接纳，母亲说“我们这就回去”，走回县城埋怨“鞋这么不经事”时，才意识到这鞋真正辛酸的含义。找父亲时，她的鞋也是磨破沾满尘土，走废了的。晚年她的鞋癖，其实都来自镌刻她心里的那些走路的记忆。那个年代，这不是象征，是多深刻的现实啊。

再然后，1995年，叶蔚林退休，他任海南作家协会主席，让蒋子丹接《天涯》杂志任主编，自己当了社长。有意思的是，1995年他们准备改版《天涯》的时间，又恰好与我准备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间重合。《天涯》改版的第一期与我接手《三联生活

周刊》出刊的第一期都是1995年底。从1988到1995年，隔了7年，这回掉过来了——《天涯》是月刊，《三联生活周刊》先是半月刊。韩少功给《天涯》的定位，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改刊后，《天涯》的封面没标题了，只有一个形象与右边长长的作者阵容，而《三联生活周刊》却走向新闻、市场化了。

《天涯》是在90年代，大众化已成主潮的前提下，去做一本思想文化杂志。当时有一些文学刊物也想转型，拓展文学内延外延，如长春的《作家》杂志，却远不如《天涯》成功。原因绝不仅因蒋子丹在全国优秀作家中的组稿能力，每期都能排出辉煌的作者队列。韩少功是从改刊第一期就强调了这刊物的立场，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完美的假设》，这篇文章其实表达的是他的心声，他的“完美的假设”是希望能超越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意识形态，所谓“完美的假设”，是指理想与情怀。因为理想与情怀只能假定，不能社会化。他的“理想”是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对立的意识形态背后，应该有彼此相通的情怀。持不同立场都有其理由，但理想者能超越其具体目的，去追求崇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残痕终究会被忽视。他希望这篇文章能体现他对“立场”的思考，但遗憾的是，9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会通过认真阅读，思考与分辨你的立场了。甚至“立场”本身都成了敏感词——它意味着站队。事实证明，韩少功想要超越意识形态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尽管他在《完美的假设》中清楚表明了他的种种态度，他和《天涯》还是很快就被划为了“左派”。因其作者阵容、文章选择中体现出的喜好，你想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其实却一直在制约着你。☑（待续）



1. 《海南纪实》在1989年已经充分市场化了，封面除了新闻图片，还有各种引人注目的热点话题
2. 《东方纪事》只有一个封面形象，没有标题与任何销售提示
3. 《天涯》右边有长长的作者阵容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她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

——孙 机

从历史中醒来

——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孙机 著 定价：78.00元

文学家、考古学家孙机叙谈古代文物，唤醒沉睡在博物馆中的千年古物，讲述古代社会生活。一器一物，揭示起源与演变；既有宏观的鸟瞰，更有细节的发明。举凡历史时期的动物、饮食、武备、科技、佛教艺术，乃至杂项等中国古文物，一一复原岁月侵蚀下模糊乃至消逝了的历史场景，帮助读者通晓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常识。书中用到的数百幅线图，皆出自作者手绘，严整精细，画面生动，图文相辅，涉笔成趣。

“我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这是本书的主题。”

——李 零

我们的中国（全四册）

李零 著 定价：2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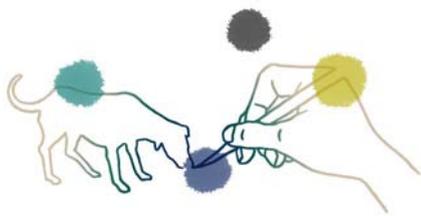
- 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 周行天下——从孔子到秦皇汉武
- 大地文章——行走与阅读
- 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历经多年遍访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遗迹等，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我们的中国》。书中从禹贡九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讲到中国的山水形胜、岳镇海渚；最后还论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



笔先生和狗

文 / 然乌乌(多伦多) 图 / 陈曦



我外婆有一个笔先生和狗的故事，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醒来时外面喧闹得很厉害，所有的狗都在狂吠，整个院子似乎都沸腾起来了。等她穿好衣服出来，才发现所有人都围着院子中央站着的一人一狗。狗她是认得的，原本就是自己家的，之前在一次随同大部外出时走失，家人四处探寻无果，只得作罢。人她也记得，是位走四方的卖笔人，几年前他上门来过，她们这些孩子称他笔先生，如今算是故地重游。原来狗四处流浪时遇到了这位笔先生，从此就跟定了他，即使有好心人家愿意收留也不肯离开。笔先生觉得蹊跷，可自己孑然一身也乐得有伴，从此一人一狗云游四方。到如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你一直都是要回家的啊！”他释然一笑，别过这位费尽周折终于回了家的旅伴，独自离去了。

外婆长大后也总是有家难回，她去外地念女师时遇上抗战爆发被迫在同乡家避难多时，之后一直战事不断，一家人分崩离析流亡天涯，她从此再也不敢回家。后来她在中学里做教员，终于有机会去故地开会，夜里她一个人悄悄回了那院子：那里已经被改成了一所学校，当年的模样几乎荡然无存，只有门前那棵香樟树依然繁茂如故，她的祖母，一个性情强悍刚硬的女人，就吊死在这棵树上。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到几时的家。

暂时困难那几年，城里一大家子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可城里的光景再差也还是比农村强，于是我舅舅被派去给乡下的舅外公一家送粮食。那家的狗在当地可是出了名的“恶犬”，顽劣凶狠屡教不改，让家里人伤透了脑筋。我舅舅去之前忐忑不安，没想到狗那天一反常态地驯服温顺，等到他要回去了还起身跟着，主人以为它是要送客，便也由它，结果它竟一路走了几十里地，径直跟着我舅舅回了城里。大家觉得它也不容易，就好吃好喝地招待了它几天，然后它便心满意足地独自回家去了。

这些故事都是我妈讲给我听的，她讲故事的时候，我正窝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南方冬日里的太阳暖

烘烘的，一周前我才从多伦多途经香港回来。去香港是因为要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一场百英里越野赛，没想到一去就赶上“珠三角”寒潮来临前的湿热天。我从多伦多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干冷空气里过去，开赛没多久就中暑了，全身滚烫连水都灌不进，咬牙撑到晚上时体能已经都耗光了。我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山道上走，那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蹦上去的台阶，此时每迈一步几乎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我数着数上台阶，每数50下就要坐下来休息一阵，短短的几公里漫长艰难得让人绝望。等好不容易挣扎着下了山，进到山脚的村子里，赛道上的标记已经全没了。我迷了路，瞎头瞎脑地乱转，结果寸步难行，那村子里几乎每条巷道口都守着条身型巨大的恶狗，只要一靠近，便冲我凶狠地狂吠。我不再敢往前，试着大喊了几声，也没人听得到，除了更多的狗吠声，没有任何回应。

那是个周六的晚上，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着，外面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有窗户里透出光来，里面隐隐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温度渐渐低下来，我又冷又饿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只好靠在一个拐角里的铁栏上，手足无措地呆站着。蓦然抬头，一只黑猫不知什么时候已悄悄爬到铁栏上，正无声地盯着我，当时它离我好近，几乎只有一尺之隔。我心里怔了怔，觉得诡异，却又着实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安慰，我们沉默地对视了许久，又各自发了一阵呆，夜云里一弯上弦月若隐若现，夜已经很深了，我想我也要回家了。

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用尽全力不管不顾地撞旁边一户人家的铁门，然后当着奔出来一脸惊诧的那家人，用混着普通话英文的蹩脚粤语请求人家把我带到附近的大路上。出村的路上，有村里人领路，大狗们不再狂吠了，它们只好奇地瞪着我，等我再经过那个拐角的时候，黑猫已经不见了，在去往酒店的巴士上，我还一直在想它。☑